

燕 太 少 刊



贈 閱

文 藝 專 號

AUG 9 - 1929

## 總務部職員

主任	韓叔信	
副主任	楊 續	
文 書	任守訓	
會 計	吳廣鈞	張惠文
庶 務	盧自誠	陳宜珍

## 月刊部投稿規則

- (一) 凡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以及其他各方研究，討論，介紹，批評，創作，翻譯，種種文稿，一律歡迎。
- (二) 本刊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請分段，加新式標點，必要時並請逐段加小標題，以醒眉目。
- (三) 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附來；如有未便，亦請將原原著人姓名及原著名稱，卷數，頁數，用洋文詳細開列，以便對照。
- (四) 來稿務祈用毛筆或鋼筆膽清，紙張最好用方格紙，如紙亦請每頁只寫一面；插圖更祈另紙繪就，以便製版。
- (五) 本部備有稿紙，凡需要者，請來函索取。
- (六) 本部對於來稿，得加以增刪，或附以按語，其不願者，預先聲明。
- (七) 來稿揚載後，酌贈本刊一冊或數冊。
- (八) 本稿之未能即時發表者，本部當代為保存，留待下用，但經投稿人取索，亦得先行寄還。
- (九) 來稿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至於發表時何名號，悉聽作者之便。
- (十) 來稿不拘國籍，性別，亦不拘校內，校外，一體歡迎。
- (十一) 校外來稿，請於封面上寫明「北平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字樣，並請貼以足額郵費，如有重要稿，更望掛號寄來，以免中途遺失。

## 經理部職員

部 長	劉啓泰
副 部 長	鄭林莊
廣告股主任	程家驊
定閱股主任	馬瑞斌
贈閱股主任	楊漪如

### 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細則

- 第一條 本部定名為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 第二條 本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出版委員會提名經全體會員選舉之
- 第三條 本部分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五股每股各設編輯員二人至四人由正副主任聘請之
- 第四條 本刊除暑假停刊三期寒假停刊一期外每月出版一次全年共出八期但於必要時得出合刊特刊或贈刊
- 第五條 本刊每期定為八十面至一百二十面特刊或合刊定為一百五十面至二百面但於必要時得增減之增刊面數臨時酌定
- 第六條 本刊文稿之徵集與修改由各股編輯員分別負責各股範圍以外之文稿由正副主任臨時特約專員編輯之
- 第七條 本刊每月十五日集稿二十日付印三十日出版但於必要時得變通之付印以前得開編聯會議討論該期之內容與形式
- 第八條 文稿之校對由各股編輯員斟酌辦理之
- 第九條 投稿揭載後酌贈本刊
- 第十條 本細則有未盡事項得由本部提交出版委員會修改之



# 燕 大 月 刊

第 四 卷 第 三 第 四 期

## 目

我曾.....	冰心女士
近代英國文學界中的三個領袖(美國 Erskine 著).....	韋叢燕譯
名山大川.....	陸志韋
電線上的燕語.....	陸志韋
被賣的那一夜.....	劉廷芳
去罷，我的青春(法國 Binet-Valmer 著).....	郭燦然譯
朝飯(日本島崎藤村著).....	徐祖正譯
手藝人的默想.....	陸志韋
明珠.....	劉廷芳
安息罷.....	程育和
漫步在荒原.....	吳廣鈞
雨神的新娘.....	譚超英
梨州文論序.....	郭紹虞
中國的戀愛詩歌.....	田 聰
去年今日.....	劉廷芳
來歷不明的人.....	馬仰曹
阿慈.....	朱寶文
譯屑.....	李安宅
嬰兒車(英國 Crocker 著).....	郭燦然譯
夜半對燭追憶南美留學往事.....	劉廷芳
小山之死.....	王冰裏
遺恨.....	林培志
田醫生.....	盛建才
戰士墳前.....	方一智
英英.....	李滿桂
自題著畢業禮服的照像.....	韋崇武
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于惠亭
落花.....	郭德浩

編輯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 文 藝 專 號

(一九二九年五月)

## 次

規	陳梅伯
蘇河畔的一個黃昏	梁倩生
之歌	未署名
個被壓迫的女子的自述	關瑞梧
術家的日記	蒲耀瓊
親，你在那里？	陸慶端
隴	楊蘊譯
捷克 (丹麥 Andersen 著)	費致凌
求	劉廷芳
想	謝為杰
題	戴南冠
三首	梁治耀
果序	俞平伯
院門前	王冰裏
，喝乾了這瓶蓮花白	邊變清
們和文藝的關係	賈希彥
小弟	程育和
代普羅文學——樂府——述略	田 聰
子裏的那個男人 (Lowry 著)	郭燦然
“釋四詩名義”	田 聰
涼	連伯棠
	羅 牧
	謝為杰
去的心	羅 牧
段	趙 澄
“冰塊”	田 聰
後	記 者

發行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經理部



# 我 曾

冰心女士

我曾夢摘星辰，  
醒來一顆顆從我指間墜落；  
覺悟後的虛空呵，  
叫我如何不惆悵？

我曾夢擷飛花，  
醒來一瓣瓣從我指間飄散；  
覺悟後的虛空呵，  
叫我如何不悽愴？

我曾夢調琴絃，  
醒來一絲絲從我指間折斷；  
覺悟後的虛空呵，  
叫我如何不感傷？

我曾夢遊天國，  
醒來一片片山河破碎；  
覺悟後的虛空呵，  
叫我如何不怨望？

四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九年。

# 近代英國文學界中的三個領袖

美國 愛斯庚 原著

韋叢燕譯

## (一) 吉卜寧

拉第亞德吉卜寧 (Rudyard Kipling, 1865—) 于一八八六年，里第斯的 *Diana of the Crossways*，白德的馬拉司 (Pater's *ius*) 洛思庚的 *Proeterita*，和司提芬生 (Stevenson) 的兒童之花集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出版的後一年，在納霍 (Lancaster) 出版他的第一本重要的書 *Departmental Ditties*，此書于一八八八年在倫敦又重印一次。一八八八年他在加爾珂答 (Calcutta) 印行的短篇小說集山林故事 (*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此書兩年後在倫敦又重印一次，一八九〇年他在美國出版 *The Light that Failed*，此書次年又在倫敦重出。他在近代英國作家中的出衆的地位是由這些書定的；從一八九〇到一九一四年，他都是英國帝國主義的無匹的代辯人，在散文和詩歌上，他都是湯米亞特金司 (Tommy Atkins) 及其軍官們的非正式的桂冠詩人，而且即使在他的不關軍事故事裏，他都是一個不覺累的說教者，宣傳一種人生哲學，證明帝國主義不錯，並嘆賞那些使帝國主義能發生的德性。就是那迷人的莽叢 (*Jungle Books*, 1894 和 1895)，也並沒有大變最初這些本書的對象；莽叢中的毛格力 (Mowgli) 是另一個建造帝國者，他周圍的動或有或沒有那些建立並維持世界勢力的進取心，訓練，忠心與策劃。

從大戰以後這樣主張彷彿是不合式的了，遂使其他理想流行于操練的人民之間，而且甚至于在大戰以前，喬治伯納蕭（George Bernard Shaw）和威爾士（H. G. Wells）便以他們的兩種批評的攻擊，影响着吉卜寧哲學之勢力；然而在譚尼孫死後有二十多年，吉卜寧在文學中都是最著名的人物，最受歡迎的詩人，讀者最多的小說作家，且是一個民族的哲學之最有力量的說教者。他的偉大的二十年乃其仰狂熱人生的最活躍的時期。沒有人這說遊戲上，政治上，戰爭中傾全力的理想，說得比他強。他寫了男子的世界，他在小說中給與的很少有關重要的女英雄；對於偉大的從戎者，對於湯米亞特金等女子乃是誘人對於更重要的事務分心的，除非是女子們也採取男性帝國主義的理想，也變成偉大的從戎者。因此我們在吉卜寧作品中找不到他對於近代男女平等問題有什麼興趣，甚至于連一幅女子扮常的近代角色之社會畫圖都找不到。工界的極大問題也沒有，經濟教育，社會正義等等問題，在他的字裏行間差不多連一點預示都有；這好像間接表示，我們一切人生中的職務，如同戰爭中一樣，是叫我們在那里工作，我們就在那里工作，忍耐着幹，不准我們的筋活動和我們的手的效力衝突。

吉卜寧作品的性質是十分國家主義派的，那從大戰以後為文明世界大多數所好的這國際聯盟的理想；于他是如此不合，以致在一九四年以後和美國加入協約國之前，阿美利加的同情德意志者的一套常的把戲，就是將他在各時關於那些協約國和關於美國所說的刺骨話引用出來。然而大不列顛以外的讀者却從未大為他所假定的扁狹帝國主義所攪擾，這便是他在文學上真正重要的明證；在他的政治統之外，還有着太多的天才存在。他誠實地表現他的時代，在美國



德國，如同在英國一樣，這三國的工業文明實際上是一樣的——一是帝國主義的，一樣地可嘉或正相反，按你對於文明的理想而定。不能相信吉卜寧爲法蘭西，或意大利，或西班牙，或中國，或印度，世界任何興盛或不興盛的地方——在那里度量人生還是寧依人的心而不依他的機器——的代言人；人很難相信吉卜寧在智識階級的伴如安那道法蘭西（Anatole France）或克羅西（Croce）或尤那米洛（namuno）中十分自在，雖說你可以容易地想出這三位中無論誰和里第斯或伯納蕭的接近。但是述幾吉卜寧的限度，乃只是要確定他力量。他是屬於那產生克倫威爾（Cromwell）和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和卡拿彌的種族的；行爲對於他比人生的四分之三還多得，他碰巧在世界大部都迷戀于活動的人生的時候出台，描畫這時期畫得漂亮，而且將來或者依舊是這時期精神的最佳的歷史家。

## （二）蕭

喬治伯納蕭（George Bernard Shaw, 1856—）代表對於吉卜寧所護的理想之批評的反動中的一派，他最初發表的東西據說是一封公信，抗議謨得（Moody）和桑克（Sankey）的復興教派（Rivivalist）方法，在他們于一八七五年到都柏林的時候，而且他從此以後十分妙地抗議一切形式之正統派，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文學的，因牠僅滿足人的心，却讓腦筋睡覺。倘若批評的精神幾乎就不存在于吉卜寧的一身，這却差不多就是伯納蕭的全體。他從他的母親方面得有種對於藝術的愛，尤其是音樂，並且學得一些音樂知識。在一陣寫說的徒然的努力之後，他變成一個成功的批評家，最初關於藝術，

次關於音樂，最後關於戲劇。爲戲劇批評家，他自然抓到機會伊孛生的理想，于是一種革命的勢力開始影響英國的舞台。這時期的批評的工作給他預備了四本書的材料——伊孛生主義的菁華（*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1891），藝術的健全（*The Sanity of Art*）此書爲擁護近代藝術，以抗麻克司洛都（*Max Nordau*）的攻擊，一八九五年在美國當作雜誌論文發表，于一九〇八年修正出版；瓦格納的大弟子（*The Perfect Wagnerite*, 1898）；和這四種中之最重要一種——論劇（*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這是雅各航（*James Huneker*）從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上選出來的九〇六年出版。

蕭爲戲劇批評家之活動，是和他自己的戲劇創作並行的；的確那在一八九二年排演，次年出版的鰥夫之家（*Widower's Houses*）早在一八八五年他就開始了。我們很可以容易說，他的戲劇都是一批評家的作品，闡明那經過長期思索的藝術的學說。但是這些劇本題材也預先預備了，因爲蕭早年而且以後繼續對於社會主義有興趣就拿牠作材料。相信了我們的社會制度是錯誤的，他却有機智觀察們的過失或者是深藏在我們傳統的理想與崇拜中，因此他開始批評會，把牠十分赤裸裸的暴露出來，顯示我們所相信爲建在嚴正的思考的那些無理性的狂熱，並將我們浪用崇拜（例如我們在劇場對於莎士比亞的通常的過度的崇拜）鋪張到了極點。蕭懷着這樣目的，應用這樣法，本可以爲舞台上的喜劇大家，如同梅里第斯在小說上一般，不一件事情不同，就是他所描繪的人物，都是寧從他自己的癖氣不會解地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觀察出來的，而且他將他們安放進去的那情況，都是極端奇怪的，幻想的。情節和對話充滿了使人難解的地

人物都有機智，幾乎每人都說好多話。坐下看排演蕭的一個劇本，他的劇本，乃是要使心智受許多方面的刺激，並受許多自究，但劇本引我們進去的世界，並不使人信服，其中人物也不是像梅里的人物，我們歡喜為我們自己的畫像。並且，我們所得的印象是，作者以他的滑稽，諷刺與譏誚硬要我們用我們的心智，但是使他的並非一般的智識，乃是他要我們贊同他的意思。因為正如他以自己的使人樂的異想的方法觀察社會一樣，他之瞭解智識彷彿也是他自己最癡愛的玩意那方面瞭解的。他的批評家們既然都不能夠對他的最癡愛的玩意是什麼這點上同意，我們可以結論道，他只是在的態度上，不能傳達出來他的公正心。

但是雖說伯納蕭在那些學他的著作和他的言談的廣多聽衆看來，是一個使人不可解的人物，然而他的劇本在重新提起社會正義及智識實之多年老問題上，立了有效的功績，這却是一點不成問題的。卜寧派的愛國之士看除開傳佈我們的文明以外，對於牠別的沒有什麼事可做的，在這樣人看來，蕭自然是一個無政府的勢力，一種惡勢力。上次大戰中和平主義的一個原動力；在一方面這種意見是對的，為當我們瞅着文明來找機會改良牠，我們立刻便失去一些對於現時明之本能的忠心，而且我們甚至于猜想或者還有一樣好的其他文明究竟至終由我們的自究能產生什麼結果，從蕭那里也得不到回答。有一隻僅能動議的手，却即使在自已癡愛的問題那方面，都沒有許才能指揮我們。但是作了近代智識階級的運動中領袖之一，也算是足的光榮了。他有着健全的本能批評階級和團體思想（批評人物少），因為我們的社會組織大抵藉着牠們活動。在鰐夫之家中，他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將後街房東制度揭示出來，有錢的受過教育的

房東藉此制度滿足了，可以從窮人身上取他的生活費。在華倫夫職業(Mrs. Warren's Profession, 1894出版, 1902排演)中，他白奴制度(White slave system)，為近代工業制度的一種自然狀在武力與人生(Arms and The Man, 1894)中，他和武力主義笑，這種主義是給吉卜寧以嚴肅的人生觀的。在為清教徒作的三篇(Three Plays For Puritans, 1900)中，他用一種更嬉戲的態度聽眾給自己開心，這聽眾安諾德(Arnold)要叫做 Philistine，他在劇場中期望着癡情，然而他們或者要失望的，因為在這些戲中，的機會不變地產生些乾躁無味的實事。Candida(1894 出版在1896排演)和 You Can Never Tell(1896出版在1900排演)都是性質較更普遍的好笑的投人所好的戲劇，接着他又回到批評的，異想的，這的方法去了，此見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 1903)，受歡迎的第一個劇本(Fanny's First Play, 1911)和 Androcles and Lion(1912 出版, 1913 排演)。其他劇本僅只是沒有這些重要，有了一個特別活動的人的記錄，這人愛向各方面審察近代的世界。

在一個重要方面，蕭不及吉卜寧，雖說前者的哲學勢力大得多且把後者的勢力截斷了；他不變地是一個批評家，他却不是一個積極領袖。吉卜寧將他所信仰的一點不讓你懷疑；他表示得頂明顯，而或者以他的真誠激動你反對你的意見。蕭解明那種特別的狂熱，但却讓你有些着急，到底有任何積極的信仰為這位批評家承受的沒有。生常是可笑的；靈魂和肉體奇怪地配合；就是伯納蕭穿着浴衣的一畫像，使人對於他的哲學的崇敬上，也沒有多大幫助。我們至少有覺得暫不用力使我們的崇拜理想化是謹慎些。

## (三) 威爾士

最常被和伯納蕭一塊想起來，代表英國文學界新思想運動的作家，是赫伯爾喬治威爾士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 了。兩個名字在大眾心中的聯合乃是一件希奇的事，因為這兩個人在工作上和性情上，都不同得奇怪。蕭有着幽默與機智，威爾士却兩樣很少有；蕭由藝術走近他的近代世界的研究，威爾士却由科學；蕭的著作是稍片斷的，無一定形式的，和談話的；威爾士的却是細心時常是用力地想出來的，而且同樣用力地追求到底；蕭的性情就基本上講是愛批評的，威爾士却是一個天生的爲一主義之申辯者和宣傳者。然而這些對照本身就說明了這兩個人無意中的合作；聽衆爲蕭的異想所驚，進而自審，有了思索的習慣，所以都準備了，而且許多地方，都向心認真地注意威爾士，當他開始他的長串的社會計畫書的時候。他最初著的書，例如 *The Time Machine* (1895), *The War of the Worlds* (諸世界的戰爭, 1898),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1906), *The War in the Air* (空中戰爭, 1908), 都是科學傳奇，都是對於那些因人類在發明上的進步而或者會發生的事之一些臆測，但是所有這些傳奇，在其寧注意人類社會的將來而不注意機器這點上，却異于那有些相仿的故事，比方說，如萊范 (Jules Verne) 的罷。威爾士在他的道德的成見上是完全英國式的，且完全是現代的；他有着敘述的大才，幾乎在他著的任何書中，在傳奇中，在社會的和宗教的著作中，例如一個近代的烏托邦 (*A Modern Utopia*, 1903) 和神——看不見的君王 (*God, the Invisible King*, 1917), 或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甚至于在歷史大綱 (*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0)

中，他大抵隨時要呈出一幅非凡的社會畫圖，這只有真正的小說能辦；但是他的目的第一是要改良世界。抱着這個宗旨，他將他我們智力所能辦到的機械的發明，和可能的社會改造兩方面的思索獻給我們；他討論教育學說，特別是在約安和彼得 (Joan and Pe 1918) 中，他並且在他自己的傳記中，找到教育問題及其解決法的例他在勃里林君看透了 (Mr. Pritling Sees it Through, 1916) 中，試要給我們以近代人對於宗教本質的經驗，而最後他在那已經馳名世界的歷史大綱 (一九二〇) 中給我們一種歷史哲學。他的許多書出了，讀的人——我們幾乎可以說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他的成緣由也變得清楚了，他的這種道德的宗旨是真誠的，建設的；他是個極愛他所生活的世界與時代的人，他想使迷狂的人心能以安寧，發現了一種仁愛的，科學的，宗教的，但是自由的觀點，使我們承繼的有力而不和的成分調和。那般不喜歡他的批評家們，自然而然承認了他本來就是一個道德家，因為他們常常抱怨他顛倒他們道德世界。但是他的哲學却是在一種好的英國的傳統觀念中的；倘若我的職責出自我們發見自己居于其中的環境，如同英國道德家們所教的，我們就要瞭解我們發見自己居于其中的這新的世界，這些新經濟的和社會的勢力，這些新的科學勢力，為的是要限定我們的職責。問題並不在於他的結論，而在于他的一個前提；他常假我們是在一個新的世界中，因為科學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改變。若這是對的，他的假設便是有力的，而且他在今日大眾眼中是一個先知，因為他們在這個前提上和他同意。那般不同意的人，以為世界物質和外面的改變並沒有改變人性，也沒有改變精神生活。他們大概也相信，一種真正的歷史的理解，一定要理解那經過各時代人性上

變的東西，和外面環境的變換相對照。在他們看來，歷史大綱是很價值的歷史；他們可以正當地說，沒有一個人足以將那麼許多方面知識，如同威爾士所嘗試要概括的，將事實報告得正確，并謂，就他所藉的專家幫助，也不足以彌補他的缺陷。但是倘若歷史大綱不歷史，至少牠是關於過去的一個假設的翻造，用以說明現在，如威士所看的現在，而且牠的廣大的範圍對於那般共具他的哲學的人，着感情上的效力，他們將自己保衛于那否則要成爲一個惟一世界的立中，藉着使那「唯一」彷彿爲一件從過去發生出來的可愛的東西。外還有一個緣由，使歷史大綱甚至乎投那般不承認牠的前提，對於的結論也不感覺狂熱的人們之所好；至少這關於世界的一致的敘述是一個大胆的嘗試，而且我們的時代感覺十分需要這樣的一種嘗試。學與宗教自身裏面彼此相差太遠，不宜于作這件事；科學直到現在太專門了。人類的精神都差不多準備了，等着一個關於從原始到現所遭遇的事情的直截完全的敘述——一個 Calendar，並非不像中時代的編年史記，從創造亞當和夏娃起，敘述年年細事，直到諾曼的征服。不帶一點嘲笑威爾士歷史大綱的意思，寧是說明牠之特別住許多人的心，和牠爲一種文學的成功作品之永遠的趣味，我們可說，他以中古時代的方法，滿足關於過去的好奇心，但是用近代的來說，乃是以文學的故事代替科學的假設。倘若他的歷史不正確，人都在等着任何有更好準備的歷史家，能給一個更完全的事實敘述，同樣的規模，帶着同樣惹人注意的力量。

## 名山大川

陸志韋

老祖母活了八十歲沒有遊過山，也沒有在地球的邊上見過青疙瘩小子們更不用說了。運河最寬闊之處，兩隻小輪船可以磨肩擦肚而過。土地廟前有一個潭，給戲台佔去了七八分之一的面積，土財主的料頂住了中心還能轉過來。這樣一盤子的水，要是移到北方來，其名「海」。南方人可是不那麼容易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蘇州人有名的「半價」，也斷不會十個小錢當一百，五個大銅子叫一吊。所以那一兒水不稱爲湖而只稱爲「塘」。塘是太湖系的方言裡的一個專門字；土地塘，菱塘，荷花塘，魚塘，都屬于一類；比池似乎要大些。我們鄉鎮上的人，凡是到過土地塘或是某大戶的，荷花塘的可算是經滄海了。

所有五湖四海，東嶽南嶽等等名目偶然亦都聽到過。走江湖賣要的人如此說，唱二十四孝的如此說，幼學瓊林上也如此說。無論何，海賊皮必定是在海裏叫着割下來的；城隍廟裏的那一對長方鐵罩的燈籠也許真是從東嶽泰山來的。窮漢想大富，數目到了四五個以上，再加上幾個圈，也只是不可思議而已。

到如今慚愧得很，太平洋算渡過了，比泰山高幾倍的山也登過了，益跑益莫名其妙起來。名山大海究竟給了我些什麼呢？橫濱灣外望土山比在橫濱市上買記書條當然要親切些，海的浪花像白玉簪花的出來，上面有像白蝴蝶的海鷗環繞着轉；我最不能忘情于那藍黝的景。這些都不免是斷片，是一鱗一爪，不是天地之大觀。據說大規模的欣賞家和創作家看宇宙不過像蝸牛的一個角，至簡也得在一幅奇



的手卷上把揚子江的全景畫下來。我只可憐自身的渺小。

名山大川助文章，不敢說沒有那麼一回事。看來自己必得有個文的底稿，求名山大川給修飾修飾，斷不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良耳口手，而各人的度量大有不齊。有的人能多容納一些山水。要力氣小些，高山先把你壓死了，遠水把你流出去。讀廬山謠，覺得氣清稀，脚步爽快，可是「屏風九疊雲錦張」的一連九疊句，真有些張起來了。杜甫不用說受不下廬山，一篇漢波行已經使人叫起「杭」來；那波濤萬頃堆琉璃彷彿都堆在你脖子之下，橫膈膜之上。

照此說來，孔夫子到底是孔夫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等的軒昂氣象（雖則他老聖人的天下只有我們的二三十分之一的大。若在小子，金頂妙峯山，甚而至于天保城紫金山，也夠受用了。

馬太書上說，「魔鬼又帶他（耶穌）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國和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擴得益高，氣勢益大，大人物都是那一套，不論是東方聖人，或是西方的魔鬼。

至于小人物還是謹慎一些的好，免得給山水嚙了下去，給消化掉，鯨魚的喫小蟲。亨利文達克說：尼亞加拉大瀑布好比是自然界的自。這倒並非褻瀆神明的話。尼亞加拉實在是可怕。現在八九年之，回想他的大跑，大跳，大叫，大掉，像狂人的碰牆碰壁，要死死不了還能使我心蕩眼昏，怕地皮隨時可以崩裂，地心隨時可以動，而我是一片枯葉，是擗枯葉的螞蟻，還遠不及瀑布上的一個空的洋盒子。印地安人每年獻給瀑神的美女真是可憐呀，然而當他的獨木在瀑布的鋒口上搖尾巴時，他的知覺或者早已被蠻勢力所吞滅了。時我頗感覺到一種缺憾，就是帖木耳張獻忠那一流的偉人偏沒有遊

過尼亞加拉。

小人物的份兒似乎只有勞苦吃淡飯。「忙裡偷閑，喫杯茶去中得樂，拿盞酒來」；這是杭州西湖上的人生觀。擴而充之，也只可大遊行，大拍賣，大轉舞台一百萬金洋的大影片。真情實理的大起才得防發瘋的危險；除非你的感覺器官容易麻木，你的神經是牛皮成。尼亞加拉鎮上大飯店裡的夥計，下關督軍署碼頭搬運子彈的工好比不知道有瀑布，有揚之江，故此證明達爾文適者生存的道理。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陶淵明「採菊東籬下」，可是只敢「悠然南山」。宋朝的那位老油嘴竟像看都沒有看，他才算知足哩，「一杯聊永夜，小園半畝亦新春」。你有本領就和名山大川去碰個釘也許你是循例的朝山進香的，弔古的，「鴻瓜雪泥云耳」的。那自成一種大人物，和本文沒有關係。

## 電車上的燕語

陸志韋

阿姊阿姊           老死在楊樹裏  
飛起飛起           來跟我站一起

此地真好看死啦

有米有米           往西去巷子裏  
太低太低           樹枝兒遮蔽你

那就看不清楚啦

有趣有趣           陰天又沒有雨  
留意留意           小心你的脚底

就是「嗡嗡」的過啦

# 被賣的那一夜

劉廷芳

(一九二五年受難節作)

前天萬人空巷

何散那歌聲雷震

我在樹枝影中

曾脫下舊布衫

膽怯地鋪在道旁小徑……

今朝來小樓窗邊

看舉盃訂新約的莊嚴

今宵是生平最愉快的一餐

紀念祖宗爭自由的豐功偉績

聚同志暢談前途好事業

但我看見

依肩纏綿的情致中

映着無邊慘怛……

亞伯拉罕子孫

是神明貴冑

伯勒斯敦的許多英傑

僅選得這幾位同席

三年中用全副精神訂交

要同工去成就父親的事業

幾度夜半入空山

為他們的前途籲祈……

有父親眷顧

雖隻身何愁不成事業？

籬邊巷裏的人無數

救人者豈求人憐惜？

但愛才如命的眼睛

看事業與英雄分不開兩截

踏遍加利利海濱

拋性命去尋求團契

可憐的是拍胸立誓的豪傑

到人前要再三凌辱你

更可憐同盤共餐的親密

心中是無情的冰鐵

明朝骷髏地瞪目猙獰

敲釘刺脇的羅馬兵丁

比不上這般躊躇愛情

不願諒解的殘忍……

後世客西馬尼園中的過客

追想當年汗流如血的哀禱

了解那求免的苦盃

所裝滿是什麼苦痛

## 去罷，我的青春

法國 Binet-Valmer 原著

郭燦然譯

老人說：

『人生不過如此。』

少女却不明白他的意思。

這位老人，他的年紀太老了；這位少女呢，年紀的確很輕。這個子裡的人呀，情感呀，事物呀，都是不可思議的。

『我害怕，祖父。』

『睡覺去罷，乃安。像你或像我這樣年紀，若是睡不着覺，就要怕的。』

『我想媽媽。』

『我，我以前，也常常喊我的媽媽。』

『你的媽媽在那里呢？』

『你知道很清楚她在那里。她在教堂旁邊』

『我的媽媽呢？』

『她快要回來了。你還能見她。』

『我想媽媽。我害怕。』

沙丘的那邊，有一個大洋，風浪的聲音大得可怕。圓滿的月亮，射在平靜的湖水裡。那是何西加湖，是蘭德森林，還有松樹。每棵樹都有牠自己的傷痕，那些松香却一點一滴地滋潤那些殘酷不仁的  
地方。

『人生就是如此』，那位七十歲的老人又說。

女僕拿着燈進來，因為昨天的暴風把電線吹斷了。

『我想媽媽』，少女求她說。

女僕急忙去解除她的憂愁。

那盞燈照亮了大客廳中央的桌子。但是桌子的四週，却還有陰

『我們看一看那本美麗的畫冊罷』，祖父提議說。

少女發生了興趣。

他翻了翻畫冊，連翻幾頁。蒼白的頭，暗黑的臉，因為剛刮了鬚紋更加顯然。他用手摸了摸她的并不很美的捲髮，面色灰白，動不定，正如普通的孩童一樣。用污穢的手擦乾了淚痕的好看的小臉兒，也在藍眼睛下面把條紋除去了。

『我看沒有什麼意思』，乃安一面說着，一面把那畫冊推開。他們為什麼全都走了呢？』

『他們坐車去了，孩子。』

『媽媽晚上向來不坐車，爸爸和叔叔又在房子前邊大聲地喊着話。』

『他們正在辯論。人們辯論的時候，總是喜歡大聲講話的。』

『你敢說一定，祖父，他們一定回來的嗎？』

『你媽媽明天一準回來，我擔保。』

『明天以前不能回來嗎？那麼，你又要把我塞到被子裏面了？』

女僕又回到屋子裏。

『乃安真該睡覺了』，她說，『她又要洗澡，又要吃飯，她明一定不會起早的了。』

『我不洗澡，我也不吃飯，瑪麗。媽媽明天就要回來，我要去覺，好叫明天早到。』

『你困了嗎？』祖父問她。

『是的』，少女回答說，『我剛才哭了。』

『可憐的孩子！』瑪麗嘆息着說。

她做了四次奶娘，她的胸口也是頂肥大的。

『把她帶走；把她放在床上』，老人吩咐她說，他雖然低着頭，好像比自然還偉大。『我要把她塞到被子裡去。』

只剩了他自己的時候，他走到窗戶旁邊，開了窗戶，聽海洋的聲，定睛看着湖水，好像想什麼似的。沙丘那邊，波浪翻騰；這邊却靜如鏡。波浪的翻騰，沒有什麼意思。在全劇之中，來布雷敦先生是的，他是漁夫的後裔，他們因克普布雷登而得名，那湖正在何西那邊），在他還未參加就起了疑心的全劇之中，覺得比現在所遭遇棄絕和所經歷的磨難還要少些。然而他的兩個兒子共同競爭一個女，——那是多麼可怕呀。昨天，昨天下午，他還以為他不該活那麼年紀，親眼看見那樣的事，而且叫他們倆個逃出這個不名譽的家庭，還是因為他的原故。

吉安保羅來布雷敦娶過兩位太太：三十歲和四十五歲的時候，各了一位。兩位太太每人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名叫吉安費多利克，一名叫吉安埃丁尼。長子費多利克的一生，除了大戰期內，都是過的遊世界，大賺其錢的生活。他在坎拿大遇見了敗壞了這家的名譽的個女人。他等了她好幾年，直等到她成了寡婦。戰事告終，他們結，生了這位乃安姑娘。吉安保羅來布雷敦老先生認識他的兒媳和他孫女，還是沒有多久的事。次子吉安埃丁尼是老人的唯一的慰安，是一位美少年，十八歲從軍，但太晚了，不能作戰了。他也敗壞了家的名譽。

女僕瑪麗三次進了房子。

『你必須來，老爺。可憐的孩子想叫你把她塞到被子裡去。』

『我就來。』來布雷敦老先生說，『但我希奇，她母親所坐的車，  
廢還不回來。』

吉安費多利克和吉安埃丁尼各坐一輛汽車出去的時候，賈奎林  
最好稱她賈克一所坐的，乃是一匹老馬所拉的車。

『我很發愁』，瑪麗說。『母親是要回來的。不過車子到車站  
時候，少奶奶也許會變心的。』

『我求上帝，願你說得不錯』，來布雷敦老先生說。說着，他  
到乃安正在等候着的那間房子裏去。

她睡在她的小小的床上，的確微小得很。瑪麗替她洗了手臉，  
的眼淚又流到面頰上，是很潔白的。她把兩臂伸給老人。

『你也走了，我是很害怕的！』

他彎下腰來，對着她，只有快要死的人才知道怎樣向剛要活的  
灣腰。他好像要對她說，『那是我的錯。我太激烈了，我要把她給  
帶回來。』但是他只能自言自語地說：

『我擔保她必回來。』

於是，他用無限的慈心佈置她的被褥。

作過了四次奶娘的瑪麗，舉目看着他，似乎是要哭了。然而，  
對於那家經過的一切事情，很不滿意。起初，她費了許多時候才明  
『少奶奶』不是『美洲人』，乃是一位法國的婦人，她的家庭是以  
遷移到坎拿大去的。以後，生活就複雜了。吉安埃丁尼雖然年輕得多  
却很像吉安費多利克，他們二人非常相似，無怪少奶奶對他微笑，  
人們面前親暱他，正如向她丈夫微笑，向她丈夫親暱一樣。女僕預



要發生不好的結果，但是她主人，來布雷敦老先生的忿怒，比他弟二人彼此捏着喉嚨的景象，還要叫她害怕。來布雷敦老先生忽然干起來，把他的有縐紋的老年的手放在那兩個瘋狂似的人的頸上，而也，那位老人，把那兩位年紀還輕的人都推開了。『羞恥呀』，他會說，『羞恥呀！』少奶奶說道，『那事不真！』但他又說：『羞呀！羞恥呀！』瑪麗嚇得要死，她相信『那是真的』，覺得沉重的口振動，怕的是乃安不玩了，從花園裡跑回來，進了房子，慢慢上唱着歌，像往常一樣，把這些怪聲都聽去了。

這些事都是在樓下的客廳裡，少奶奶房門口發生的。瑪麗因為不預備飯，就回到廚房，也不知道將來有什麼結果。廚房離客廳很房門正對着花園。瑪麗看見可憐的孩子乃安，用花瓣在草上擺成好的花樣。以後……好罷，沒有一個人吃飯！吉安費多利克先生從車房裡把他的汽車開了出來。吉安埃丁尼先生追趕他的哥哥，也從車房裡把他的汽車開了出來，他們彼此就要衝突起來了。但是乃安已經離開草場和她用花瓣在草地上所擺的花樣。她一定是來找她的母親，叫她母親去看的。但是瑪麗却不知道客廳裏的事情怎樣。少奶奶着說：『告訴車夫，馬上叫他來。』他們都走了，雖然來布雷敦老先生竭力拉着兒媳，不讓她走，她却低聲回答說，『別拉，別拉，一鐘也別拉！你對我說的話以後！』他們都走了。

現在，乃安可以安安靜靜地睡覺去了，瑪麗唱着『松樹催眠歌』，是蘭德大詩人樂威士拉比克所作的：

松樹唱歌的時候，——

孩子，你睡嗎？

松樹唱歌的時候，  
牠們要搖動你啦。

你睡覺的時候，——  
孩子，你睡嗎？  
你睡覺的時候，  
我要替你祈禱啊。

可愛的天使們，——  
孩子，你睡嗎？  
可愛的天使們必要來，  
在你的額上跳舞啊。

乃安呼呼地快要睡着了。

『他們必要回來，他們必要回來。』

那位女孩，呀，小得很，閉了她的眼睛，他祖父就自言自語地說  
『你睡了的時候，我要爲你祈禱。』

他們祈禱：乃安睡着了。

老人從這個不名譽的家庭出去，在那反射了偉大的月亮的靜水邊緩步慢走，爲的是要聽清楚他的不安定的心中所要聽的聲音。他活中的兩個幽靈在他旁邊，一個是前妻，一個是後妻，前妻就是吉費多利克的母親，後妻就是吉安埃丁尼的母親。他對於這兩位太太都同樣地相愛，死了好久了，除了在他的記憶裡，是永不會相遇的她們彼此永不嫉妬，他把她們當作他的苦難和她們所生的名譽掃地

的證人，她們各人訴說各人的苦處；各人替自己的孩子辯護；但對那個賣弄風情的女子，却一致攻擊。她們全不可憐她；但來老先生憐她。『是她的錯嗎？』他自己問他自己，一面把幽靈分開。像瑪一樣，他也覺得結果不會好的。賈奎林同她丈夫的年紀一樣老，她夫等了她多年；她的年紀不輕了；她自然竭力證明自己還是會迷人。『但是她的小叔』前妻的幽靈說。後妻的幽靈答道：『她在結婚以前就已經是你兒子的情人了，我敢保。他應當多加注意。我的兒子很苦。你的兒子……』老人不容她們儘管分辯。把她們趕走了，獨一個在靜水湖邊，自言自語地說：

『我不應當那麼激烈。』

沙丘的那邊，退去的潮水把波浪的悲聲都帶去了。

忽然聽見馬鞭的聲音。那位車夫仍然保持他優美的習慣。老人心裏着，用短促而迅速的脚步走到鞭子響的地方，那位婦人，大概是奎婦，名叫賈奎林，賈寇特，賈克的，就從那被人坐着結過多次婚車子裏出來了。

『是我』，她說。

車夫又解釋道：

『我們誤車了。』

房前的陰影的因為被月光照着，分外顯得發白，那是賈奎林，賈寇特，或賈克的影子。

『我們誤了車了，很難受的。』

『我很喜歡你們誤了車』，老人回答說。

海洋中的潮水使波浪的聲音更不清楚。

老人站在婦人的窄小的影子前邊。

『我歡迎你』，他讓她進去。

『乃安呢？』她問道。

『她睡着了。』

『別人呢？』

『他們還沒有回來。』

『哎呀，人生多麼苦呀，父親。』

車夫只管搖他的鞭。海洋還在那邊，月亮仍然照在湖裡。

『哎呀！』老人嘆息說。『我知道。』

賈克進了大客廳，脫了外衣。她太小了，又小又弱，叫人不靠近她，小得不可思議。

來老先生以前總沒有見過她這個樣子：脆得像威尼思的玻璃。他幾乎打破了她的騙人的和透明的結晶體。

『怎麼，賈奎林？』

『那些人。』

瑪麗從客廳穿過。

『啊！少奶奶回來了。』

來老先生以頭示意，叫她不要作聲。

『我們並不會誤車』女僕走後，賈奎林這樣說。

『你們沒有誤車嗎？你又說謊了！』

『車夫對你說謊，父親。我說的却是實話。』

那盞燈在客廳中間放着，燈和桌子的四周全是陰影。

『他們在樹林的角落裡，在一個人跡不到的地方，父親。我也知道誰去找誰。我看見了兩輛汽車停了，我就吩咐我的車子回來，給了車夫一點錢，爲的是讓他對你說謊的。』

『他們在樹林的角落裡，在人跡不到的地方嗎？』

『是的』，賈克說，『我害怕。』

他們在樹林的角落裡，在一個人跡不到的地方。那只能責備命運。汽車往往停着，沒有一個人知道牠們的機器爲什麼靜默無聲。炭嗎？電動機嗎？把人載到這麼遠的機器，再也沒有力量，牠只有停着，却不能前進。吉安費多利克的機器在樹林裡人跡不到的地方停住了，吉安埃丁尼的機器也停住了：賈奎林看見那兩輛汽車，牠們的輪子都止住了。於是付了錢給車夫，叫車子拉她回來。

人生是不易逃去的。爆裂的汽車也不能把人們從以往裡救拔出來。付一點錢，不讓他前去，就回到家裡的車夫，景況好得多了。汽車壞了，不能回到車房。

吉安保羅來布雷敦先生的兩個兒子，面對面的站着，因爲他們的機器太複雜了，不能帶他們前去。

『我的汽車壞了』吉安費多利克說，不想他弟弟也遭了同一的困難。

『你想叫我幫助你嗎？』吉安埃丁尼胆怯地提議着說。（他們力量很大，但心腸很軟，那女人也不在那里。）『我的汽車也壞了。』

他們都是一樣？你不相信上帝的聖經和鬼神自己並不是完全傻的？事情就是那樣，有的時候……

『我知道了』吉安埃丁尼說，『你的磁石壞了。』

他們把牠收拾好了以後，電動機就轉動了。預備把吉安費多利克的機器和他自己的機器一同帶去。

遠遠地可以聽見海洋怒號的聲音。

『我的電動機也壞了，』吉安埃丁尼說。『我既然幫助了位也肯幫助我罷？』

吉安費多利克默默地答應了。

不久那兩個機器都響起來了。兄弟二人以前也許分開了。現們不敢，他們兩個的機器都在響着，兩個人全都忘了海水的聲音位婦人也不在那里。

『你爲什麼那樣待我？』吉安費多利克對他的小兄弟說。

『我作了什麼了？哥哥，試想我們的父親！』

『孩子，你不知道我也作了父親嗎？』

『你是她惟一愛過的人，費多利克。』

『她愛我的時候，埃丁尼，我是和你相似的。』

『我向你起誓，費多利克！……』

埃丁尼的聲音裡帶着一種青春的新鮮。費多利克的聲音以前這種新鮮。但是哥哥現在的回答却有點兒刺耳了：

『你在你嫂子的房子裡作什麼』

『我從客廳裏經過的時候，賈奎林正在她的門口。』

『我把你嚇了一跳的時候。門是關着的。』

『你並沒有嚇着我。我告訴你，費多利克，你的猜疑和你一了。』

『她臉上那種表情，我再也不能見了，就是多年以前同她在的時候所看見的。』

『她的容貌的改變，和我有什麼相干？』

『不，你對於自己的青春是沒有責任的。』

『對於咱父親的血統所傳給我們的相似的面貌，也是不能負什麼責任的，費多利克。』

『她屢次談過的，我們那種相似的面貌，也不能負責。』

『她第一次提到這一點的時候，你應當用話把她拉開，不要談我事。』

『啊！你承認了！』

他們心中雖然在鼓動着，却又聽見海洋的聲音。

『我承認我們的相似的面貌，使她認為你們彼此相愛。』

『我們的不時髦的戀愛！』

『你多年的愛情，她是不會忘的。我敢保她是沒有忘的。乃安就證據。』

『我開門的時候，埃丁尼，你為什麼躲開？』

『我懼怕你的無理的嫉妬。人能嫉妬他自己嗎？』

『人能嫉妬自己以前的行爲，弟弟。爲生存起見，也許把牠殺了。止你的就是那事，帶去你的情人，使你……』

『請你憐恤我！』埃丁尼懇求說。

但是在蘭德的林子裡，雖然有沙丘保護着牠，却沒有憐恤，因爲些樹，那些風雨飄搖的松樹，從人們毫無憐恤地傷了牠們的地方流松汁來。松汁一點一滴地流了出來。葉子從風雨所受的苦難，比較來還算輕些。

『孩子，請你起誓，她從來不會……』

『我起誓！』

『她從來不會……』

『我起誓！』

『你起誓無用。她和你接過吻嗎？』

『在你面前，像一位姐姐一樣。』

『我進去的時候，她不是正和你接吻嗎？』

『她沒有和我接吻。』

『是我，毫無疑問，她在你懷裏和你接吻？弄亂了她的頭髮？是我。』

『殺了你的青春，哥哥。我不替自己辯護。從汽車裡的口袋裡取出「手槍」。自然非自殺不可，好叫你奔你自己的前程。』

『我為什麼不自殺呢？』吉安費多利克說。『你是在快樂中睡下來，並且活着的。至于我，我作了許多事，受了許多苦。我費了辛萬苦所得的地位，你為什麼給我搶去了呢？』

『拿出手槍來，殺了你的青春。』

『我沒有那麼傻！我讓你們彼此的年紀長得差不多一樣大，你慢些，她長快些。我要把我的孩子，我的將來的少年拿去。』

『我們的父親怎樣呢，費多利克？』

『他的年紀活得太大了。兩位太太都在他床上死了，他縱然美人生，但他也不怕死。至于我，却不很愛惜生命。』

『你儘管說你自己，「我」這個字，你說了又說。世界上除了以外，沒有一個人，你過去的青春，你將來的青春。你的以往，你現在，你的將來。你，你，你！』

海上的波浪遠遠而來。牠碰着沙土，流過沙丘造成的保障。天是清朗的，湖水是平靜的，但是雄糾糾的松樹，却在葉子繁茂的樹上怒號，牠的心是碎了。松樹的汁一點一滴地流着。

『是的，我！』吉安費多利克說，『放心罷，孩子，我不殺你，』



『等一等。你的年紀還要長大一點，你必須學着一點戀愛，記着你已，也許爲女人所能作的一切的事罷。建立一個愛他勝過一切，勝過自己的人，是很費時間的。』

他們像森林中殉難的松樹：多葉的樹梢拼命地叫着，牠們的心却：汁一點一滴地流。汽車在附近響着。因爲理智對於熱情是漠不關心的，除了機器壓着催動機的時候，牠是不會神經過敏的。

『我愛我嫂子。我很敬重她，我向你起誓。以後我還要自愛。』

『真是你說的話嗎？真是我聽的話嗎？多麼崇高的樸素呀。我不知自愛，現在，你也不知自愛，多年的幸福，多年的犧牲，都是爲了她。我相信你敬重了她，我記得我自己也敬重了她。所以現在我不來了。』

『但是我還恨你。』

『因爲乃安的原故嗎？』

『從我的汽車裡拿出手槍來，把你以往的幸福之仇敵槍斃了罷。』

『田爲乃安的原故，你恨我嗎？』

『我要跑了』

『跑，孩子。人要建設，不要打倒。我，我，我，我饒恕了你。』

『這齣戲，那個恐怖，那些危機，只到那種地步嗎？』

『海中的波浪也不過到那種地步，孩子。牠們似乎要打壞一切，門却平靜了。一天。兩天，三天，牠們由你的青春，到了你父親的年。在兩極端之中間，還有大浪。去罷，去罷，快快地去罷，因爲我的心裡，還有大浪存在。』

『你進屋子的時候，我正和我嫂子接吻。』

『安靜！去罷！我叫你去罷！我要回去了。』

『不行，叫我往那里去？』

『找你自已。』

『我愛她。』

『愛你所愛的人罷。』

『如果我在你面前承認……』

『我禁止你！父親趕走我們的時候，他說了又說：「羞恥呀！羞恥呀！」你非走不可，孩子。我爲乃安的原故，也許爲咱父親的原故，必須回去。去罷，還有別的女人呢。』

『你還記得你的青春嗎，費多利克？』

『你嫉妬嗎？我記得牠』

『你能寬容我嗎？』

『心是一點一滴地流的，弟弟。你受了傷的時候，真正受了傷的時候，風波要搖動你的，你要像我們四週的樹林似的呼號着，但是你的心一點一滴地流着，只有你的心是要受苦啊？』

『我的自私自利的心，要受苦嗎？』

『你的心，你的發生牠所能發生的結果的心，一定要受苦的。』

『費多利克，我對你說謊了。』

『說罷。除了真理，我什麼都不怕。』

『你錯了！我聽從你的話，我要去了，也不知道我們到什麼時候可相見。我起誓，我連和她接過吻也沒有。她談到你，談到你怎樣她，談到我們怎樣相仿，總是談不夠的，她握着我的手的時候，又了你了，我的手就覺得和冰塊一樣。我嫂子。我是愛的，我愛她，請想想罷。哥哥，你明白嗎？我連和她接過吻也沒有，因爲她記得你愛的時候，我是不願讓她和我接吻的。』

『孩子，去罷。你去罷。尋找記着你的女子去罷。離別之先，孩子，我接一個吻罷。』

那位小得不可思議的婦人，就是名叫賈奎林，賈寇特，或賈克的，在大客廳裡再三地說：

—『我害怕，父親。』

『羞恥呀，羞恥呀』，老人自言自語地說。

海上的波浪，直湧到沙丘這邊，竟到了受傷的松樹的頂端，房子上走風針也因而狂號起來。來老先生和他的兒媳，還聽見那位胸口肥大女僕的笨重的脚步的聲音。瑪麗急忙跑來，關上窗戶。上帝賜福於她的孩子乃安，她還沒有醒。

『你因為害怕，才回來嗎？』那位看慣了風波，因而不能引起他生意的人問道。

『我來求你救援。』

『說實話，我所要的是實話！你為什麼把我的兒子埃丁尼關在屋裡呢？』

『我們並沒有關在一個屋子裡。費多利克也並不曾撞門進來。』

『門怎麼是關着的呢？』

『他們都在那邊，父親，也許自相殘殺罷？』

『好罷！你要我做什麼？拆散了他們的，不就是你嗎？』

『他們見了我，他們更要彼此相恨；但是他們是敬重你的。』

『他們敗壞了我家的名譽，一個用他的情慾，一個用他的嫉妬。他們是不敬重我的。』

『都是我的錯，你說你很喜歡我回來，你知道……』

『不知道。我把你們趕走的時候……』

『也不容我辯護！』

『我替你的女兒發愁，那位可憐的孩子，你走的時候，應當帶走一切，把她帶走的。她睡覺的時候，我替你看顧她，等到她睡着了，我才覺得安心。後來：你回來了……你是軟弱的，我不敢加害於你，我不信你會辦錯事的。』

『空談有什麼用呢，父親？我求你做點兒事情！』

『他們不是在樹林的角落裡，在那人跡不到的地方嗎？馬車拉了回來，我若坐馬車去，也必回來很慢。我是沒有汽車的。』

『哎呀，你和費多利克一樣！我，我，我！我告訴你，他們正吵嘴呢。』

『我嗎？是的，我呀！除了樓上睡着的小女孩以外，我是沒有子的。』

『父親，我承認罷：費多利克是應當嫉妬的。埃丁尼不曾敗壞家庭的名譽，我也不曾。只能歸過於我，我太愛我的青春，——也愛我丈夫的青春。女子一生只愛一個男子的。』

『够了！』老人插嘴說，『你的前夫呢？』

『那是出乎意外的事，費多利克和他——我的未婚夫——的面相仿，我初次見他，以為就是我要終身愛他的那個人，不過他老得快罷了。費多利克很像我的青春時代的丈夫，正如埃丁尼很像年輕候的費多利克一樣。』

『那麼，你又要嫁埃丁尼了？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內？』

『啊，不要和我開玩笑了！那種危險還沒有來到頭上以前，我要死了！』

『人們不是那樣和風波開玩笑的。試聽海水的聲音。』

『我告訴你的都是實情，父親，一點也沒有隱瞞。我並不是悲劇的女英雄。正如普通的男女一樣，我只知道追尋第一個愛人的面』

『你的女兒呢？』

『你的兒子呢？』

『安靜！』

『吉安費多利克和吉安埃丁尼既然長得那麼相仿，你所娶過的兩太太，彼此也必定是相仿的。』

『她們不相仿，但我不准你談論她們。』

『你的兒子們常常談論她的。一個男子只愛一個女子，來老先你也追尋了你第一個愛人的影子罷。』

『你連英語的重音也不會說！』老人自言自語地說。『你若會說，就可以勉強聽得懂了，不必再說了，你總是我家的人。』

『公開點罷』她說，『大胆點罷。』

『你不會……埃丁尼嗎？』

『我不會。我回答你的時候，已經用了英語的重音了。』

『你聽憑你丈夫辱罵你嗎？』

『我也聽憑你辱罵我，我要去了。我應當挨人的罵的，是的，我當，因為時候一到，人就不應當追尋戀愛的青春了，為乃安的原故，為快要長出來的縐紋的原故，我的那種時候已經到了。縱然是最平的女子，也有一個緊要的關頭，那時人們是要保護……』

老人却插嘴道：

『聽啊？他們有一位回來了。』

她留心地聽。

『那是費多利克』，她說。『我認得他的汽車的聲音。』

海浪的聲音阻斷了汽車的聲音，同時或許很失望地，也阻止了奎林的話音。

好像被風吹過來似的，費多利克進了大客廳。他是過渡時代的，是一個從前運氣很好，一個生活上的資本家，很有名譽，又很忠實，凡所應得的都要得到的人。

『是我！』他既不暴躁，又無惡意，也不親暱地說。

『你弟弟呢？』老人問道。

『埃丁尼還往前走他的路。我們什麼事情都辦妥了。父親，我兄弟二人，都誠誠實實地把事情辦妥了。』

走到太太面前，他伸出來他的大而忠實的手……

『饒恕我罷！』

那位很小的女子報復了：

『後來』，她說，『你只把我當作乃安的母親，我這種討厭的子，你是不會愛的罷。』

『我什麼意思，請你告訴他罷』，她對她公公說。『我要去和安接吻了。』

『我們也和你同去』，老人堅決地說。

她雖然不讓他們去，但也不會拒絕他們，却聽憑他們跟着她上客廳裡的樓梯，走到小孩子正在睡覺的那間屋子裡，那時，瑪麗正用心地看顧她。

海上的風波，人間的風波，都不能阻止美麗的天使在乃安的額上跳舞，作了四次奶娘，因而能看見美麗的天使的那個女僕，用了一

直的手勢，把來人都揮去了。

乃安的祖父，父親，和母親退去，下了樓梯，仍然回到客廳。

『和我接吻罷，孩子們』，萊老先生說，『過去的事都不必再提了。』

『我還不能』，賈奎林說。

『她對了』，費多利克自言自語地說。『還不能。』

他們老了，不是因為記憶無限的以往而相愛，乃是為將來，為他創造出來的青春之希望和夢想而相愛。他們每人都要向乃安的床上身，大膽地說：

『去罷，我的青春。』

那麼，像女僕一樣，他們才可以看見那些美麗的快樂之天使，在他們跳舞的時候。

Binet-valmer 一八七五年六月五日生於瑞士之日內瓦。本年已經五十四歲他這篇小說，是從『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 of 1926-27』(246-262頁)譯出來的。

譯者

# 朝 飯

日本島崎藤村著

徐祖正譯

又是五月來到了。做一個天氣觀測所的技師之類的人，大都有同樣的感想罷，而我更其覺得這個五月是難堪不過。每天每天的事——或者調查氣壓，或者測算風力，或者觀察雲形，又或者向東京觀象臺編製報告，就是這樣被迫於事務，把時序都忘記而過着這種生涯的人，一到了催動旅情似的蛙聲叫着的時節，神妙的起出一種無之感來。呀，又是流浪的時節了——五月那模樣告訴自己。

想起種種事情來的是這個月份。

那是某一天的事。適巧自己輪到了休一番，打算把餘剩的工作給替班的同事，為鄭重起見，把寫好的氣壓表重讀了一遍。天氣，氣溫，上昇。雲形，層，層積，卷層，卷積。好！於是我就走出在山上面的長野縣觀測所。回到從善光寺起約莫一里多路，一向借住的家去。初夏的陽光從柿樹嫩葉裏透過照亮着北向的廊緣。對面質的牆壁在日光裏照得雪白。院子內也是草木叢生的季節，背倚在柱一望，有一種被新綠的香氣所壓倒的心神。在熱空氣裏蒸郁着的蘋果的可憐的花兒，在那個周圍飛繞着的蜜蜂的愉快羽音，凡這一切的見所聞都是引起回想的資料。那時候自己把眼目花細後，不知若干嗅了那些嫩葉的香氣，有種說不出的甘寂或是心煩——真像了一個人的心神，恍惚把半生的喜樂悲哀在胸間浮憶了起來。一想起那一久長的漂泊苦痛，真要想到自己好容易也挨活到了今天來了的那麼害。破船——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名詞可以形容自己的生涯了。說



一天漂流到這個山上的港內來做一個超絕塵世的觀測所的技師，那在自己也沒有夢想到的變遷。

在這種樣的沉思之中，忽然聽得門外邊有個什麼人的叫聲。毫不覺的走出去看了看。

有一個行旅囊乏了的學生打扮的漢子站在我的面前。把身子縮在隅，向着門口一頭把兩手作揖說着話的時候，自己馬上一眼會得了個漢子的來意。問了之後，說是越後地方出來的，要到京裏去找尋成。沉長不過的旅路，雖已走到了當地，途中生了病，極有限的盤已經用盡。路還有遙遠，懷中是一文不名；脚又如此得了脚氣，腫步履也不能自由。要有好心，盼望搭救。叩頭。是這樣把真相現在上的哀求。

『說句實話——實在朝飯也還沒有吃呢。』

個漢子那麼添說着。

這句『朝飯也還沒有吃』迫動了自己的心。對仰着臉，現出哀求氣的那個漢子的情狀，一看去，以身體的比例，頭部要大，下顎是圓而，總覺得是個好好先生樣的人物。太陽裏曬得焦黑，些微流着汗的個慘傷的頭額上，的確有個落魄的烙印刻劃在那裡。傷病的追憶之，那時候沖溢滿到自己的胸中間來。想起自己也曾和這個漢子一樣，了饑餓與疲勞戰慄過的事。想起一無目的在各處彷徨着的事。想起記了羞恥站到人家門口的時候，忽然間眼淚從頰面上流了下來的事。

『喂，你坐下來談談罷。』

自己那麼樣用一種極熱分的語氣說的。那個漢子對於自己的命意有點畏疑，現出一種神妙的臉色，只是悄然惶恐的悚立着。

『那真的是爲難極的罷。』自己那麼接說着。『我的家裡定出了這

樣的規則。要不是獻一點什麼技藝的人，那是決計不捨什麼東西的。喂，這不是當然的麼。可不是我也不能不做活計過日子麼。流了汗得來的不能白白的給人。就從受的一方面而說，也不能白白的受，與罷。』

一頭那麼說，自己取出一毛錢銀幣，把它放在那個漢子面前：

『不單我的家是這樣，我以為無論到什麼人家去都是這樣的。單說討要而願意捨給的人是沒有的。你說還要上東京去呢，照你的辦法還能走得成路麼。所以，我把這個給你進忠告。獻一點什麼，一點什麼，然後再討，你那麼樣試試看怎樣呢。』

『好的。』那個漢子舉手行了一個禮。

『要是那麼說，你也許覺得奇怪——』

我一頭看了好像過過學生生活來的那個漢子的手，『我在你年紀也曾經歷過極困難的境遇——那真遭遇過極艱難的日子。適巧像今天的境遇我也經歷了來的。要不然誰會進這樣的忠告給你呢。實見了你的形景我深深的對你同情。唉，我心裡真想哭出來。你要知不是真真嘗過苦的人是不理解受苦人的心理的。你要聽清呀。如果有聽我的意思，那末你就想法獻一點什麼小技罷。你會一點什麼玩兒罷——譬如說：唱唱歌啦，唸唸經啦，或者吹吹尺八簫啦。』

『唉，也說不上會什麼技藝，只有尺八簫曾經弄過』——那個漢子苦笑的回答。

『喔，你能吹尺八簫的。可不是麼，你既有這種技藝就賣一下怎樣呢。大可以賣。大可以賣，沒有，還要賣的今日之下，有了還隱藏，那裡有像你這樣的人呢。那就這麼辦罷——我現在把買尺八的錢給你，粗竹管也好，什麼也好，買一根到手，把它吹起來，然後

『行程，那麼辦罷——只有這一點錢可以買得到了罷——好，給你錢。』

那麼說後，把放在那邊的銀輔幣，放進漢子手裏去。

『人的一生是，夥計，不知道怎麼變遷的。』我一頭凝視了漢子而說。『往後你也說不定怎樣的闊起來。我也不一定不會像你今那樣窮困。喂，不是那麼的麼。如果你在宏大的邸宅內居住的時，要是我窮困了上門的話，那個時候，夥計，要叨光點呀。』

『哼哼…………』那個漢子苦笑了起來。

『要聽清呀。我說的話你非記住不可呀。沒有買尺八簫以前你不吃它吃完呀。』

『是，不吃。不吃——決計不吃。』

那個漢子說得很着力，像起誓樣的回答。

不久，漢子領了神走出門去了。施與那件事是極其神妙的，被施與也許是幸福，但是施與的當人更覺得心裡喜歡的我，把餓着肚子人拉住後對他講經說法一場的事也沒有在心。給了他一毛錢之外又了他一個忠告。說起來，施了兩重的恩惠。那麼樣想後把自己所行事當成兩倍而喜樂。五月——追憶的五月——孤寂的旅情僅僅借這事情而聊得安慰。

隔了一回，一向汲水回來的老媽子，說那個漢子走出了我們的家馬上走進掛着便飯招牌的小飯舖裏去了。那時候我想起了『朝飯也沒有吃』的那個漢子的話，把它在嘴裏唸了幾遍而笑着。恐怕那個子也想起了自己的話來後，『講經說法是感謝不盡的，但是朝飯還感謝一點。』或者一頭那麼樣自言自語，掙得了那一天的飯糧的。

## 手藝人的默想

陸志韋

『要是有一天  
我胸膛的左邊像有針刺，  
我的手指再不像今天的靈便，——  
衰老的臨頭有誰得知。』

『透支的年歲  
零星的交付了三更的燈火。  
坐久了的骨頭上了銹。  
整做白天就賺不了這許多。』

『他們長大了  
什麼都得增加了。  
老了，慢了，  
做不得一半了。』

裁縫的針箍兒掉啦。  
機上的梭子顛倒啦。  
抬起頭來彼此笑，  
說『今天的天氣倒好。』

# 明 珠

劉廷芳

十六年七月六日抵倫敦，七日赴思魂龔海氏別墅，香花芳草，風  
碎人，夜闌M來，相見如舊日校中窗下問字時。醒後苦索夢中所成  
句，僅得數句，不見M已三年矣。

—  
好比池中的白蓮

辛苦的

擎頭躲避污泥

熬溽暑坦開胸懷

暴雨中接收天送的明珠

你是懷中最鮮明的一顆

二

又好比那籬邊的秋菊

你是五年來

最酷烈的秋霜……

三

懇求今宵再渡重洋

夢中來告訴我倆昨宵的經驗

我不怕再經過七重火焰

# 安息罷

育 穌

乍暖底春日傍晚，  
姑娘我曾懷着無垠恐懼來探你；  
那時你媽媽祇當窗而遙望，  
係爸爸低頭作祈禱兒模樣；  
一陣暈紅，霎時飛上你的臉龐，  
你向我微笑，摸索着那綺羅輕被。  
姑娘這些還似在目前  
你怎已消逝幾多年了？——  
你已消逝了，我確切知道你已不在人世——  
但是，姑娘，  
你底印象  
却永不會從人間消失！

記得我們幼小曾同窗，姑娘，  
還有人告訴我你喜歡個誰——  
不，你那時並不解甚麼是愛憐  
寧說是有人眷懷着你——  
故意來和你開玩笑；  
你睜大着眼睛——晶瑩的眼珠——

流露來羞澀的神情。  
你默然，  
我們倒被你注視覺得難堪。  
姑娘，  
我愛你那晶瑩的眼睛，  
愛你那羞澀的神情，  
一別又是經年了，姑娘，  
時光似與流水同逝  
不久，許我也……  
然而我又怎忍來頻頻喚你？  
怕你在冥冥中聽了我底呼聲，  
會對於人生發生眷戀，  
姑娘，我不該再呼喚你了，  
不該來攪擾你永遠的寧靜和安息。  
天真的姑娘，  
幼小的心靈，  
安息罷！

## 漫步在荒原

吳廣鈞

漫步在荒原——

無鳥鳴，無鮮花。

只有枯草縈繞殘骸，

點點，片片。

這是夜晚，

宇宙停了氣息，無光顏，

悄悄，鬱鬱，

彷彿有無形的靈魂閃閃。

殘骸與一切，

如小蟲般，蠢笨地動轉，

無步驟，無方向，

暝矇中無生命的火焰。

自己似遊此地已多年，

已習慣，不畏蕙，

不寂寞，不疲倦，

却也少慾望煽惑懷間。



沉重的怨氣瀰漫，  
見自己的靈魂也在怨氣內往還，  
我驚異地探摸我心，  
我心呵已在胸中腐爛。

戰兢地用手摘出我心——  
有新奇的圖樣普遍；  
忽然，夢想到另一個世界，  
於是，希望領導此處一切離開荒原。

然而靈魂與肉體業已分離，  
肉體已無力，已無血液迴旋，  
偶覺到自己也只餘骨骼站立，  
如是，將起的希望又悵然在虛無中消散。

漫步在荒原——  
無鳥鳴，無鮮花，  
只有枯草縈繞殘骸，  
點點，片片。

## 雨神的新娘

清溪女士

.....我浮在碧綠的海洋上。

盛夏裡，醉人的黃昏時分：橙紅的暮靄，掩映着翠松色的海。那兒是天，那兒是海，已分不清了。盡目——一層層的淡烟起處，藍藍的島嶼也就若有若無地出沒於其間。悠遠喲！彷彿我的心靈一般悠遠，忽然引飛到天邊虛渺處！幽深喲！彷彿我的心靈也一般深，忽然墜向無底境的水淵！

就這樣，我滿足在天海無窮的變幻裏。

「.....你看，前邊一個蔚色鮮明的海島！」晚風裏夾着一和平的呼聲。「...那就是山茶島。島中有一個湖，土人奉牠做聖湖相傳是雨神棲止的水宮。許多美麗的新娘，都嫁到湖中的雨神去。

我覺到一點奇怪，也不免有點害怕。怎麼風裏有人說話，四顧見半個人影？

「別怕，孩子！我是個海中女神，是來說故事給你聽的；因為聽見你對你母親說，要聽一個痛快淋漓的引你哭了又哭的故事。你靜地聽聽。」

我不知道怎樣說話，心裡却暗暗地喜歡。聲音繼續說給我聽以的故事：

\* \* \*

許多年前的事了，山茶島天旱，土人想是雨神生氣，不肯降雨於是他們想了一個獻祭的法子：選上島中最美麗的女孩，扔到雨神

的那個聖湖去，獻給他做新娘，博他喜歡。果然雨神受了他們的獻之後，立刻就賜給他們大大的雨；一切農產，都茂盛地生長，土人了很好的收割。以後好幾次天旱，他們也照樣辦去。

於是送新娘到聖湖去，成了山茶島求雨的方法；而且這樣方法，次都有效。

山茶開遍，山色嫵媚的海島，從此時常有雨露灑潤着，享着昇平日子。

島中有一個小城叫伊沙，是美麗的女孩出產的地方。城中有個誠的商人，他有一個女兒。當這個女孩出世的那一天晚上，天神降臨她的母親說：「現在天賜給你一個美麗的寶貝，你好好地護養她，將來是要被獻給神的，你看……園中的白山茶樹……」

那母親聽了，立刻打發僕人到園裡看去。原來那時是冬天，一棵葉盡落的山茶樹，驀然長滿了繁茂的白花，一朵朵地閃爍在漆黑夜幕，像一棵一棵晶瑩的星兒，在黑夜裡閃耀着。微風起處，清馨園。後來他們就叫這個新生的女孩做白山茶。

白山茶長大了，一天比一天的美麗；但除了她自己的父母和幾個守的僕人外，世上再沒有別人可以看見她。她家的花園，被很高的牆環繞着，牆的各處，還爬滿青青綠綠的蔓藤。園中有各種的花，魚池，白鴿屋……

她天天在自己園中玩，也不覺得寂寞。她可以看金魚，和白鴿玩。她最喜歡坐在那棵在她出世晚上開過花的白山茶樹下，靜靜地把好的茉莉，含笑，海棠，臘脂，芙蓉，砌成花環，花鐲，花鍊；來飾自己。

倦了，她還可以躺在樹蔭下甜眠：任林間的鳥聲，做她的催歌；任瀲灩的泉聲，帶她的夢魂，到溫柔的鄉境去。

和平的陽光下，白山茶就這樣微笑地送着玫瑰的童年消逝，就這樣微笑地迎着紫羅蘭的青春來臨。

她的母親常為她說及獻祭給雨神的故事；又告訴她說被選去做神的新娘是無上的榮幸。母親說着，好幾次要落下淚來。

白山茶雖固是長養在幽深的園中，但她的美麗，傳遍了遠近。人在談話中若說到誰家的姑娘美麗時總說：「有誰比得上白山茶呢？但跟着他們又不免嘆息道：「天上的星宿不是明明地這樣寫着麼？一個女孩長得太美了，就不是人間可以久藏的。除非是天神——人間望有人可以娶她的幸福。她生來時天已經定下了。我們也愁不着什麼。天早。有這樣一朵天花生長在我們當中！唉，可憐做她娘的！……」

山茶島中有別個知名的城叫錫麻。這城的地主是個英勇的王。有一個英勇的太子。太子名叫康特，長來是好勝之士。他七歲時在林中玩，也曾傷殘過一隻美麗的蝴蝶。他把牠那雙斑斕的翅膀，弄得碎，連他自己的指甲都變成花花斑斑的顏色。那天晚上，他做夢自己變了一條蠕蟲全身都是花花斑斑的，在地上爬着。

又過了七年，康特長得像大人一般高了，他時常自己一個人走進森林裏遊行去。有一天，他正在林中，忽然前面跑來一隻逃避獵人追迫的小鹿，氣喘喘地向他的求救。然而康特一點也不憐憫牠，一手把牠殺死了。而且把牠的心肝都挖出來，獻到森林的神龕去。他想在獵神壇前，顯顯他的本領。奇怪！獵神沒有降火來接納他的祭品。他悶快快的回了家，也不敢告訴別人，便睡了。那天晚上，他做夢自

了一頭渴虎，四處尋覓可以止渴的水。

康特現在二十歲了。他常聽別人說伊沙城的白山茶怎樣美麗——固美麗，唯獨天神方配享有。他心中被好奇所充滿，便立志去看一次到底是怎樣一個美麗。他這個志願，比在夢中求渴還要熱烈。

康特改了裝，旅行到伊沙去。

一次他到了一座古廟，看見有許多穿白衣的女人正在那裏禱告。主禱告的人，大家在那裏談話。她們說這年頭雨神不知到因什麼又氣了。好幾個禮拜以來就沒有下過雨。聖湖的水，不知什麼緣故，得血紅，其中的魚蝦，都死得干淨了。雖然她們把一球球的鮮花扔去，但一到水就立刻凋謝；扔下去的金銀珠寶，也浮在水面不沈；且好像有一隻無形的手，把所有扔下去的禮物，由湖心推返到湖，表示雨神不悅納的意思。

……………傍晚的時分，他一個人在白山茶家的花園外徘徊。經很久的架思之後，他沿着圍牆的紫藤，爬到牆頂；四顧不見半個人，他然後跳到園內一個葡棚，靜悄悄的從棚上穿到地下。

「好一個小天堂！一球球的鮮花，一陣陣的清香！天上的珠寶，鑲嵌在這個綠毯似的草地上！」他心中不住地驚歎。

園中悄然，偶然有一兩聲啼鶯破碎這個寂默。康特壯了膽量，向行去。……………他忽然停止，像一棵樹似的，種在地上。

在那棵一個個蓓蕾吐着的山茶樹下，有一個縞衣的神女虔坐着，首漫賞着蔚藍的蒼天，全神寄與枝頭的鳥語；一任她那烏滑的長，披散在草褥上。黃昏的艷霞，正閃映着她婀娜的臉兒，無限軟

！

康特不敢稍動，他想一動便把這位天使驚飛了，那時可不追……她徐徐地轉過來，跟着一隻歸鳥的飛影。她漫漫地到一個生人在她後頭……高偉的身相。他們的眼睛相遇處，她滿臉紅，忙把頭兒垂下；他呢，心裏默默地嘆道：「如果他們親自能看這樣一個美麗，他們定會停止一切讚美她的歌聲。她的天姿，原不人間的歌詞能配頌揚的呵！……我也心足了……只此一見……真不值得。讓太子的尊榮，在她一瞬慈柔的盼顧中，永遠消逝罷……」

驚奇和喜悅在她的心湖裏顛簸着。……許久……她漫漫地起來，敬畏地，莊嚴地走到康特跟前跪下——一時微風吹下片片白瓣。微顫裏，她好像感着什麼的，舉頭向康特道：「我的神！我主！你能從湖宮降臨到這兒，實在給我極高的驕傲！我被選做你的娘，也是我極大的欣幸。尊榮的雨神呵！我將盡我的心，求你歡悅一雙充滿美麗，聖潔青春的靈敏的眼睛，一時把康特整個的靈緊緊地吸住了！」

他莫明其妙的，伸出手來把她拖起身。他不動的撫着她，心中住地跳盪，也忘了自己是在一個什麼世界裏。

呆了半天，他才找出自己要說的話來：「可敬可愛的白山茶呵，別當我是一個有威有力的神，我不過一個以熱情愛你的人罷。是的，這個愛，比一切天上地下的能力還要強！告訴我，你樂意跟隨我，我的新娘麼？」

她聲裏含着歡欣的情韻道：「是的，我願意跟你去，雖然我以對於扔到湖水裏去有點害怕，但現在也不以為意了，因我知道有你那裏。母親也常為我說關於你的事情，她說要是我肯愛你，你愛我

「會賜雨水給一切的人的。……但是，她從沒有說過你會到這兒來的。然而都一樣，我愛你，全心的，誠意的。」

他不由自主地擁抱着她。——他忽然想起他少年時也曾傷殘過一隻美麗的蝴蝶，他慚愧自己的殘忍。他於是鬆了手，覺得他不應該擁抱她。——再看她那種馴良純潔而纖弱的神態，彷彿又像他從前向他求救的小鹿，一般可憐可愛；他於是英勇地跪倒在她的足前，頻頻親吻她的衣邊，求她饒他以前一切的罪惡與殘暴。

鏗鏗的銀鐘從花間傳來。他才醒悟到這不是他可以久戀的園地。他急急地跳上一棵樹上再從那兒跳上牆頂，回頭向白山茶道：「預備當事情辦妥之時，我再來帶你去。對於我今天到這裡的事，暫且守秘密，別告訴任何一個人。」說罷，他跳出園外去了。

慈愛的母親向她迎面而來。可憐的母親，此時憂傷滿懷，雖然山茶春容臙腕，也不能安慰她。她忍淚隱憂地向自己的女兒道：「親愛的，來，我告訴你一件要緊的事情。祭司剛走，他是來勸你父親送你到千柱廟去等候雨神選擇去的。城中一切美貌的女孩都要去……女兒呵！這完全是天數，我們是不能躲避的。你知道，要是你被選的話，你給你的父母以多少光榮，你給衆人以多少幸福！女兒呵！要怕，這是國家的榮耀呢！你知道……你出世那天晚上已被定的了……這一去……」可憐的婦人，心淚只得向內流，生怕自己哭了，會怕自己的女兒；而且一個母親捨不得獻上自己的女兒，雨神也不會納。

「可愛的母親！你不要難過。我將樂意順從你的命令，和祭司的命令。」

「唉！這才是乖巧的女兒……」母親緊緊地抱她到自己的懷裡；

聲音破碎了，再不能說些什麼。

城中的美麗的女兒都坐在有帘幕的轎，被抬到千柱廟去了。個個都穿著頂美的衣服，輪流地去坐在石壇的一個座位上，讓房頂處，漏出太陽的光線來曬她的臉兒；旁邊有一位鼓手，慢慢地打；壇上的祭司誠敬地在記錄着鼓聲的次數，一直到有雲彩遮蔽臉兒為止。如果那個女兒，被陽光曬得最長時間，而沒有雲彩遮蔽她的臉兒的，那就是雨所選下的新娘，她便要被扔到聖湖去。

結果誠然是白山茶被選上。她暫時先回家，過五天後才行獻禮。這件事情一時傳遍了全島，衆人都快樂，等候天快下雨。白山茶的父母，暗暗地難過。

康特聽聞了這個消息……他誓願要和雨神爭戰。他秘密用法。

五天好容易過了，第六天是舉行聖禮之期。

日脚到了，康特爬過了白山茶家的園牆，剛巧遇見她一個人站在久涸的泉邊，像等候誰似的。

「我的王！我的主！感謝你給我的榮耀。你在衆女中選我出來。明天黎明時分，我將到你的水宮來見你了。」白山茶已拉着康特的手。

「我……我想改換別個法子來接你去：明早天未亮時，別的女兒來給你打扮。她們會給你穿上潔白的結婚禮服，然後送你到花轎去。任你一個人在那兒靜候祭司們來抬你到湖邊。但是，你記住：當她走了，祭司未到以前，你要靜靜地離開花轎，走到園中這兒來，我在那山茶樹下等候你，帶你去。別忘呵，不要讓一個人看見你。」



她很驚訝但仍然很服從道：「好罷，我將依你所說的做去。」

天還未亮。空中浮着一層薄霧。伊沙城內外，都被人堆充塞着；他們預備參臨快要舉行的典禮。

在雜亂的人叢中，沒有人注意到有兩個漆黑的人影在他們中間穿，出了城，向郊野去。

「來罷。親愛的！我們要趕快一點，在太陽未出以前，我們要趕山的那邊。」

「是到你的國去麼？」她問

「是！是到我的國去——到我的宮殿去。」他答。

……………她忽然止步，好像有力把她拉住似的。

「走罷，親愛的，還有幾步路的工夫快到了。我的勇士們已在那等候，轎子也預備好了。我的國人，將以歡迎王后禮來歡迎你。」

「我不是累——不過，不過我聽見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是呵，在叫着。」

「叫你的名字麼？是我不停地在心裡叫着，愛你。」

「不！這聲音不是爲着愛，是爲着責罰。」

「沒有的事，你乏了——讓我來背你走罷。」

「不——」她推開他的手「那聲音還叫着。它叫着『白山茶！你到那兒去？你離開了伊沙，你逃避了你的本份！』——是呵，它把我的心都叫破了……」

他使勁地把她拖走幾步：她忽然又停止，全身發抖，流出淚來說道：「我實在不能再走了，那聲音刀似的刺着我！」

他睜大眼睛望着她，想不出話來說，也掉不出淚來，他的心跳……

「告訴我罷，你是不是雨神？大聲地告訴我，讓我心裏的聲音以停止。」她跪在地下。

「我是一個帶你到快樂國度去的人。光明的太陽下，我也有我自己的國土；晶瑩的銀月裏，我的宮殿也閃耀着。我是錫麻城的王子特，是一個以超過愛情的愛來愛你的人，你將爲我的王后，我的一……」

「呵！你不是雨神！！」失望整個地占據了她。

「我不是雨神，我是雨神的仇敵。我不能讓他們把你到陰死的底去，我要救你，我要給你自由，給你生命。」

那一剎那間，美麗忽然離了她，她變得蒼白，憔悴。她顫顫地了一口氣，跟着嘆道：「但——是我的父母呵！他們要受絕大的刑罰我逃走了，他們會……」

他走前去抱起她，熱烈地親吻她，低聲說：「白山茶，我靈魂救星！你怎能離開我？我怎能讓你向死的路走，當生命還在我手中

「我……誠心地愛你。是的，我用我每一度心跳來愛你……然而着衆人和父母，我不離開這條死亡的路。愛呵！永遠是偉大的！也痛苦的……康特！讓我去罷。我一切的愛，都全給你了；留給雨神只有服從罷！親愛的，我要去，不然太晚了！」她脫身就走。

他空空地望着她走，他想起來追她，但像蟲一般，爬不起身來。

他回頭望過山的那邊！喜出望外地站起來走前呼叫道：「白山茶！白山茶！回來呵！我的勇士全來了！回來呵！」

她沒有顧及，只管往前跑。向綠湖隱約處的羣衆黑影跑，她到

的使命感去。

又是別個美麗的清晨了。聖湖旁邊來了一個少年。他像陣亡遺落的英雄，憂鬱裏藏着無畏與沉毅。他雄站在湖濱，浴在朝陽的鮮爽，握他的銀劍，向長空祝禱着：「白山茶呵！你睡了麼？安享你永久和平罷。一切的神都難爲我，他們把生人的樂趣，永遠從我心中奪去。唯獨死神，待我比較和平些，他在呼叫着我，他允准我隨着我的心，到陰森的海國來。待見罷，我來了！」

劍芒輝閃處，錫麻城的太子康特已葬身在綠軟軟的湖波上，湖水這個勇士的血渲染遍——凌空突然興起層層的黑雲，山茶島破滂訕大雨箭飛射着……

我哭醒了自己之時，是在深夏的薄暮裏。我在——不是在碧綠的草上——院子裡一張藤椅上。夜來香正放着苞，吐出堪憐的清馨，涼涼地沁進我心裡，安慰我的夢情。我手裏還拿着一本英文雜誌，開的那一頁正寫着：“The Bride of the Sacred Well—By Emma Lindsay Squier,”

一八，一，十五，燕園。

## 梨洲文論

郭紹虞

『孟子既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

『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

這是鄭梁南雷文案序中的話。他說黃梨洲合文與道而爲一，他兼濂洛韓歐所不能兼，確能道着要點，並非溢美，更不是貢諛師。我們只須看黎州論文的主張，便可知道他的文章所以有文道合一的向。他於陳葵獻偶刻時文序中申明文以載道之旨，錢配軒七十中謂古文非詞章所得專，明文案序下又謂文章正宗重在道，道未文不當變。這種文道合一的主張觸處皆是，亦何怪其作風有文道合一的傾向呢！

不過他所謂道，又無明末狂禪習氣，重典實而不尚空疎。這本清初學者共同的趨勢，而他應用這種觀念以論文，遂力懲游談無根襲陳言之弊：明文案序下謂王李興而學術空疎，高元發三藁類存序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李杲堂文鈔序又言學衰文亦衰。所以他的論文主張實是道藝合一而更須濟之以學力。壽李堂五十序謂文必有深湛之思，貫穿之學始可傳世，明文案序下謂文

不至以學力爲淺深。這又不是文與學合一的主張嗎？

我們都知道「桐城派」的論文，是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合一的主張，而不知道這些意思在梨洲文論中早已說過，不過旗幟猶不甚鮮明了。所以我覺得鄭梁所稱的「文道合一」之言猶有補充說明的必要。

洲留別海昌同學序一文中說得極明白：——

『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已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織兒細士不見長短，……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他希望裂之爲四者復之而爲一。後來清儒或主宋學，或主漢學，理考據，門戶角立，實不是清初大師的意思。桐城派欲籠蓋一代思，遂標舉義理考據詞章合一的主張而不知此意已早自梨洲發之。

這是梨洲論文的根本觀念，明白這點，然後於其餘枝葉，可以推得之，可以一以貫之。

## 中國的戀愛詩歌

田 聰

戀愛詩歌的最簡單的說明，就是「男女相悅之辭。」但在中國，一般文人與平民所描寫的，前者多是偏重詞藻的香艷詩歌，後者多偏重肉感的性慾詩歌。至于真正偏重愛情的戀愛詩歌，却是分量少；並且因為差不多都是多少帶有其他兩種的色彩，所以很難嚴格地分別出來。這真不能不說是中國戀愛詩歌的厄運了！

男女之相悅——用歐化的話說就是兩性的愛，在人類的感情中來佔着極重要的位置。是一切詩的靈魂，是詩人所憑藉的寶庫。然則中國人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却都是「舍正路而弗由」。在平民一方面，因為禮教壓迫的反動，而且沒有人提高他們對於性愛的合理的觀念，所以以為男女之相悅全在肉感，因而把性慾詩歌代替了戀愛詩歌。在知識階級的貴族文人一方面，雖然是中國式舊式的文人，到底也有些文人的氣息，想把兩性的愛情藉文字抒寫出來；但是既為「文人」，便不得不努力地想免去「無行」的惡德；這樣，一方面要寫，一方面不敢寫，兩邊一擠，便自然擠到一條邪路上去，就是以美麗的文字來發洩他的不敢明說的最高理想。所以這一類詩所描寫的都是神仙似的極美的美人，而且還是貴族的美人。這便是以香艷詩歌代替了愛戀詩歌。這兩種詩歌在中國社會的上下兩層有極大的勢力，真正的戀愛詩歌那得不少呢！所以，廣義的中國戀愛詩歌可以說都是變態的。

試看最初一部近似——或說中國人竟認為是——戀愛詩歌的集子，玉臺新詠，牠的內容怎樣呢？詩裡所詠的人，都是「細腰纖手」，

會「彭瑟吹簫」；梳的髻兒是「墮馬」「鳴蟬」，戴的首飾是「金」「寶樹」。（而且不只於是「嫦娥歛爽」，還有「嶺上仙童。」）這些怎樣的人呢？都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這些人又是做甚麼呢？都是在「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這當然是以香艷詩為標準的，然而裏面也有些真正的戀愛詩歌。他竟把戀愛詩歌當作絕詩歌了。至於彤管香奩之流，也都和這一類。

現代的人，似乎總應當比古人更明白點，然而愛絲女士編的古戀的例言裡說：「熏香摘艷，頡頏搜華；均足盪氣銷魂，無謂誨淫造」「均采其絕艷麗動人者，不事濫取」，「本編所採，重在側」，她既說「重在側艷」，而裏面所選則以性慾詩歌為多，而書名則「古戀歌」；她簡直把詩香艷詩歌性慾詩歌和真正的戀愛詩歌三者界限都給混淆了。她不但把性慾詩歌當作了愛戀詩歌，而且較古之陵更進一步去承認香艷詩歌為戀愛詩歌。以戀愛為香艷，其結果不使戀愛詩歌增加一點香艷的色彩而已，又何況戀愛本也有些香艷的味呢？若以香艷為戀愛，則是根本的誤解了戀愛，香艷可絕不見得戀愛的意味呀。

袁枚說過：「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這真道着戀愛詩歌的精髓了。然而他說：「關雎艷詩也。」「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可惜他也是把艷詩歌與戀愛詩歌混為一談。不過他對於戀愛詩歌的見解，已顯然與眾不同了。

楊鴻烈：「野蠻人和禽獸只有性慾，沒有戀愛——許多人類學家澳洲和非洲調查土人的語言文字，許多都沒有相當於英文 Love 的個字——他們只知道行肉慾。」我以為這話很是，這就是講明了性慾

詩歌與戀愛詩歌之不同處。然而他又說：「當獸慾衝動的時候，論是西施或是嫫母，都是一樣的對待，並不揀擇美人或醜婦的，以性慾絕不是戀愛，」並引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的一段爲例。他舉「性慾」「不揀擇」，難道嫫客在窰子裏或變兵在民房裏「揀擇美或醜婦」便是戀愛麼？這又似乎並沒有把性慾詩歌與戀愛詩歌弄楚。

對於戀愛詩歌和性慾詩歌的分別講得比較最透澈的，除去前引先生的一部分話外，就我現在所知道的說，還有曹雪芹。

曹雪芹紅樓夢：「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上之好淫者，不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將天下之美女，供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爲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達。」他把「皮膚濫淫」趕出了「痴情」「意淫」的範圍以外，並把「悅容貌」歸到「皮膚濫淫」的範圍裏去；他已講明戀愛詩歌與性慾詩歌的分別了。

戀愛詩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除前引袁枚之說外，崔述也曾過。「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爲私，是以曲爲之解。不知情之所發，倫爲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者則爲貞，好色者則爲淫耳，非夫婦之情即爲淫也……知好色之義，遂以夫婦之情爲諱，並德亦不敢好，過矣。……不可謂夫之於不當爲之憂爲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爲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矣。」他說不好色纔是真情；由相互的憂樂而生的詩是合於五倫的是人類自然應有的。這就是真正的戀愛詩歌了。不過他只說「憂樂」只限于「夫婦」，又單單注重「夫之於婦」，未免是美中不足而已。



現在把上文的意思歸納起來，把性慾詩歌香艷詩歌和戀愛詩歌的  
指明，並且給中國的戀愛詩歌下一個粗略的假定。

中國的香艷詩歌，多半是文人的詩，雕詞績藻，所描寫的女性是  
美的美人。

中國的性慾詩歌，多半是平民的歌；雖情感較切，而所描寫的大  
部是以非常濃厚的肉慾色彩為中心。

中國的戀愛詩歌就是中國的男女相悅之辭。而這辭却不是偏重于  
愛，也不是以辭藻為對象；乃是把對於異性必不可解的或憂或樂的  
情，自然地真實地用韻文寫下來或用韻語唱出來的東西。

## 去年今日

劉廷芳

(一)

讚美的餘音

裊裊未絕

如潮的「阿們」

和門外泉聲

嗚咽相應

我舉起頭來

雙目直注在台前的兩座

緊簇的雙唇

滿斟濃醪的絳頰

如笑非笑

我看見你

一如去年今日

(二)

「人生終有離別」

說教者登台

無端的一聲霹靂

我回頭再看

座中都是生客

(三)

窗外的青山

彷彿懂我心事

輕輕地招我

我向外看

緋色的衣襟

在萬綠中展動

你從半山來

一如去年今日

(四)

「世界的快樂

是不久長的」

說教的又是一句

嶺東的白霧

「不告而來」  
忽把全山籠住  
我定睛再看  
窗外祇有烟雨

(五)

「精神的交通  
永無間斷」  
說教者最後的詔語  
領解愛美的神啊！  
我甘守破碎的心  
且夕受痛  
祇求在這般苦痛之中  
依舊雙眸不翳  
常常地看見  
一如去年今日

一九二二，七，廿八

廬山牯嶺

## 來歷不明的人

馬仰曹

落葉鋪滿了荒涼的道上，西風又是如此緊急，只有窮苦的人，才能忍受這樣的寒勁，縱橫的秋意，也只有異鄉的游魂，喚得起故園的鄉情，一個從來未曾嘗過天倫之樂的人，是連這點惆悵都不想有啊！那斑斑的晚霞，這漪漣的秋水，只是富人們的點綴，在貧苦孤獨的眼光裡，只是些血跡，是些淚波罷。這正是一個青年眼前的景物，其實他那已經刺傷了的靈魂和軀體，對於悲苦的哀感，好像快麻木了。他彳亍的走着，太空的黑幕慢慢地展開，他纔剛進到一座城裡。

第二天的清晨，這位青年尋到一個工廠，他很膽怯地進去，說要做工。裏面有個工人管理人，來問他寫好住址履歷，並且最要緊的是找着舖保沒有，青年很失望的怔了怔，說：『那些和做工有關係麼？我頂勤快做事就是了。』

『那不行，我們這裡不收來歷不明的人。』

『先生，我情願少拿工錢。』

『不行，不行，告訴過你不行，我們這裡是規規矩矩的，不能做漫漫胡胡的事。』

『先生，我再不做工，我要餓死了，我立刻會墮落的。我餓很的時候，就想要人家的東西，但是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我實在不甘心做這種的人，我要自己吃自己的飯。』

『誰不吃人家的飯，只有做官的人纔配說吃自己的飯，像你這樣想偷人家的東西的流氓，倒會這樣說，笑話了』

『做官的人纔吃我們老百姓的飯呢，沒有我們老百姓苦出來的米

『那裏來飯吃。先生，您答應那樁事情罷。』

『別說廢話，走，走，快走！我們這兒不許亂七八糟的人進來說』

『先生，可憐我罷，我實在沒有做過壞事，不要因為我穿得破，傷心我，不要我。』

『還不走，你這個叫化子，等我去拿棍子來。』

他拿棍子去了，青年很懊傷的逃了出來。呆呆的站在門口。他奇怪每個工廠都是這樣的口氣，都不收留他。他不明白那些到底有甚麼不了的，難道像他這樣可憐的窮人，連做苦力的刑罰都不想有，還活活的餓死不成？他覺得走到那裏，前面都有一個大黑影，真可怕

他離開了那座城，一步一步地望着一個市鎮裏去了。他越走越慢，是餓的很，終於沒有力氣望前再邁一步，就在路旁的樹下坐下，幻種種解脫他目前困苦的方法，他想去取農夫的麥餅，他想去摘樹上的果。他並沒想到那是不應當的，他覺得這是上帝的意旨，上帝看到他的苦況，特來拯救他的。他看見他的意志已經在動作了，但是他沒有站起來伸出手走一步，他覺得神又在說：『不許拿，要去，你要進罪惡之門了。』他徬徨了，正在這個時候，他聽見農夫牧童酬唱的歌聲。『走上去罷，前面到處都是生意，』田歌似乎對他這樣說。他打定主意，站了起來，脚步也似乎鬆了許多。

他趕到一個熱鬧的市鎮，正是家家晚餐的時候。他想去要一點飯，再想這是多麼可恥的事。望着—桌—桌的騰笑的人們，不覺流淚，自語：『你們歡樂的人啊！也曾想到在你們十步之內，有一個悲涼的人。』他發現衣襟濕透了，才想起不該在人前這樣的。

天是昏黑了，事情決定找不到。明天再說罷，今晚又得挨宵。

鎮上的人，九點鐘就都休息了。他就在人家的大門外躺下。他快快睡着，忘去一切的悲感。但是餓偏和他作對，他實在沒有法子自己麻木。他忽然想把他蘊蓄得很久很久的悲哀，盡量地洩露。他低的泣訴，他哭他的父母；他哭他所處的殘酷的人間；他哭他從小來的命運；他哭他前途的黑暗。他微弱的泣音，萬不會到屋子裡酣着的人們的耳膜裡，因為那是另一個世界，和他的世界隔得很遠呢。

夜風是這樣的吃緊，撩擾的秋聲又是這樣的動情，好像另一個涼的世界裏吹來的哀音，專求傷心人的同情。他覺得悲哀圍着他，着他，使他連哭泣的氣息都快沒有了，只是沙沙地抓着牆跟發洩他哀的情懷。人間現在和他更隔膜了。或者只有居高的上帝。遙遙地着他灑淚罷。

猛不防他的頭髮似乎被一件東西鉗住了，他負着痛稍稍睜開眼睛看見一個又高又大的黑影。他大叫一聲，嚇倒了。口上吐了無數沫，渾身都同沸水似的。

『走！』

聲音裡帶着歷史的威權。

『走啊！裝什麼瘋。』

『你到底是人是鬼。』青年顫聲的說。

對面的牆頭起了很脆的一響，是有力者的皮肉很迫急的落在無者的肉面上的單音。

『你這是什麼意思？』青年現在醒了許多，含着欲滴未滴的淚。

『問你半夜三更跑到這兒來是什麼意思，挖人家牆頭是什麼意思。』

『我並沒有，我是睡在這兒的，因為這裡我沒有住址，我是從遠找工做的。』

『不問你遠方也好，近方也好，有家也好，沒家也好，半夜裏在的牆根做工是不許的。』

『你沒有看見麼？我是好端端的躺在這兒的。我並不是你心裏想那種人。』

『走！你真的還不肯走麼？』又高又大的人又要打他了。

『走，叫我走到那裏去呢？走來走去，都是人家的地方。』

『自然到監裏去。』

『我犯了什麼罪？你們只會欺侮可憐人的人啊！盡本分也不要喪良心。』

寺牆上又起了個皮肉磨擦聲。

『難道冤枉你麼？再不走我拿鐵鏈鎖你。』

他的兩頰浮腫了。他覺得有千萬種的酸楚，層層刻在他的心頭，起了他的血潮，他忍不住在強者面前哭了。

『我不走，我決不走，我不能擔當我沒有做過的罪名。』

哨子的威權，吹來同樣的兩個人。

『這個竊賊，強橫得很，非好好辦他不可。』

棍子連連的落在背上，這對於窮苦的沒有勢力的人，是毫無關係的，並且這是文明的現象。強者終於把弱者牽着走了。

『在那兒也好，』他想『有地方住，有飯吃。啊！我為什麼有這種心頭？是我自己甘心墮落麼？上帝啊！我的枉苦一生洗不清了麼？』

三個月後，他又呼吸着廣漠的空間，這反使他茫然。『我到那裏去呢？』他家家賣工，沒有人要他。有人還當着他的面說：

『這是個賊竊。』

『他？面貌很和善安閒的，年紀也很輕，不大像。太自己不掛了。』

他聽了痛心到極點，椎胸低哭道：『我的面子完了，我再也不別人看起我，再也不能做我要做的事了。』他想給人家表白，一想個來歷不明的人，誰肯信任，反而遭人家的奚落，還是走開罷。

他走了五里路光景，看見有一所大房子，他停止了，等了半天屋裏纔走出一個女僕裝束的人來。

『老奶奶，我問聲這裏要用一個人不要？』

『走開些，叫化子，』

『老奶奶，我不是要飯的，我是想來做工的。』

『做工？瞧瞧你一副神氣，』她要進去了。

『老奶奶，如果我能在那裏做事，我一定很勤力的，並且我要您做，因為這樣您就是我的恩人。我並不希望主人多給工錢，或者會多我這樣的一個用人罷。』

『你肯白白幫我忙，』她不大信的樣子，

『一定的，我從不肯說假話。』

屋子裏來了個年約二十一二左右的女子，圍着白圍裙，模樣很小。

『何奶奶，什麼事情呀，』

『這個人要來做用人，求我在太太面前薦薦他，你想我那能爲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做保頭呢。』

『何奶奶這個人既然自己肯找事情做，決不會是懶惰的游散人，他的臉也不像個不正經的人。我是新來的，要不然我就替他說了，』



何奶奶，去罷！替人家想法子找飯吃，是一件頂好的好事，』  
幸運總算頭一次到他頭上來，他在這所大房子裏做了一個月的工。他的勤奮寡言不貪得，使人們不追究他的來歷。真的他幫那何奶奶的忙，又常常幫個瘦弱的女子做事。他兼了三人的事，差不多一天免做苦工，但他總不哼一個苦字，他覺得他很快樂，因為他能够做也自己應做的事。

一天早晨，主婦和幾個心腹的用人，都拜佛去了，只剩了他們，他到河裡汲水，她正在洗衣。

『金生哥，我想求你一樁事，行不行？其實你自己也忙得很。』

『說罷，我不忙。』

『我要出去，半天不能回來，請你替我把衣服晾一晾。』

『可以可以，你去好了。』

『你從來不曾回去過，家裏離得很遠吧？』

『遠得很呢，』他苦笑了。

當天的下午，屋裏充滿了嘈雜的人聲，好像出了什麼大事。事情主婦發現少去了五升白米，和一只金戒指。早晨還很慈悲口口觀世大菩薩的主婦，竟是物極必反，大大的發怒了。何奶奶帶譏帶刺的罵，什麼誰偷了自己承認，犯不着累別人；什麼我是有來歷的人。家的隱事正多着呢。她和主婦嘰嘰咕咕說了一大堆，一時屋子裏充了僕人，好像開審一件大不了的案子。人人都有異樣的臉色，那個子的，更是蒼白，主婦頭一個就問她道：

『萍華，從前你告訴我你是個還沒結婚的人，為什麼別人都不知道已經有過一個孩子呢？你並沒有告我們你有丈夫的啊？你會什麼瞞我，你以為做壞事是瞞得過人的麼？要知道，我的門不收這種沒臉

的人。』

萍華低着頭紅些臉不響。

『偷去的東西都快拿出來，』主婦嚴厲的說。

『我並沒有偷。』萍華流淚了。

『看你這窮樣。誰相信你不会偷東西。』

『太太，世界上外表裝得體面的人，做的壞事更多呢。』

『再壞也懷不了養私生子。』

『太太我實在沒有偷你的東西。』

『什麼？你想賴，問你養私生子賴不賴？』

何媽笑了

『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現在不必牽連着那個罷。』

『那正是一件事情，一個最下殘的女人做得出的事情。』

『太太，這是什麼話，我也是一個人。我不過替你做工。』

『人？沒臉的人算不了人。』

『太太，我可以發誓的，我實在沒有。』

『你再不交出來，我要把你的醜事公佈給全鎮的人。』

『你有什麼憑據。』

『一個被丈夫趕出來的女子，什麼事都會做。』

『太太，一個賢良柔順的女人，丈夫怎麼會不要呢，』何媽說。

『你知道麼？一個犯奸淫的年青女人，是要給人家吊起來打的。』

『太太什麼是奸淫。』萍華發怒了。

『還有臉皮來問我。』

『你已經會這樣說人家，就可以問你。』

『你問問你自己罷。』

『是不是一個女子因為體貼男人的困苦，就草率的成了親，後來變了心……本來結婚不是別人的事，正不必在人面前耍一套戲。』

『哼不用大紅轎子去接，什麼能算結婚呢。』會說這種話，可知你什麼樣人了。不招出來。去把巡捕叫來。』

『什麼你們只會欺侮窮人，是不是因為他沒有勢力和你作對，現就替代窮人來說話罷。』青年再也忍不住了

『你是什麼東西？敢這樣放肆。』

『我是個人。我人和你人來說話。你對無論誰欺侮，別人都是可以舌的。』

『原來你是來幫她的忙，你面子還不够體面呢。』

『你以為人家比你少了幾個錢，就可以給你誣害麼？你是個體面人，這種行為體面麼？老實說，我們要比你們光明些，干淨些，門的錢是自己刻苦出來的，不像你們做人家的乾兒子乾女婿做來。』

『給我滾出去，立刻給我滾出去。』主婦勃然大怒。

『你手裏還有一本金網經呢。做不得的，罪過的，』太太。青年冷了。

『難道我的家，還要你來做主不成。快滾出去。』

『話沒有說完，我是不出去的。』

『你不出去？老劉，給我打走。』

『你敢，老劉，你做過什麼事情，你自己知道麼？』

『什麼？你倒說起我來了。』老劉進上一步要動手足了。

『假使你覺得打了我，並沒有什麼慚愧，那就請你動手罷。』

『難道我要來怕你這樣的一個人，打不得你麼？就打給你看。』  
『是的我覺得一個連良心都丟去了的人，應該叫他痛一痛。』  
『罷！』

『太太，他竟敢在你面前打你的用人。』何媽有點極了。

『老劉，去把巡捕叫來。』

『你們有錢的人，就只會拿巡警來恫嚇人。』

『老劉，去啊。』

『不許去』

大家都有點攝伏了，好像有一種凜然的威風。

『這兩個人，一定有點關係，怪不得。』主婦輕輕和何媽說。

『關係自然是有的，他們都是來歷不明的人啊。我常常看見萍一碗一碗的把米偷出去，要不然私生子怎麼養得大呢。』

『私生子還活着？怪不得我出去的時候，她總不在家，老劉常告訴我過的。』

『不是米是飯，我省了些自己吃的一份去喂他的。』

『所以米也這樣偷出去了。』主婦冷笑着說。

『所以金戒指也這樣偷出去了。』何媽得意地說。

那個青年想不到她那可憐的兒子，還在人間。那個母親爲了母的責任，含悲忍苦，苟延殘生，或者爲了愛子的心，已經做了椿自不願做的事罷。他腦子裏閃着一線光芒。

『太太那個戒指是我拿的。』他傲然的說了。

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注視他。

『是你偷的，還是你們偷的？』

『是我一個人拿去的。』

『也奇怪，你怎麼偷得去我臥房裏的東西？只有何媽是近我的。』  
何媽有點不安了。

『交出來還我，免得叫你去坐監。』

『我沒有，我已經當了。』

『原來你是個竊賊。』

『我並沒有偷，我是拿去的，拿去的也不是你的東西。』

『哼，多麼好聽的名辭。』

『我拿的是天下人共有的東西。我們終年苦到頭，沒有好的吃，  
釣穿，你們天天賭博游玩。是應該的麼？』

『這真豈有此理，你自己命窮，應該餓死。我們的錢，是做官做  
的。』

『是的，做官做來的，望人民的口袋裏偷來的，奪來的，望我們  
口袋裏偷來的，奪來的。』

『不是我們要他們的錢，是人家自己來孝敬我們的。』

『是的，是他們賄賂你們的，因為你們喜歡任意誣賴人家。人家  
錢來救命的。現在明白了麼？明白你們自己的來歷了麼。我的話已  
說完了。你要怎樣，就怎樣辦好了。』

『就請你坐監，老劉，去把巡警叫來。』

『太太，我現在真的可以去麼？』

『可以去，怕什麼，拍那麼一個窮鬼。』

老劉笑嘻嘻地出去，和何媽瞟了一眼。

現在巡警來了，主婦說：這個已經承認了，那個女人生過私生子，  
是她偷的，偷去喂兒子了。兩個人是同謀，並且有關係。巡警當着  
們指那個青年說：

『他是個慣賊。』

『那更好了』何媽促着主婦上樓去。

萍華哭着說：

『金生哥，一時的錯誤，決不能說那人是完完全全壞的。每人有錯處。沒有錢的人，就多使人家疑心就是了。我不信許多人說話。』

『我早就不明白我們活着的，是什麼地方。』

『是到處是非顛倒的，我不承認你承認的罪名。』

『我要永遠這樣承認下去。』

『那沒你的面子不是永遠救不回來了麼？』

『面子，我們窮苦的人，是講不到面子的，我們已經替人家擔够了罪過，替人家損害了自己的名譽。』

萍華很刺心的哭了。

『別哭，拿我的東西去當了，不要再在這個凌辱的地方。去，好好的照顧那個可憐的嬰兒。他是無罪的，不要使他將來沒有歸宿，苦連顛的到處流落，我決永遠這樣承認下去的，別怕。』

『我不是怕，我是可憐你，可憐我自己。你教我不要在這一個地方走來走去，都是一樣的，我怎樣掙扎，都不行啊』

『你可憐我，世界上只有你對我說這個字，我願意報答你，我願意替你受罪。』

『替我受罪，我？……』

『橫豎我不承認，你就要擔這個惡名。』

『走，走，現在一切都明白了，都走。』巡警過來很有把握的說。

『她爲什麼要走，一切都是我做的。』

『你們有雙層罪惡，知道麼？謀財通……』

『不，不，那個我不能承認，殺死我也不承認』

『我一件都不承認。』萍萍決然的說了。

青年看萍萍華很決毅的站着，有些恍然了。一回縐起眉頭來，但刻又恢復了本來沉毅的神色。

『不管你們怎樣說，現在就要你們走，』

『豈有此理，你怎麼能免免強強的冤枉人家。』青年打巡警了。

巡警打他十幾拳。身上都青腫了。

『我不能走，我的孩子要餓死的，他多麼可憐。』萍華釘着他的處流淚幽幽的說。

『餓死就餓死，餓死一個人算得什麼。』

『他還很小，他會給野狗咬死的。』

青年的毅力已經被鐵鏈鎖住了，他只冷冷的說：

『唉，萍華，我們走到那裏都是地獄，何必再走呢，世間再也不明白我們的，那個孩子的悲哀將來儘多着呢。』

『走，走，不准犯人和犯人說話』

萍華現在沉寂了。她看見他自己在森林裡，四面都是猛獸，她越望前去，光境越是瘴惡。

『是的，我們走到那裏都是地獄，並且越走越深了，去罷，去罷，我們不必反抗了。等到懂我們的人，來替我們流淚罷』

萍華的刑期，只有青年的一半，六個月就出來了。她那孩子，已不知到那裏去了。有一天監裡躺着一個病很的人。旁邊來了一個唯一的同情人。

『金生哥，瞑目罷，我完全明白你這個人了。』他披着一串一串淚珠，連最後的一句安慰的話，都不曾聽到。

一年之後，世界依舊那樣的灰沉，落葉還是那樣的多。只有他已經鑲了三個金牙了。鮮紅的晚霞，照着道旁一個簡陋的孤墓；墓上也多了一副孩童的骸骨；淚波似的秋水上，飄着一幅白圍裙，至浮沉，並沒有人理會。

## 阿 慙

朱賓文

誠然，我們的阿慙並不曾做過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或立過什驚天動地的勳績，何需我來多費筆墨！但是，魯迅先生不是有「阿正傳」，魯彥先生不是有「阿卓馱子」之作嗎？而阿Q與阿卓不又是庸夫俗子嗎？前例既有可援，那麼——「但文豪則可，在我輩却可的」！不過我轉念一想：阿慙的事蹟，據我看來，比之偉人名士，怕更有記載的價值，假如我不把它們保存下來，生怕年荒代遠，阿慙從此湮沒無聞，未免可惜，因此不揣謏陋，乃決定用我這管「記賬式的禿筆，爲之錄下，以備遺忘，至於「阿」字之後，而再加以「慙」字，的確太俗，真對不起優秀的讀者，然而事實是如此，難道我能空捏造，爲阿慙改名易姓嗎？末了我要謝謝阿慙的同鄉阿遜先生，他以口述供給我本文大部份的材料，沒有他，我這篇平鋪直敘的文章，直無從下筆，合應附帶聲明。



阿慈「誕生」的日子，現在已無從考證了，只知他第一次與世相見，是在中國東南部的一個小鄉村，入世時，他的父母除了賜給他那「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造就的機會以外，似乎於他並沒什麼特別恩惠，三歲時就喪了父親，十歲時慈愛的母親又撇下他去合他的父親作伴了，於是他世界上一個畸零的孤兒，更流落爲人放羊牧牛，以維持他的生活，這樣過了十幾年，在他的二十五歲上，有一天不知他爲了什麼事情，拋下他的職務的時候，他所看管的牛羊，闖入了村中第一富豪林大頭的田園裏，林大頭聲說要敲碎他的骨頭！他嚇得魂不附體，飛快逃往十里多遠的城裏去。

這裏應補敘一句，我們的阿慈不知起於何時，和「X你媽的！」發生了如膠似漆的密切關係，每日少不了要和它接吻過數十回，據老實人張厚唇的統計，平均每日爲五十九回，這個數目該是靠得住，因爲張厚唇從未聞撒過一回謊的。

在人地生疏的城裏，居然給我們的阿慈找得個當傭僕的職務，他的主人是全城嚇嚇有名的丁老板，不知阿慈是否受着目下流行的「男女自由平等」「男女社交公開」這些新思潮新學說的影響，對於中國數千年積襲下來的「男女之大防」，頗具有推翻的銳氣，譬如夏季天氣炎熱的時候，他往往就井邊，正當在那裏洗衣裳的女傭僕面前，赤着身穿着一條白麻短褲，就不管天翻地覆的提起小桶往井裡汲水，嘻嘻哈哈地淋得全身暢快而後已，那身體的下部，經水溼潤而後，布面都緊貼着皮肉，自然不甚雅觀，可是我們的阿慈不但毫不覺得羞澀，而且看他的樣子，全身像受電感一般的暢快，「其樂也融融」，若說他具有現代新人物的一副頭腦呢，却又未必，何以見之？譬如他在路上，看見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手臂互相拉攏着並肩而行的時候，他必做

出鄙夷不屑的樣子，向他們斜視了一眼，這種思想上的矛盾，恐怕阿憨自己也解釋不出來。

然而時乖運蹇的阿憨，有一次冷不防把一座「玉麒麟」從檯上倒在地下，破成粉碎，這座玉麒麟，據說是丁老板的祖上上京應試時中狀元欽賜的，傳為家寶，丁老板愛惜得如同生命一般，阿憨雖驚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他終認為應「自行告發」，才算是合乎做人的法，於是他走到主人跟前，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氣，開始抖顫着說『老……板……我……』

『什麼事情？快說吧！』丁老板莫明其妙的催着問道。

『我……今天……無意間……把你的那座……玉麒麟……打破……』阿憨終於說出口了。

『什麼？這可不絕了嗎!!!』丁老板急得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

『老板，這件事——』阿憨說還未完，丁老板就給他一掌。

丁老板怒氣冲冲地拍案大罵道：

『你這畜生！我那座玉麒麟是三代祖傳的，難道到我的手就給打破了不成！我那件東西是舉世不可復得的至寶，看你要怎樣對我？除非你把皇帝恢復，去中狀元纔來說！』丁老板給阿憨又一掌。

阿憨再哀求道：

『老板，我給你——』

『畜生！你別多說吧！無論如何，你要拿五千塊錢來賠，不然，非把你馬上送官懲辦不可！』

阿憨再三哀求道：

『老板，求你開恩吧，你叫我那兒去拿這麼多的錢呢？』

丁老板起初硬要阿慇賠償五千元，不然以「送官懲辦」相威嚇，阿慇始終說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後經旁人調解的結果：

- 一 阿慇應向主人磕三個響頭，作為賠禮。
- 二 阿慇本年中所應得的工資，一概取消。
- 三 阿慇應即革職。

從丁老板的原提案——五千元的賠償——方面着想，這條件可算十分的讓步了，而在阿慇還覺得是十二分的苛刻，然而丁老板畢竟未至於吃虧，反因而得了些便宜，因為那座玉麒麟原來並非真「玉」，據識貨的人估計，價錢頂多不過五塊錢，而阿慇被取消的一年工却多至五六十塊，不過凡事不可專從一方面着想，「欽賜」二字就值錢了，尤其是在這民國時代，惟其如此，丁老板還是耿耿於不能自己，據說整整的一晝一夜，飯也不吃，覺也不睡，比死了個老婆還要厲害！如果這個傳說是可靠的，那麼經濟學上的「希奇值論」後此又多一個助證了。

阿慇既被革職，沒有工作可做，而上帝生人，肚皮又非裝東西不，他到此時，着實有些擔憂了，幸而他想起他的同鄉阿狗，是在某店裏當轎夫的，他平時與阿狗的感情，雖疎若魚網，但在這時却不去和他「認親」了，他見了阿狗之後，阿狗也頗能體貼他，勸他在店裏當轎夫，阿慇本有一肩頭蠻力，所以對於這種粗氣大力的職倒頗能做得來，起初他雖然也應當背誦一些當轎夫底不二法門的口，吃苦了不少，然而不久也就漸漸熟習了，他的伙伴們既然都是個鴉片煙癮絕大的人，他和他們混在一起，久而久之，自然不能逃出子的「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的老規律了，所以到末後，他天掙來的錢，全沒剩下，而他的身體也就漸漸大不如前了。

後來阿慙犯了一場很劇烈的病，阿狗替他去請醫生來診視，醫生說，他的病很沉重，非極小心的看護，便有生命之憂，最好是住院，於是阿狗邀了阿猪把他抬到附近的醫院裏去。

他在醫院三個月久，出院時已前後判若兩人，原來這醫院是基督教會開設的，朝夕皆有禮拜，阿慙既在這種風氣之中，自然免不了受些耶穌教的色彩，雖然他的病已痊愈，可是身體尚十分衰弱，要去操抬轎生涯，自然無這種能力，於是院長給他找一個當聽差的位，阿慙不消說是樂於承受的。

上文已經說過，阿慙如今已前後判若兩人，有何證據呢？哼，極啦！第一，他這時鴉片煙癮全解除。第二，他從前最戀戀不捨的「你媽的！」，現在也不會和它接吻過了。第三，他在新主人家裡，時口裏所唱的，不復他從前嗜好的英台歌，而是『我讚美天父……』『我做基督兵丁……』這一類養心神詩了。第四，他現在居然也會幾個洋字了——他往往於忘形得意之餘，流露出『是叫雅士，非魯；來叫客姆，去叫果；蕃薯叫做破鐵刀』這種絕妙的詞句。他雖嘗進過什麼音樂專修學校，或領教過什麼國內大音樂家如蕭友梅的人，什麼叫做高音，什麼叫做低音，他一概不知道，可是他唱起來，不知是在哭是在讀，則又別具風格，自成一家了。他在主人裡，既是口不輟地唱，有時連在外面行走，也不知不覺地叫唱起了！因此之故，一般人便說他到底有些慙氣，然而我們的阿慙却毫以為意。他對於禱告一層，又別具一番新見解。照耶教的慣例，禱時兩目應當緊閉，以表虔誠，但是我們阿慙的兩只眼睛，則時而開而閉，似乎不拘拘於外表的儀式，這在死氣沈沈的中國教會界，不

算是一番大革命！

然而阿慇却自信他的禱告是十分效驗的，有一年的春天，接連下了三天三夜的淫雨，城中大水汎濫，房屋崩倒的不計其數，時有壓斃人命專聞，主人家的孩子們，羣到阿慇的臥房，硬要阿慇求上帝——孩子最喜歡聽他的禱告——使淫雨速止，他原先不依，後來經不起他們的鬧，便呢呢喃喃的不知嘴裏唸些什麼，阿慇真「廣化神通」！果然，二天一早，雲開氣散，雨已停止了，漸漸由雲間有日影射出來，大夥歡天喜地異口同聲的歸功於開化寺內唸經求佛的和尚，只有阿慇堅持說是他禱告的功效，而孩子們也盡力替他辯護，說這是千真萬確，他們親目看過，決不會錯的，於是雨晴的原因，遂成立了兩大傳說：一個傳說是天公聽了和尚的唸咒；另一個傳說是上帝聽了阿慇的禱告，衆口紛紜，莫衷一是，直待一月後，阿慇憑禱告之方，治好了知事之後，第二個傳說纔佔優勝。

自此以往，阿慇的聲譽便漸漸播滿了全城，凡有疾病，便惟阿慇請，其中除病已入膏肓無可救藥者外，他的禱告總算是十發九中，然而誰會料到有以下的事件發生，使阿慇一敗塗地啊！

事情是這麼樣的：當黃大財主的二太太氣息奄奄臥病在床的時候，什麼主意都給打算過了——請城中最有名的醫生鄭大夫看過了病，城隍廟裏的大佛問過了神，請開化寺內的和尚唸過了咒——可是她病一點都沒有起色，黃大財主爲此終日只是愁眉不展，顏容憔悴得很，眼睛也深陷下去，據對本地風光有興趣的人估量，這半個月內足減輕了二十磅，可見精神與肉體是有連帶底關係的，準此以觀，末哲學上「精神自精神，物質自物質」的二元論，從此又多一個例了。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黃大財主正在束手乏術之中，忽然想出一個主意：請阿愁來禱告試試看，於是他立刻叫僕人老富去僱轎請愁來，阿愁看見老富進來，打個招呼道：

『你要找誰？』

『你們這……這裏有個名叫……叫做阿愁的嗎？』老富是個口若。

阿愁沈吟了半響，纔含羞帶笑說：

『小的就是啦』

『哈哈！原來愁哥就……就是你嗎？我……我真是有眼不……不識泰山呀』

『有何貴幹？』

『不知愁哥此刻有……有閒空沒有？』

『你有什麼事情，儘管照直說，不要婉婉轉轉，兜個大圈子，是有需用我的地方，就是半夜三更，也應當盡力去做，還說什麼閒不開空！』

老富才照直說：

『我家主人叫……叫我來請你，他有一樁事情要……要和你商量』

『你家主人是誰？』

『就是打鐵巷的……的黃大財主哪』

『原來是他嗎？好，立刻就去』

『那末咱們一……一塊兒去』

阿愁跨出門外，老富請他上轎，他雖極力推却，無奈老富總說：『這是……是禮所當然，』所以他也不便過於違拗，終於上了轎，他在轎裡只是想：「人生於世，有時固應抬人，有時也應被人抬，」

合理」，不久便到地了，黃大財主本身出來迎接，很客氣地向他恭敬行了一個禮；然後領他到屋裏面去，阿慙看過病人以後說『這易，讓我慢慢地來替她禱告一下，只消幾分鐘的工夫，二太太的病能好了』說完跪在地下，靠近病榻，口裏嘰哩咕嚕地不知唸些什麼，樣繼續着總有二十分鐘，不知阿慙近來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這可就不靈驗了！二太太的病不但毫無轉機，反而漸趨惡化，再過幾鐘便「嗚呼哀哉」了！黃大財主哭得死去活來，而阿阿慙挨了一頓罵之後，才無精打采地步回主人家去。

自從出了這件事以後，阿慙的聲譽便一落千丈了，平時一般「恭如也以敬之」的人，到這時便又咸以「瘋慙氣」視之了，就連阿慙平視為最卑鄙不足道的剃頭匠王虎——名雖威風，實則胆小如鼠——在居然也敢對他無禮起來了！有一次他給阿慙剃頭，故意在後部留一形如「仙桃」的髮叢，使阿慙照鏡時，亦無由瞧見，阿慙果然上王虎的當！當他優遊自在地在街上行走時，凡認識他的人都嘲笑他：『噲！阿慙，你又交了大運，怎麼連神仙也降在你的頭上來了！』認識他的人，也都指着他哈哈大笑道：『你瞧！那個人好不有趣！弄得阿慙莫名其妙，連忙舉手在頭上摸一摸，才曉得是落了王虎的套！他登時怒火直沖地跑向王虎的店裡，要和他拚個你死我活！可他一壁走，一壁想道：「算了吧！講道先生不是說忍受的人有福氣嗎？耶蘇一生不是處處遭人侮辱的嗎？」及到王虎店裏，早已心平氣和也不和他計較什麼，只要他立刻把留下的「仙桃」剃去，這樣就算罷事了，此事若不幸發生在他還不知有什麼耶蘇上帝的時候，今天的王虎不知要怎樣叫「媽媽」了！

不過後來王虎越發肆無忌憚，着實有些使人難堪，阿憨才和他白了幾句：

『你這種剃頭匠乃下賤中之最下賤者，看你還會有翻身的日子？簡直不能算人哪！』

『黃大財主當初不是由剃頭匠出身的嗎？像你這種瘋憨氣的人才真是不能算人哪！』

『我阿憨雖有些憨氣，但決不至於幹過什麼下等的勾當！』

『憨話！人家安安逸逸坐在轎上，你給辛辛苦苦抬在肩頭，這作人牛馬的勾當，我王虎簡直幹不來！』

兩人你一嘴我一舌，爭辯得十分起勁，比起什麼「雄辯大會」來得劇烈，惟而未至於動手，殆即所謂「君子」歟！

阿憨爲人，誠實可靠，但中國有句名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阿憨分明不是「聖賢」，自然不能例外，原因阿憨的主人與吳老先生的交情，平素頗篤，兩家亦時以禮物相往來，有一次阿憨的主人差他送了些東西要給吳老先生，那時候正當龍眼樹結實成熟時期，阿憨道經一所屬吳老先生的龍眼樹宅，宅內龍眼樹伸出來的枝子上面滿掛着一串串成熟的龍眼，距地不遠，阿憨瞧見了，根據「上帝物，是要給人利用的，否則還有何用意！那末我就來利用它一下」大道理，便一手攀住樹枝，摘下一大串，他剛轉身欲走，牆上樹枝忽露出一個面目猙獰得怪難看的腦袋來，聲音如雷地喊道：『捉賊啣捉賊啣！』阿憨出其不防，吃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登時如機械作用，呆立不動，這位威風凜凜的大人物，原來是五里以內的人民無不驚怕的流氓「龍眼永」——人們都這樣叫他，爲的是他在平時沒有什麼職業，只會糟蹋人，打罵人，惟在每年的七八月間，龍眼成熟的時



才有固定的職業，他給人看守龍眼十分的當心，誰也不敢輕易嘗他甜，否則別怪他的拳頭是無情的，阿慙這一回真是自尋死路了！龍眼永從牆上一躍而下，急忙跑過去，一手揪住阿慙，先之餉以「你媽」，繼之飽以老拳，這可算是阿慙有生以來未有的奇辱大恥！龍眼永還不完，拉住他喝道：「跟我來！」阿慙只得唯龍眼永之命是依龍眼永的意思，是要拉他到吳老先生的家裡報功請賞，路徑先經過縣署，阿慙沿途揣度着：「不是要拿我去見官嗎？」倒有些忐忑不安，幸而出其所料，及至吳老先生家的門口，阿慙始恍然大悟：「可就是要拿我來見吳老先生嗎？」龍眼永一進門，便大嚷特嚷起來：「是到偷龍眼的賊來了！」吳老先生立刻跑了出來，阿慙便將手中的耳，遞給他道：

『這是我主人要送給先生的』

龍眼永看了，瞠目啞口，接着蒙吳老先生申斥了一番：

『阿永，你怎會這樣的不識人！趕快給慙哥賠個禮吧！』

龍眼永聽了，如爐火驟遇冷水，滿腔熱望頓時降至零度，面色如然亦只得向阿慙賠個禮，阿慙也連忙以「對不住」回答他。

此事雖不曾給旁人知道，但龍眼永為欲使他的防範嚴密遐邇週知，便把它到處宣揚，漸漸達到了阿慙的主人的耳朵裡，可巧主家裡發生了一失竊案，主人依着直覺的觀察，便斷定這是阿慙作祟，然而阿慙無論如何，總不能承認，於是主人便只好請他去嘗一嘗牢的滋味了。

阿慙坐過了四個月的監牢，出來時頭髮已變成灰白，面上也已經着皺紋了，他現在要找工作，委實不大容易：既沒有被丁老板革職那時候的能力再去當轎夫；還誰要僱他當聽差？他的信用，在衆人

的眼光中，已喪失無遺；要做叫化子去向人乞哀求憐嗎？他又沒樣的勇氣而徒啓王虎的譏諷，此外他想更沒有別的路可走，要活上，阿愁又非神仙，難道肚子可以不顧問嗎？他這樣的進退維谷莫決，最後纔想出了一個直捷了當的辦法……

此後便無人復看見阿愁的踪跡了，也許從此天地間減少了一們的阿愁吧！

## 譯 屑

李安宅

### III 小詩

而且那個倒過來的碗他們叫作天，  
我們生和死都匍匐在牠下面的牢關，  
不要舉起你的手向牠去求救——因為牠  
也同樣無能地運行着，如同你，我，和人寰。

— 三 —

怎麼，設若靈魂能把塵土擲在一邊  
而且赤裸裸地跨上雲端，  
那不是丟人——那於他不是丟人  
有着殘缺地躺在泥土裡的屍身？

三

我命我底靈魂穿過冥冥之鄉，  
去辨那個來生的某種字樣；  
漸漸地，漸漸地，我底靈魂返轉來，  
而且回答說，我自己就是地獄和天堂！

## 四

有些人謳謔現世的光榮；  
有些人讚嘆先知所說的未來的樂園；  
啊，取起現錢，不要賒欠，  
更不要聽那鼓聲在遠。

## 五

天堂是『欲望』滿足了的『幻象，』  
地獄是火中『靈魂』的陰影照在『黑暗』上，  
從那裡我們方才出來不久  
更要走進那裏而死亡。

## 六

地獄的恐嚇，樂園的希望！  
最少倒有一事準確——此生是要飛去；  
一事準確，其餘都是撒謊：  
開過一次的花，永遠就要死去。

## 七

不奇怪嗎？無數的人中  
其先我們穿過『黑暗』之門的，  
沒有回來告訴我們道路的人，  
爲着發現牠，我們自己也得動身。

## 八

希望來個帶着翅膀的天使  
捉住這個尚未展開的運命單，  
而使嚴厲的錄事另注新冊，  
或竟抹去舊卷，在不太晚以前！

## 九

興愛呀！設若你我和他能够協謀  
完全捉獲可悲的事物方案，  
我們怎能不將牠毀個粉碎  
而改造得更行近乎心願！

以上 Omar 作

## 十

站住罷，人！你向哪裏跑？  
天堂本在你的心腰  
若到旁處去找上帝  
你就真走錯了。

——Silensius 作

## 十一

這麼多的神，這麼多的教，  
且有迴環曲折，這麼多的道，  
然這慘世所實需的。  
只是學爲和氣的訣竅。

——Wilcox 作

## 十二

我們已經受過毒刺的吻，  
賊人盛宴而後的殷紅的嘴唇，  
帝王手上的血；和  
祭司口邊的欺人。

——Swinburne 作

十三

我們是  
每個石，鳥，獸，山的一部份，  
殺我們的與我們爲一體，  
被我們殺的也與我們爲一體。

十四

造成眼淚滴落盈盈，  
這種同一的律令，  
也使大地成爲球形，  
並導行星走其路程。

十五

你會否到過癡狂國；就在那  
癡狂癡途底前邊？  
那裏有最奇怪的人們——  
你所永未曾見！  
他們作那有用之工的  
窮得窮到極點，  
不作有用之工的  
全都奢華不淺。

食品衣服之類  
 癡狂國裏產得那麼豐腴，  
 作工的人不能得到滿足  
 就因他們所產太屬豐腴，  
 癡狂國裡前後反置，  
 他們故意上下倒顛——  
 他們用頭邁步，  
 用脚朝天。

——無名氏作

## 嬰兒車(獨幕劇)

英國 Bosworth Crocker 原著

郭燦然譯

(佈景) 一家平凡的成衣局，開設在從便道走下去兩層台階的屋子裏。一面鏡子，放在屋子裏的一邊。家具全都是三等的。饒奈太太進來的時候，只有賴星斯凱所羅門太太獨自在舖子裡，檢查一條破了的袴子。

賴太太 (二十七歲的婦人，身材和體重都是中等的，皮膚雖黑，但頗動人。說話的時候，聲音悅耳，略帶猶太人的調子)。饒太太啊!

饒太太 (三十歲的婦人。肥胖而美貌的愛爾蘭人。)我特意跑回來一趟，給你送這些東西。(拿着一雙冰鞋，一本畫冊)。愛琳在外面坐着小車。(她們二人都掉過頭去，看那窗外的嬰

兒車。)

太太 把她抱過來罷，饒太太。這麼漂亮的孩子——你的愛琳!

太太 顧不得耽擱多大工夫——你的孩子們呢?

太太 看門的女僕帶她們和她們的依賽看電影去了。

太太 我這幾天收拾東的時候所遇見的事，你不信罷。(把冰鞋放下。)我想你的孩子們，必定有一個可以穿這雙冰鞋的。我的米基——上帝接收了他的靈魂! 素來是喜歡穿着那雙冰鞋跑來跑去的。

太太 好極了，饒太太! (查看那雙冰鞋)你爲什麼不給愛琳留着呢?

太太 不錯，她還得再長好幾歲，才能穿的，放到那時，恐怕要生鏽了。

太太 我的達偉，救利亞斯，和卡尼見了這雙冰鞋，恐怕要高興死了，我告訴你罷，饒太太。

太太 這里有一本舊書(把那書交給賴太太)，扔了太可惜的。

太太 (打開那本書。)好極了，饒太太! 我的卡尼看見書本，就跟瘋了一樣。救利亞斯念書——只管去學。怪極了，我告訴你罷。正如爸爸一樣——我的所利(就是她丈夫所羅門)的鼻子整天往『陀拉經』上碰，把身體都弄壞了。

太太 陀羅經? 那本書，我從來沒有聽見人家說過。

太太 那是法律和先知書——我的所利是想作『拉比』的。

太太 拉比?

太太 你明白我們所說的『拉比』，是什麼意思嗎，饒太太?

太太 實在的，我知道拉比是什麼，賴太太——拉比是猶太人的祭

司。

賴太太 你不討厭猶太教罷，饒太太？

饒太太 人人都有信教的自由。有人生下來就信猶太教，像你就是賴太太；還有人生下來就信天主教，像我一樣。

賴太太 像你那樣的天主教徒，好極了，饒太太。這麼好的鄰居！是一個好主顧！你爲什麼搬走呢，饒太太？

饒太太 布龍克思街的空氣，對於愛琳是有益的。可惜你們不能搬那里。空氣又好，房價又賤，對於你自己和你的孩子們都有益的——對於快要生下來的嬰兒，更不必說了。

賴太太 感謝上帝，小孩暫時還不會生下來的。恐怕要到夏天——一到九月——或許更晚些——不是嗎，饒太太？麻煩極了還得花許多錢。房東今天派人收房錢來了。所利的眼太了，我們能付房錢那，就是幸福了。還有煤氣賬也開來了！跳得很利害！你看？他們已經把牠送來了。（遞給她一張條子，叫她看）。條子上說，趕快交錢，不交就關汽門。只了十天。你信嗎，饒太太？下月我們或者可快交幾天。生意不大好。不久又要添人，我的所利還是儘管念書。

饒太太 他現在不會就當拉比的，不是的嗎？

賴太太 他現在不會當拉比的，就是那樣；饒太太，他是這麼虔誠的人——我的所利。他是窮苦的裁縫，但他不肯廢學——無論怎樣，他也不肯廢學。我的達偉，救利亞斯，卡尼也快該上學了，但所利却不該念書。他一念書，他的眼便不能作生意了，饒太太。

饒太太 他的眼還是那麼壞麼？



太太 他不讓牠休息，眼怎麼會好呢？他必須叫大夫給他用手術——那沒有辦法——或許。（饒太太往門那里轉身。）你現在就要回去嗎，饒太太？現在你搬走了，我再也不能見你了。

太太 那座房子前面有一條地道。

太太 我同你說幾句話，饒太太：若沒有我，所利這個舖子是開不成的。有的時候，他的眼完全不管用。他必須叫醫生給他割眼。但是割眼是要花錢的，我對你說罷，饒太太。醫生割眼都割發財了。那是要花錢的，割眼的事。到了時候，或者非割不可。

太太 那太糟了。（看那嬰兒車。）等一會兒罷，賴太太。（起身走了。）

太太 （看見饒太太走了）。那是什麼，饒太太？

太太 （在門邊。叫道。）還有點兒東西——我忘記了。牠在外面的車子裏。

（賴太太往針上穿一根線，開始縫那女外衣的鈕扣。饒太太回來，手裡拿着一個報紙包着的小方包。）

太太 還有點兒東西。你喜歡罷，賴太太。那是愛琳的東西。

太太 （往外面看車子裡的嬰孩。）他的領子縫得好嗎，饒太太？

太太 不錯。她的外衣的領子很合適。看她頭上的新帽子？那是她生日那一天。我給她買的。現在她三歲了。長得那麼大了，我不能再用手估量她有多麼重了。

太太 這麼漂亮的小姑娘，饒太太！你又給她買了這麼時髦的衣服。我的達偉馬上就要叫他父親給他做一件新衣。那時就要把舊衣給救利亞斯穿。再過幾年，我的卡尼大約也穿那件衣服，

我們必須先把舊衣改一改。是的，饒太太。無論怎樣！男子呀！不要緊的。但是女孩子呀！女孩子就不同了。若是愛琳那麼漂亮的女孩子，更不能那麼辦了！

饒太太 她把我氣壞了——各人對待她都有他自己的方法。（母親式驕傲的神氣）她是乖乖——不管怎樣。

賴太太 呀，饒太太，我想生那麼樣的一個女孩，我告訴你罷，像那麼漂亮的女孩。

饒太太 願你成功，賴太太，願你成功。

賴太太 她在嬰兒車裏睡得很好。

饒太太 她睡在嬰兒車裡，恐怕這是末一次了。

賴太太 末一次麼，怎麼是末一次呢？

饒太太 現在我們搬走了，她爸爸不久就要給她買一個習步車。上上下下樓，把我都累壞了。

賴太太 那麼好看的嬰兒車——新漆好的——白顏色的——

饒太太 在喜歡那車子的人看來，那車子是很好的。我呢——我拉拉膩了，我情願不要牠了。

賴太太 （臉紅了。）那車子怎麼樣了，饒太太？

饒太太 我要把牠賣了。

賴太太 誰買那車子呢，饒太太？

饒太太 看車子的不祇一個人了，但是我要得到我的價錢。庫翰太太跟我說過了。

賴太太 那車子你想賣多少錢呢，饒太太？

饒太太 真的，一張五元的鈔票，我就賣的，賴太太。

賴太太 （她的臉變了。）你拿那五元錢……饒太太。那姓庫的是賣

文具賺錢的。

太太 販賣舊貨的人，一定出那個價錢的。

太太 (羨慕地)。我的達偉，救利亞斯，和卡尼——他們從來沒有坐過那樣的嬰兒車——他們一輩子沒有坐過嬰兒車。我的嬰兒，也都是漂亮的孩子。他們很伶俐，饒太太！你不信罷。三人中間，我的卡尼是最伶俐的。十八個月的時候，他已經會連着說兩個字了。

太太 他是靈敏的的孩子——那一位。(解開小包。) 這個小籃子，我都忘了。(把那籃子遞給高興的賴太太的眼前。(現在你在這里——又新又好——賴太太——你把針插在墊子裏的時候(她指着那墊子，)你可以記得我的愛琳。有幾個針孔，好像長鏽了，但針可以遮着牠——那是她親自給你的嬰孩的第一件禮物。

太太 哎呀，饒太太，這麼好看的籃子！這麼好看，這麼時髦的籃子！

太太 這里還有一個粉匣。(打開一個賽牙匣，拿出來一個粉撲。) 這里還有一個舊粉撲。你只要不過于嫌好道歹，這粉撲還可以用的。

太太 (拿着這些東西。) 我爲什麼那麼嫌好道歹呢？我的達偉，救利亞斯，卡尼，他們向來沒有用過這樣的粉匣和粉撲的，我告訴你罷，饒太太。

太太 (用手指着。) 那個小籃子，是裝這些東西用的。

太太 這個籃子，你也不要了嗎，饒太太？

太太 那個籃子只能塞在儲藏室裏，一碍我的事，我要牠有什麼用

呢？

賴太太 我麼，那也，饒太太。三個男孩！現在應該生一個女孩了。是的，饒太太。一個像愛琳那樣的女孩。

饒太太 真的，你若要了這個籃子，你一定生一個女孩。女孩是不的。……你還得給她買木梳，買刷子呢。

賴太太 本梳和刷子！我要木梳和刷子，有什麼用呢？我的達偉，利亞斯，生來都是禿子。

饒太太 真的，愛琳的頭髮比無論那個嬰兒的頭髮都好看——又黃軟的頭髮——和小鳥的細毛一樣。

賴太太 我若有一個女孩——像你的愛琳一樣——我的達偉，救利斯，下尼——他們對於他們的小妹妹就要高興死了，我告訴你罷，饒太太。是的，若是女孩，我也把她叫作愛琳。琳，海塞爾，格來德，歌爾代——這些女孩的名字是多麼呀。歌爾代也是很好的名字。我很喜歡那個名字，所以我學的時候，我也自稱歌爾代。基特爾是我的猶太的名字醜？是的，饒太太？歌爾代好些——好得多。是的，愛琳個名字最好。愛琳是很鮮艷的名字。我給她起名叫愛琳，確實的告訴你。她為所利的原故，還得再起一個名字。也叫作西波拉——為的是紀念他死過了的祖母。

饒太太 真的，愛琳還有一個名字，叫作布利結德。那是紀念我故去的母親。一個聖人的名字。他父親給牠起的。布利結德是很好名字——那名字——也是的。

賴太太 西波拉——那是所利的母親……但是我給她起名叫愛琳。

饒太太 那是很好的祝賀，賴太太，你若願意，我就要作她的教

了。

太太 抱歉得很，饒太太，照敝教的規矩，是沒有教母的。

太太 我還要繼續照顧你們，不叫你閒着，更不叫你的可憐的人兒和他的病眼的淚珠閒着。這里！（她把半塊錢放在賴太太手裡）。

太太 爲什麼？

太太 爲賴先生替愛琳的外衣綴領子。

太太 （竭力叫饒太太把錢拏回）。饒太太——你若不想輕看我——請你——當你拏來這些好東西的時候。……（饒太太把錢又推過去）。你還賣那麼好的嬰兒車……那輛車叫我的卞尼坐，也許很合適的？

太太 一定。容易。

太太 我的達偉和救利亞思可以推那輛車。小妹妹睡在裡面。我的卞尼騎在騎在車腳上。你若有這麼多的錢，花五元錢，賣那麼好的車，是很便宜的。我問問我的所利，請你賞光，饒太太——你把牠賣給庫太太的時候，請你預先告訴我一聲——是罷？

太太 我情願。我把車搬在外面，抱着孩子走。你和賴先生可以拿定主義。（饒太太看窗戶外面一個從街上轉過來，要進屋子的男子）。他回來了嗎？

太太 現在無論什麼時候，饒太太；他從醫生那裏回來。

太太 那不是他。那是一位主顧。

太太 （開門的時候）。那是羅生布魯模先生。

太太 再見。（跑出去了。賴太太從窗戶裡看見她把孩子從車子裡

抱出來)。

賴太太 (嘆息幾聲，面向顧客)。喂，羅先生！歡迎得很，羅先生！你好罷，羅先生？

羅先生 又能出來溜達溜達了，賴太太。

賴太太 我希望你能出來。你病得瘦了。你的臉也瘦了，羅先生。他遞給她一件外衣，和一條褲子)。何必勞駕送來？我派達偉或救利亞斯去取好了。

羅先生 我往理髮館去，順便走到這裡。外衣鬆了一些。(脫了他衣，又換上一件別的)。在背後。你看？

賴太太 兩肩稍微收縮一點，羅先生？

羅先生 (猶疑不定。) 那不值得——把這件衣服改得太多。

賴太太 那是好衣服，羅先生

羅先生 只消把袖子改短一點。那袖子壓根兒就太長了。

(他脫了外衣。賴太太在他彎着的胳膊上量他的袖子。)

賴太太 大約多少，羅先生？一吋，好嗎？

羅先生 一吋或一吋半——大概。

賴太太 (又量一遍)。我想那太短了，羅先生。一吋就足够了。

羅先生 好罷——那麼，就截去一吋罷。

賴太太 一吋……好罷，羅先生——一吋。

羅先生 那一天能收拾好？

賴太太 大概明天。他回家的時候——或者——把別的活都擱起來立刻就給你收拾。

羅先生 好罷。

賴太太 我派我的達偉或救利亞斯給你送去，羅先生？

羅先生 我晚上再來，把外衣試一試。

羅太太 那時成者還不能試——好罷，羅先生，你今天晚上來罷。噢，羅先生？還有袴子。袴子怎麼辦呢？

羅先生 (從門旁說)平一平。(他又回來)。把那件衣服——整個的衣服平一平。

羅太太 平一平。一定的。把那件衣服平一平。很好的衣服。一定是很好的料子，羅先生。那是我丈夫給你做的嗎？

羅先生 是的。

羅太太 我想是的。穿着像鐵一樣結實，這件衣服。是的，羅先生？我的丈夫用一隻眼，挑選最好的料子，羅先生。…他把袖子改短一吋。……好罷，他收拾得合你的適，羅先生——

羅先生 是的。是的。(不奈煩地走到門旁)。

羅太太 你今晚上來拿？

(他點了點頭，就急連忙出去了。)

羅太太 五塊錢！(把無論什麼東西都扔下，做夢似的從窗戶裡看外面的嬰兒車。她從懷裡掏出一捲票子，一張一張地數。懶洋洋地搖頭，嘆息。她估量所接的活能掙多少錢。指着羅先生的衣服。)那算兩塊錢——(又一指那條破袴子)無論如何，算牠半塊——(又指她剛才，正綴鈕扣的那件女衣。)一塊錢——也許——(聽見有人來了，把那捲鈔票又塞在懷裡。)

羅掌櫃 (進來。很儉省的。中等身材。說話帶色米特音。帶着玻璃很厚的眼鏡。)孩子那兒去了？

羅太太 克林太太帶着他們，同她的依塞看電影去了。

羅掌櫃 儘管去看電影！孩子們不久都要瞎了。

- 賴太太 醫生沒有把你的眼治好些嗎，所利？
- 賴掌櫃 他只管說：『不要用牠』，你想他怎能把牠們治好呢？一個人不能不幹活，叫孩子們吃飯。不久，又來一個——混蛋。
- 賴太太 我們的小愛琳生下來的時候，你的眼也許會好得多了。
- 賴掌櫃 頂好是男孩，歌爾代：他能照應生意的。
- 賴太太 我們的達偉，救利亞斯，卞尼也該有一個小妹妹了。他們是喜歡小妹妹的。生一個像饒太太的愛琳的那樣的女孩。設或生了一個女孩，我們給她起名叫愛琳——像饒太太的愛琳一樣。這麼好聽的名字——愛琳！是的，所利？
- 賴掌櫃 愛琳！那是一個高貴的名字！他應當照着你母親的名字，叫作拉伯加；或者照着我母親的名字，叫作西波拉。
- 賴太太 一定的。也叫西波拉，所利——叫作愛琳西波拉！後來再生男孩，所利，你隨便給他起什麼名字，都可以。若是一個女孩——就叫愛琳。我給她穿時髦的衣服。像根培芝家窗戶裡所陳設，那樣好看的東西。還有——饒太太賣給她一輛嬰兒車。二人（向外邊看那輛嬰兒車）他不要那車了
- 賴掌櫃 她送給你一輛嬰兒車嗎？
- 賴太太 兒花五塊錢，她就把那像新的一樣的好車送我——都是新漆白的——小愛琳西波拉坐在上面，卞尼坐在下邊，在他妹妹旁邊。好極了——所利！
- 賴掌櫃 我爲混飯吃，連眼都累壞了？你這個女人！——却和道買嬰兒車。哼！哼！
- 賴太太 （指着嬰兒車）。饒太太這麼好的嬰兒車——我們只有這一次機會，所利。只要五塊錢——都是新漆白的——和新車——



樣——還有這麼好的車蓬，可以遮避太陽。她給愛琳買了一輛新的小習步車。不然，除了房租和煤氣賬以外，我們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錢的車，她是不肯賣的。那輛車賣五塊錢，便宜極了。五塊錢買一輛車，不算什麼，我告訴你罷，所利。全不算一回兒事，她今天下午搬到布龍克思以前，就要把牠買掉。這樣的買賣，我們不可錯過，所利——就是現在不把錢付清，也不要緊。是的，所利？而且饒太太給我們的達偉和救利亞斯冰鞋和畫冊——又把她的好籃子給了他們的小妹妹。（把小籃子給他看。）我們一定買那輛嬰兒車罷？只要五塊錢，所利，這輛嬰兒車——

掌櫃 嬰兒車！嬰兒車！我若有了買嬰兒車的錢，我還要雇一個裁衣服的人呢。我因為沒有雇人，連眼都弄瞎了。

太太 胡說，你的眼是讀多拉經讀瞎的！你因此又失去了好些主顧。（又諂媚地）。小愛琳生出來的時候，願你生意興隆，再雇一個裁衣服的人。五塊錢呀！那够雇一個裁衣服的人嗎？是的，所利？但五塊錢可以買一輛好看的嬰兒車，達偉和救利亞斯推着他們的小妹妹，叫卡尼坐在脚前——恐怕他們跟瘋了一樣。

掌櫃 （揮他的胳膊。）我想找一個裁衣服的人，不要失了主顧——這個女人——她却想買嬰兒車。我的眼都累壞了，她還想买嬰兒車。

太太 那只花塊錢。雇一個裁衣服的人，要多少錢呢？

掌櫃 工會的價錢！我只好求月亮。歌爾代。噢！噢！我們都餓死罷。

賴太太 你找一個便宜的工人，所利。他平衣服，幹髒活。他幹你監工。主顧看起來很體面。是的，所利？現在鄉下人到城裡，樣樣東西都要預備，你的生意已經好起來了。你幫忙，讓你省出那五塊錢來。羅先生送來幾件活。你（她指着外衣。）你把袖子裁短一點——一吋。羅先生消瘦了。那衣服他穿着嫌鬆了。

賴掌櫃 （看袴子。）袴子怎樣呢？

賴太太 羅先生雖然把臉病得瘦了，肚子却沒有瘦。

賴掌櫃 真奇怪！

賴太太 是的，沒有什麼事情叫羅先生的臉頰兒消瘦，不是嗎，利？他肚子吃飽了燒鶩。我們呢，近來吃不上燒鶩了。

賴掌櫃 我們現在得不到的，來世或者可以補起來罷，歌爾代。

賴太太 來世吃燒鶩呀！那有那樣的事！天使是不吃飯的，所利，現在吃燒鶩——才算真吃。……這件活你問羅先生要多錢？（指那套衣服，）所利？

賴掌櫃 一塊半——大概。

賴太太 這件活，我表兄摩利司加皮羅弄了三塊錢，並不算太貴。樣東西都漲價了，你却不知道漲價，你應當把價碼抬高。怪我們都要餓死。壞我們的事的，並不是那輛嬰兒車。我的達偉，救利亞斯，卡尼，什麼時候坐過這樣的嬰兒車呢？不是的。都是你叫主顧偷你的活的原故。

賴掌櫃 好罷——我跟他要兩塊錢。

賴太太 只加半塊錢，濟什麼事呢？跟他要三塊錢罷，所利。

賴掌櫃 兩塊錢。三塊錢就算騙他了。

太太 好罷——就跟他要兩塊錢。無論怎麼樣，五毛錢還是五毛錢。（她走到他跟前，用她的臉抵他的臉。）所利，我們的達偉，救利亞思，卡尼可以給他們的小妹妹弄一輛嬰兒車嗎？

掌櫃 嬰兒車——咳！安靜些，歌爾代，我的頭疼起來了。

太太 （提起那條袴子。）這要多少錢，所利？

掌櫃 要一塊錢。

太太 （譏誚地。）你說一塊錢嗎！女外衣呢？

掌櫃 無論如何，兩塊錢。

太太 無論如何，兩塊錢！無論如何，他跟人家要兩塊錢，他還以為是好買賣呢。我的表兄做那樣的活，每件要三塊錢。兩塊錢！你的孩子們就沒有飯吃了。（他喃喃地背誦陀羅經上的話。）你聽我的話，所利？（他仍舊祈禱）他用祈禱回答我。不久，你還要在街上祈禱呢。

掌櫃 我有禍了。我有禍了。

太太 他還會回答我麼？是的，倘若我所要的是一隻燒鷺或是安息日所穿的合適的黑綢子做的衣服。但是我不要那些！（諷刺地）。你念經，也許念出燒鷺來。……是的，因為你祈禱，我們都要去討飯的。

掌櫃 明天是節氣，基特爾。

太太 節氣有燒鷺吃嗎？節氣能買一輛五塊錢的嬰兒車嗎？

掌櫃 燒鷺和嬰兒車！你沒有虔誠的念頭……滾蛋……我的頭都氣昏了。

太太 那必得禁食。你每天都禁食够數了嗎？

賴掌櫃 她又說燒鶩的事了。

賴太太 吃燒鶩不吃，有什麼要緊。節氣明年還有。但這輛嬰兒車——却不可再得了。

賴掌櫃 嬰兒車！嬰兒車！你應當禁食祈禱……

賴太太 你說什麼？我應當禁食，叫我們的達偉，救利亞斯，卡尼——一個影子——或許——對於他們的妹妹嗎？……但是——的——我也禁食……爲的是——一個嬰兒車。哎呀，所利——那些錢我們還出得起——爲我們的小愛琳的原故。

賴掌櫃 （疲倦了，用手揉眼。）好罷。你有多少錢，基特爾？

賴太太 （柔和氣地。）現在叫我歌爾代罷，所利，那麼可以表明你有瘋。

賴掌櫃 是的。

賴太太 歌爾代——你說——所利——再說——數一數——歌爾代（她拿出錢來，他們同時數錢。）

賴掌櫃和賴太太 （同時說話。）一元……（又數一塊錢的鈔票）兩元……（數第三張一元錢的鈔票。）三元……（數一張元的鈔票。）——五元。……（又一張二元的鈔票。）——七元……（一張十元的鈔票。）——十七元……（又一張元的鈔票。）——二十七元……（末一張十元的鈔票。）——三十七元。

賴掌櫃 一共三十七元——房租和煤汽費！

賴太太 還剩幾元，所利，買嬰兒車罷。

賴掌櫃 明天是大節氣。大節氣能叫孩子們餓死嗎？

賴太太 他們爲他們的小妹妹愛琳的原故，稍微忍一次餓，也無妨。

櫃 不要那麼說，歌爾代，也許又是一個男孩。

太太 那麼，縱然當是男孩——牠也需要新鮮空氣的。

櫃 （想了一會兒，很堅決地。）不是的，歌爾代，不能那麼辦。到了春天，再買嬰兒車罷。

太太 你想她能等到春天，再賣她的嬰兒車嗎？她現在還沒有搬走，就要賣了那輛車——現在，今天下午，我告訴你。

櫃 那麼，我們另外再買一輛別的。

太太 你無論到什麼時候，再也不能遇見這種好賣買了。她的車她不要了。

櫃 我的眼——不久——現在就要割得好的多了。

太太 割眼！割眼！只管割眼！嬰兒就要來了。我們的達偉和救利亞斯也不能用車子推着牠——叫卞尼坐在車腳上——在空氣新鮮的地方——明天夏天她要熱死——也許——達偉，救利亞斯，和卞尼——他們就沒有小妹妹了。

櫃 達偉，救利亞斯，卞尼從來沒有坐嬰兒車，不也都養活了嗎？

太太 是的，離公園只有一哩，也許，我抱着他們到空氣新鮮的地方。給她買一輛嬰兒車，不過五塊錢。我額外作工，脊骨都累斷了，你什麼時候叫我買嬰兒車呢？小妹妹從早到晚，坐在那樣的嬰兒車裡——在階梯旁邊的便道上放着；她坐着那車，吃得又肥胖，又活潑。

櫃 等到我有錢割眼的時候——那時——也許——

太太 （失望地。）又說割眼了——只管割眼！

櫃 滾蛋，歌爾代，我要作工了。

賴太太 我勸你現在不要割眼。牠就誤你的生意，眼也不見得會好再請一個大夫看看。但是這輛嬰兒車，是不可多得的。

賴掌櫃 以色列的上帝啊，因為你要給還沒有生下來的兒子買車，道就看着我瞎了眼嗎？

賴太太 不是的，你的眼是念陀羅經念壞的——因此你才失去了你主顧——她因為達偉和救利亞斯不能用車子推她，恐怕還熱死了呢。

賴掌櫃 滾蛋，基爾特，我還有事情要做。你可以把羅先生的外衣袖截一截嗎？

賴太太 只要你肯買那輛車，所利，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情，我都情願給你幹。我們以後再也買不到這樣的車了。

賴掌櫃 以色列的上帝呀，我說『不』字的時候，她總不會聽我的嗎？

賴太太 那麼——庫太太——她就在那嬰兒車買了——我這一輩子每天都要看見牠從窗前經過——而小妹妹呢——她沒有車坐。（她拿起來羅先生的外衣，看了一遍，在懷內的口袋找出來一個小皮夾。把那皮夾塞在自己懷裡。恐懼地，用高的聲音，對自己說。）不！不！庫太太不能買那輛車——無論怎樣——她不能買。（她走到鏡前，從懷中把皮夾）出來，急忙數其中的錢，瞅一瞅她丈夫，於是拿出一張五元的票子。她聽見門外有聲音，動了一動，好像要把錢仍然放在皮夾裡似的，但是聽見台階上腳步的聲音，就把那一張五元的鈔票塞在懷裡。羅先生進來的時候，她只有把皮夾塞到衣裏的工夫。拿起女外衣，很用力地去綴鈕扣。）

先生，自然，我得給你錢。『不要錢！』那算什麼生意？

先生 我把皮夾忘在那外套裡了。

掌櫃（用頭向外表示意。）歌爾代。

太太（綴女外衣的紐扣。）在那個口袋裡，羅先生？

先生（拿起那外套。）你們還沒有動工拾綴麼？

太太（從外面的口袋裏拿出皮夾來。）喂——在這里，羅先生。

先生（懷疑地。）從那個口袋裡找出來的呢？

太太（用手指着。）就在這兒，羅先生。

先生（擺手。）不知道怎麼到那個口袋裏去了。

先生 我們不曾摸那外衣，羅先生——除了我告訴他怎樣收拾的時候，所利才看一看——不是嗎，所利？此外，我們並不曾摸牠。

先生（打開皮夾。）好奇怪！牠自己決不能從這個口袋裏跑到那個口袋裡。

太太 我們不曾摸牠，羅先生。

先生（開始數那鈔票。）或許別的主顧——

太太 那也許——各樣主顧都有，羅先生——

掌櫃（羅先生二次數錢的時候。）牠在我們眼前掛了許久。有誰到舖子裏來，歌爾代？

先生 少了一張票子。

太太（假裝吃驚。）羅先生呀！

掌櫃（話音裏帶着責備的口氣，是專對他妻說的。）基特爾？

太太 我怎麼會知道？（對羅先生說。）你或許數錯了。（他又數一遍。）

先生 不錯——還是少了一——五元。

賴掌櫃（喘着氣，很奇異地看他的妻。）羅先生，不管牠是怎麼事——我把那五塊錢補起來好了。我們這家舖子裡，不該這種事情。我立刻補起來。基特爾！——基特爾——把錢我。

賴太太（聲音發顫。）我把自己的錢補你，羅先生。……基特爾（他伸手取錢。）

賴掌櫃 我不會（阻止他）

賴太太 好罷，所利……（背朝着羅先生，從懷裡拿出一捲鈔票，散着的那張票子塞在懷裡。所羅門，站在她旁邊，看見了；張鈔票，就伸手跟她要。）

賴掌櫃（低聲。）都給我——基特爾——都給我！

（不樂意地把那五元鈔票從懷裡拿出來，趁着羅先生又正數錢，連忙把錢交到她丈夫手裡。

賴掌櫃（走到羅先生那里，從那捲鈔票裡數了五元。）一元——二元——三元——二元——五元。（把牠交給羅先生。）

羅先生（猶疑地。）你現在無須把那五塊錢給我，賴掌櫃——你問我要工錢的時候，把剩下的找給我得了。

賴掌櫃 別那麼說，羅先生——請你現在把錢拿去……不然——我心裡不平安。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見——這樣的事——以前。

羅先生（接過錢來。）好罷，你若想那麼辦，賴掌櫃……無論怎樣，今天晚上能把衣服收拾好麼？

賴掌櫃 你今天晚上來拿衣服。羅先生。我把別的活都擱起來……你這幾件活，我不跟你要錢，羅先生。



掌櫃 算我送你的禮，羅先生——叫你受累了。

先生 你給我收拾衣服，我給你工錢，好罷。（他出去了。）

掌櫃 （看他妻子的臉，很安然地。）基特爾！基特爾！

太太 你送禮，哼，所利！你是拉比呢，還是窮裁縫呢——是的？

掌櫃 （動了氣。）她譏諷我——這個無恥的女人！

太太 沒有，沒有，所利——

掌櫃 （惡意地。）基特爾！……（他目不轉睛地看她。）

太太 （低聲地。）你爲什麼那個樣子看我，所利？

掌櫃 我雖然瞎眼，所看見的事情却太多了，基特爾。

太太 你聽，所利——我現在告訴你——

掌櫃 （搖他的手。禁止她說話）。我所給的，我得回來了——  
（他從口袋拿出來那張五元的票子，把牠伸平，放在那捲鈔票裏。）我犧牲了我的錢。我犧牲了我的眼……這個女人——却因爲一輛嬰兒車的原故，把我賣了。

太太 不是的，不是的，所利，你不知道以前，你不應該說這樣的話——

掌櫃 安靜些，女人！我怎麼不知道？在我手裏——五元的鈔票——在我手裡。我把他的五元錢還了他，還是剩下三十七元。那是怎麼會事兒？你有什麼話回答我？……她騙了主顧，她也騙了我。……我甯可用手拉着孩子們，挨門討飯。

太太 所利，所利——我告訴你——那輛嬰兒車——

掌櫃 離開我，女人；我不准你再到舖子裏來。

太太 哎，所利，不能那麼辦——

掌櫃 孩子他媽——她犯罪了——爲嬰兒車的原故。

賴太太 你聽。所利——我的意思不是把那錢留起來。以色列的上有限，我的意思並不是要留着牠。我要用牠——今天下——買那輛嬰兒車——主顧付了工價之後——在他還沒有會以前，就把錢暗暗地補上。

賴掌櫃 胡說！我們不能掙那麼多的錢。你爲什麼要用羅先生的錢？你爲什麼不用自己的錢呢？

賴太太 我怎麼敢動那筆款子？你今天下午不是要交房錢嗎？若不清賬，牠們就不給我們煤氣用：五點鐘就要把汽門關起了。而且饒太太搬走了——（哭起來了。）於是——我想買不成那嬰兒車了。

賴掌櫃 基特爾——基特爾——你是——我不能說那個字，基特爾——牠塞在我的喉嚨裏。

賴太太 不是的，不是的，所利，你不應當說那個字。我若拿了那錢，又留着那錢，說了也無妨。就是有一百萬輛嬰兒車，我也不能做那樣的事。無論有什麼事情，不是我的錢，我也不能留着——我告訴你，所利……（祈求地。）但是只用幾個鐘頭，大概？他有那麼多的錢，只少了幾元，而且只有幾個鐘頭，算得什麼呢？後來羅先生——他回來了。我改了主意，但門已經開了，不免太晚了。所利，我留着那錢了嗎——那五元錢？我求你，所利？我不是都交給你了嗎？我求你，所利？

賴掌櫃 我有禍了——孩子他媽——她拿了人家的錢了！

賴太太 那麼多的錢，連一塊錢也不肯拿出來，買饒太太的車嗎！你看，所利——四圍都是穿闊衣服的人——媽媽和孩子都穿得

很闊——白袜子，白鞋。我們的達偉——救利亞思——卞尼——他們穿什麼呢？破衣服！是的。只圖省錢，叫他們穿黑袜子——破鞋。從來沒有穿過漂亮衣服？整天作工——作工——作工，我們還是什麼也沒有——沒有新衣服——沒有好東西——（他完全沒有氣力了。）

櫃 我們的孩子們這樣長大成人，才有敬畏上帝的心呢——  
太太 他應當和克林家的衣賽在台階上玩，却叫他們講究這些敬神的事，濟什麼事呢？有什麼好處呢？庫家的小孩子們，不應當和我們的達偉，救利亞斯，卞尼一塊兒玩。他們看見咱的孩子們就撇嘴。他們穿着時髦的衣服，應當和異邦人的孩子們玩。他們吃冰其林的時候，就推咱卞尼的肚子，向咱達偉救利亞斯——照例地——說：『光亮的』——好象他們不是猶太人似的。……我要時髦可愛的東西——像別人所有的，只有這一次——她只要五塊錢——她那嬰兒車——（忍着泣。）庫太太——現在，庫太太——她買去了。我買不着——我買不着。第一個是達偉——第二個是救利亞斯——第三個是卞尼——現在又要生一個小妹妹——他們都沒有一個人坐過嬰兒車！（哭了。）

櫃 我們所養活的，必須是虔誠的孩子。

（外邊有車輪的聲音。賴太太往外看。窗前的車子推走了。）

太太 （開門的時候，看見饒太太推着車子進來，就用低聲說。）  
饒太太，所利；她來辭別了。（擦她的眼，假裝鎮定的樣子。）

太太 現在你在這里，賴太太，連氈子都在內。

(賴掌櫃努力作工，頭也不抬。)

賴太太 (低聲祈求的口氣。) 你總要看一看，所利。( 賴掌櫃一會兒，定睛看那輛嬰兒車。) 那不是漂亮，時髦的嬰嗎，所利?

饒太太 車在這裡，我還得往前趕路，因為克林家的安娜照應着愛琳。我又要在她爸爸回家以前，給她穿上衣服。他出去看電影了。

賴太太 小愛琳嗎？你爲什麼不把她帶來，饒太太？

饒太太 我一抱她，她就睡，不然就來了。

賴太太 (他用默然求告的樣子看她丈夫的臉。) 哎呀，饒太太——這一點兒小事，還叫你費那麼多的心——我丈夫不久就死，他的病眼——那很傷我的心——但是——庫太太 (顫動聲音。) 她把這個好車子買了。

饒太太 (隨機應便點。) 庫太太——她買了嗎？她現在買了嗎？若不姓饒，也許叫她買去，她不過說要加一塊錢，一定買那車，因為她知道你很想要的。我是一個女人不是，賴太太？這件事我很想知道。她對我說，『我情願給你六塊錢。我對她說，『庫太太——我跟你提那輛車的時候，我想我已經應許把牠賣給賴太太了。我早已應許賣給賴太太』——我這樣對她說，雖然沒有跟你提過，賴太太。車在車房裏，車留在這裡，不然我就不姓饒了。

賴太太 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湊够那麼多的錢——連割眼的錢也沒有，饒太太——(低聲求她丈夫。) 只用五塊錢，所利……(聲音更低一點。) 無論怎樣——我也配買一輛嬰兒車——

許——（賴掌櫃沒有表示。）

太 我們若有錢，就把車子留下，饒太太——（轉向她丈夫，聲音顫動。）——爲咱的卞尼和他的小妹妹——是的，所利？

（她等候他，望着他，不得已，就自己說話。）但那是辦不到的，饒太太——（勇敢地。）所利的錢是留着割眼的。

太 現在——不要緊！從今以後，車子是你的了。……你無論什麼時候給錢都好……無論怎樣，總是要找你做活的——到了天氣冷的時候。

太 （又哭又笑。）所利！……那不希奇嗎？饒太太——她信賴我們們——把她這個漂亮的嬰兒車贈給我們了！哎呀，饒太太——  
太 你的孩子若一生下來就是天主教徒，在我這作教母的，那是一件很小的事。

太 哎呀，饒太太，親愛的饒太太！所利，所利，我們到底該買一輛嬰兒車。到底我們該買一輛嬰兒車。哎呀，所利，怎麼回事呢！是的，所利？（饒太太要走的時候。）但是你的氈子——饒太太——

太 那個也送給你——爲的是打運氣。

太 你一搬走，我的心都碎了，饒太太。

太 不久還要再見。（開門；站在門口，抬頭往街上看。）小孩們回來了。

太 我的達偉，救利亞斯，和卞尼，他們用這個小車推着他們的小妹妹，一定要高興死了。

太 好罷，好運氣——你們倆位——再見罷！（他覺得新的住址足以表表示更加興盛的氣象，露出揚揚自得的樣子，）遮羅

米街二千零三十七號——不要忘了!

賴太太 (低頭看着嬰兒車。) 再見，饒太太——下次來的時候，  
或者可以看見她坐着小車。(撫弄那絨氈。) ——小愛  
(門關的時候，看着她丈夫。) 是的，所利?  
(他們默然相對——過了一會兒，懇求似的伸出她的手?)  
他的臉發軟了；達偉，救利亞斯，卞尼這三個孩子從窗  
過的時候，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他們進了舖子，幕就  
。)

(譯自Fifty Contemporary One-Act Plays, pp.121-131)

一九二九，四，九，譯畢于海甸。

## 夜半對燭追懷南美留學往事

劉廷芳

(一)

弟妹伴讀的歡情

已成往迹

阿母促睡的喚聲

何處尋覓

在這空山中

這般淒涼的環境裡

還是你好

伴我終夕

(二)

這半篇西塞羅的演說  
三首霍雷司的酒後歌  
專心地研究  
五十分鐘便設了  
掙起眼睛來用功  
不要顧我

(三)

這可惡的西風  
穿牆鑽穴  
向我不住的撲  
但我自能拼死地相鬥  
直到你未完你的工課  
我支撐着為你

(四)

三萬里外求學  
嚼三千年前的古文章  
還要為國家同胞掙口氣  
明朝在白晳兒童前  
把黃黑的高低分清楚

(五)

工課完了  
西風吹得更急

疲倦的眼睛  
從詩文字典上  
斜移到你  
方知你這半天中  
爲我悄然垂淚

(六)

給我光是容易  
體恤我的心可難  
在這般淒涼的環境  
祇有你是知己

(七)

十三年的光陰  
如三分鐘前的晚風  
吹過山半  
今宵不在舊山中  
但環境一般淒黯  
腔中不是舊時愁  
但要理比前還亂  
閱歷過多少人情  
還是你好  
依舊知我心事  
悄然對我  
隨這許多同情淚

一九二三，七，十五，廬山。



## 小山之死

王冰裏

小山是個早熟的孩子，在十四歲時對於異性就發生了趣味。

有一天他在村後的草地上放牛，無意的從倒坍的牆隙裡看見他的  
一位族姐娥兒在她的菜園裡，手扶着柳枝兒呆看着對對飛舞的蝴蝶。

娥兒的臉色是又紅又白，好像一顆白鶯蛋上貼着一瓣紅玫瑰，娥兒的腰細的軟的好像風前搖拽的柳條。娥兒的紅紅的嘴，嫩嫩的手，長長的腿……樣樣都像春的天氣一樣容易醉人。

園裡的桃花才半放着朵兒，綠茵茵的地氈早已織就了。

娥兒像醉了般的帶有幾分倦態。——她倒底有什麼心事？看蝴蝶？爲什麼縳着眉頭？啊：又在嘆着氣！

小山的心突突的跳，很想穿過牆抱住她的困腰吻着她的紅唇叫姐姐。但却又不敢冒昧。

他的一個心顆就像他的黃牛掃蠅子飛的尾巴一樣，不停的左右搖蕩。

每年正月十五的時候。

娥兒總是愛打鞦韆。但她的胆却很小不敢一個人去打。

爲了同族的關係，娥兒很親近小山，所以娥兒每打鞦韆的時候，他總是伴着她，無論白天或黑夜。

——娥姐，雙打？單打？

——單打我怕呀！咱倆雙打吧！

這樣的回答差不多是娥兒每次的慣例，正中小山心意的也就是這

樣的回答，這樣打的時候他可以得到分外的享樂。他可以飽吸一頓身上特有的香味，有時也有意無意的她的嘴唇可以觸到她的鼻尖，的臉頰，或者湊巧的吻合着他的紅唇，至於他和她的胸脯接觸的多是隨着鞦韆振盪的次數減加。

——娥姐，我送你單打一次吧！

——好！慢慢送！我怪怕的。

他扶她坐在鞦韆的踏板上，順着她的意思迎送，因此他又可以揣摸她的嫩腰的機會。

——娥姐，當心些，不要怕呀！

——謝謝你，山弟呀；我心口覺得涼，你也跑的喘氣呢。

——（啊！你打吧！喘着氣跑一夜我也願意呀。）

這樣甜美的時代在小山的生活中已成了過去的一夢了。現在回想起來，他常生自恨的急頭，恨自己的年歲過的太快了。

——（啊！感謝天爺呀：娥兒能提起水了。）

娥兒的母親已是老年了。孝心使的她代替了母親提水的職務，她每天早晨要到小山的牛院來提水。

小山高興的天不明就醒了。他每早晨總要飽看她幾眼，看她的初醒的睡態，亂蓬的頭髮，迷人的媚眼，有時還要姐姐長姐姐短的去和她囉嗦幾句。

——娥姐，拿桶來，我給你吊，井邊滑。

——哦哦那敢勞山弟的大駕呀！

——啊啊多麼沉呀！我給你送回去吧！

——啲啲謝謝你，儘够了，那敢再勞貴步呢。

——不客氣，不客氣，順路，順路。

——哦呀！對不起，水花濺濕了你的衣裳。

娥兒用自己的花手絹給他揩拭的時候，她臉上沁出了兩朵紅暈，  
現着嬌笑。

——不要緊，不要緊！

他故意表示客氣，緊握着她的手相推讓。

那一剎那他像渴了葡萄酒般地滿身起着一種酥酣的感覺。

——（啊！濺在我身的水可惜太少了。）

娥兒在菜園的桃樹下徘徊，意思是想折枝挑花。

——（自己若有小山上樹的本領，此時桃花早已折在手裡了，……  
小山不是常在園後放牛嗎？）

她在牆隙裡往外一看，果不其然小山坐在草地上看着牛發呆。

——（小……山）

——小…小…小…山… ..

——哦…你…例嚇我一跳，幹什麼？娥姐。

——又要勞駕你呢，請過來吧！

——小山聽了娥兒的話心有點亂，也沒點悄悄的喜歡。

——（這姑娘胆倒不小啊！大白天，竟敢！好！）

——幹什麼？……他的臉微紅，

——請你在那棵樹上給我折枝桃花吧，

小山滿肚心事消去了一半。其餘的一半鼓勵他爬上樹枝去了。

——多謝呀：送給你幾枝吧！山弟，

——喔；我那裏配，那是你們小姐們的閨房裏的玩意。

——別冷笑人了吧！這又不是我要的。

——那麼你爲那個折的？

——我母親明天進城去給張公館五小姐帶的。

——五小姐！全給她嗎？

——哼；

——你爲什麼不也留幾枝呢？

——我憑什麼能比人呢！

——你總是這樣說！你要我再給你折幾枝吧，

——謝謝你，我不要了，你還不過去嗎：你的牛。

小山早已被娥兒薰醉了，他總忘不了在娥兒身上想得到點報酬。在他面前的娥兒在他的心目中已成了裸體了。她的紅唇，雙乳，下……此時任他的心手在輕狂，撒野。

——小山，別發癡了吧！一會兒會有人來，

娥兒看見小山眼裏萌出了獸性的光焰，由不的臉兒緋紅了，

——你儘站在這裏不怕別人瞧見了笑話嗎？

說了後她就抱着桃花走向園門口去了。

小山的視線跟着她的一扭一扭的屍骨漸漸的移到園門口了。及娥兒關門的時候又向他笑了一眼，…啊呀；這一眼可把他吸倒在園上了。

（——啊：我爲什麼不抱住她親嘴呢。）

正是初秋的一個晚上。上弦月斜印在天邊。

雖說是秋天了，暑熱仍然未退，小山每天晚上仍是在牛院裏的場上睡覺。

——啊…這個荷苞繡的真好嘍！

——是白鷺朝蓮？不，不像蓮花，是孔雀吸牡丹？嚇嚇！噲…！

小山借着淡黃的月色在玩味娥兒的荷苞，把牠緊握在手心，又貼近嘴邊。

每當二八月的時候，情菓熟透了的娥兒總覺得分外的難過，越發在黑夜裏聽見村後的狗號和屋頂上的貓叫更使她整夜整夜不能合眼。

這一晚娥兒悶不過，想起來做活解心焦，忽然發現自己新繡的荷失去了，於是就想到了小山。

——小山……………接着是門環聲。

——誰？——小山以為是隔壁阿毛叫他去玩，匆忙的就赤條條的開門。

——阿毛，又是弄什麼鬼？

——不是阿毛，是我，我是娥…兒。

正在開門的小山忽然呆住了，臉上發了熱。

——喔；娥姐，請稍等一會兒！

——……………

——為什麼開門不開又跑回去了？

小山覺得言難出口，臉祇是一紅，

——是討厭我嗎？嫌我打攪了你的好夢不是？

——不！不！不是…—剛才我沒有穿褲子。

娥兒斜睇了他一眼，有點嬌羞，斜着半個屁股坐下了小山的睡床。

——我祇問你一句話，你沒有在井邊拾了個東西嗎？

——什麼東西？

——一個……我的一個荷苞，

——沒…沒有

——我不信!

——你不信! 那麼你在我身上搜!

——真的沒有嗎? 那麼我就要走了。

娥兒起身走，小山着了忙。

——娥姐! 你看這不是嗎? ………他背着娥兒在枕邊取出。

——鬼! 時常好誑人，你不是說沒有嗎?

——好娥姐，給你玩笑呢。

——不管什麼愛玩笑，把人家心急死了。

——啊! 送給你的情人的嗎?

——呸! 真能胡說，你不知道明天是七月初七嗎?

——七月七日，要荷苞幹什麼?

——你真癡! 七月七日，是巧爺和巧娘見面的日子，我們姑娘們去祭獻巧娘，每人得帶份禮物，這就是我的，

——巧娘巧爺是什麼?

——你看! 娥兒指着天上一條淡淡的星光說：那不是天河嗎? 河一邊是織女星一邊是牛郎星，他們夫妻倆每年祇見一次面。

——織女星是什麼?

——就是巧娘，她是個會織布的女子。

——那麼你也會織布，不也是個織女星嗎?

娥兒不提防小山這麼一來，驀然的臉上顯得暈紅，紅到了項頸。慢聲的說：我不是……

——牛郎星是什麼? 好娥姐告訴我

娥兒知道小山的話出於有意，嬌嗔的說，我不知道，打破沙鍋

——你，你自己去想去。

——（織女星會織布，那麼牛郎星一定是會放牛了。）

——娥姐，牛郎星就是我吧？

——不害羞！你願做牛郎星我不願做織女星仍是枉然，

——好娥姐！你做個織女星吧！

娥兒埋下了頭在沉悶，心不住的跳，臉更顯得紅。

——好娥姐，我們幾時才相會呢？

迷醉了的小山已倒在娥兒的懷裏了。

.....

——山弟呀！起來吧！在這裏外面的人隔着門縫會瞧見我們呢。

.....

——我一個人躺在床上睡的時候，總是夢見你。

.....

——你以後再不要避忌諱了，我母親說她也很愛見你呢。

.....

——我比從前越愛你了，我以後要向你叫親弟弟呢。

.....

——不知怎的近來我見了人總是覺得害羞，我祇怕別說我們閒

。

.....

——我總不放心將來有一日我肚子裡有了你的血塊。

.....

——枕在娥兒腕上的小山靜靜的聽出了這些話來。

三年後小山已是十七歲兒是十八歲了。

是中夏的深夜，他倆同坐在小山的牛院裏的榆蔭下。

飽滿的月光透過樹葉點點分散的洒在他們的身上。

.....

.....

——就竟爲什麼要到你舅家去？

——我母親說家裡沒吃的了，不能過活。

——明天就要走嗎。

——我母親的主意早已打定了，

——在那裡常住嗎？

——說不定，大概過了荒年就會回來，唉！誰知道幾時才是好景呢？

——那麼你以後就要把我忘記了吧？

——你總是這樣看不清楚人，忘了你，忘了你，我要忘你我還你這來幹什麼？……娥兒急哭了。

——好娥姐，我錯了，我錯了！……他用他自己的袖頭給她淚。

兩人沉悶了。

——娥姐！我看你縳着的眉頭好像含有許多話，爲什麼老不肯呢？

——我心亂的說不成，我是特來看你有什麼話說嗎？

——娥姐，今夜我的心也和你一樣，越想說越沒有話了。但是，我總想……



——想什麼？

——想你能不去嗎？

——不去那能行呢？你又沒有力量……

——唉！……那麼你把那個東西給我留下：

——什麼東西？

——說了怕娥姐不答應我，

——你說！沒有不答應的，

——你的那個——

——我的什麼？

——那個——

——就竟是什麼？你總是說着半句話來想人，

——胸前繫的那個荷苞。

——哦！這個，可是太舊了，我以後給你另做個新的好不好？

——舊的也罷，我不嫌，

——祇要你不嫌，那藝就給你。

小山輕輕的偎在娥兒懷裡，雙手緊握着荷苞送到嘴邊儘量的親，娥兒也用兩手緊攏着他的雙肩，垂下了頭，紅唇吻着他的前額，他和她都迷着眼睛，戰着身體，出着微汗，發着短促的呼吸……

在一個長時間擁抱之後，娥兒悠悠的說——

——我希望咱倆能永遠愛着呢。

——村人們都說娥兒做子姨太太了，真的嗎？

——不能，她舅家是老財，

——但是舅家能夠常養着他娘兒們不生厭嗎？……那麼爲了生活

就祇好賣肉。

——不至於吧？她說永遠愛着我呢，

——那麼已經過了三年了，爲什麼還不見回來？

——啊：村人們的話是真的了！

又是一個花香鳥語的春天。

小山坐在麥田裡的井口上在自思自語。手裡玩弄着荷苞在想念的娥姐，心裡是陣陣發酸。

——(不去那能行呢？你又沒有力量)

——啊！若我有錢的力量，娥姐倒不至於爲人做小了。

她的心眼模糊了，無力的垂下了頭，看見井裡的水面上有一個蕩的黑影，好像娥兒在用手招他，突然精神興奮了起來，兩臂用力伸，叫了聲娥姐……咕咚一聲，人已不在井口了。

牧童的晚歌已慢慢的停息了。

小山的父親不見他兒子回來便發了急。

遍地叫喊……應答的祇是山邊的回聲，到了井邊祇是閃着亮光一柄鋤。

在一陣嘈雜忙亂之後，濕淋淋的小山的屍身靜躺在暮色微茫的傍，右掌心還握着一個荷苞。

至今村人們對於小山之死，都仍是在猜度狐疑中，沒一人敢斷他的死因。

三，二十五，一九二九於燕大四樓

# 遺恨

唸佳

李大娘——人物。

李寶珠——大娘的女兒

黃巢——賊頭

洪慧娟——青年女子

王老爹——大娘的鄰居

太監

王媽——老宮女

兵士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 第一幕

地點——長安

時間——唐僖宗時

佈景——一間簡單而普通的臥室，中間放着一隻銅火盆，火正微微燃着。由窗口可以望見大街，窗下有桌一張，桌上放些零星什物，桌對面，有一鸚鵡架。幕啓，一中年婦人李大娘坐爐旁縫紉，一十七歲女孩李寶珠在鸚鵡架旁喂鸚鵡。

李大娘——珠兒！什麼時候了，你爸爸還不回來？

珠（走近窗口，張望一下。）太陽已西斜了，爸爸該回來了。  
又走回鸚鵡架旁）

李大娘——我真不放心，你爸爸在外頭作工，萬一叫官軍捉去  
兵我們還……還怎樣過日子呀！？

珠（作安慰狀）——您放心吧！爸爸上年記了，官軍不會要的。

李大娘（放下針線）你還提哩，你忘了張家的老爹，六十多了  
還捉去當兵呢。

珠——那是在城外的事，我們城裡決不至于的。

李大娘（作活）——還提城外城裏呢。聽說賊兵已圍困長安了  
你看東西愈來愈少，愈來愈貴，我們不被賊兵打死，也該活活餓  
了。（哭）

珠（憂愁貌）——是呀！聽說皇帝已竟躲到四川去了，丟下我  
這羣老百姓挨餓受罪……

（外面敲門聲）

李大娘（聽）——誰，請進來！

王老爹（上）——李大娘在家嗎？

珠（向王）呀！原來是王老爸。

李大娘（放下針線讓坐）——請坐請坐！好久不見了這些日子  
呀？

王（嘆息）——好什麼！餓得快餓死了。（坐下）

珠（向王）——這話怎麼講？

王——我這小老頭兒，每日仗些從城外行菜蔬來販賣，養活  
家，自賊兵圍城，我的生意停了，一家十來口人也等着餓死完了。

李大娘——真是奇怪，潼關這樣天險的地方，怎麼會叫他們攻破

王（搔首）——提起潼關失守，真令人生氣。不過這是皇帝家裡，與我們小百姓沒相干，現在我來告訴一些賊兵進關來的新聞

李大娘（向王）——您是多見多聞的。請講些給我們聽聽吧！

王（咳嗽）——我這老東西，愈來愈不中用，稍微一餓，連話都上來了。

李大娘（向珠）——快拿些剩飯給老爹充飢吧。

珠（低聲）——那裏有飯呀。我們的晚飯還要等爸爸羅來呢。

王（搖手）不用不用，我不很餓。有一天，我在城外行菜，聽見賊兵走過就搶東西，看見婦女，就姦淫，不從的，就一刀兩

李大娘（合掌）——阿彌陀佛！可別進長安城來！

王（咳嗽）那可說不定呀！聽說離長安城不遠地方，有一富家，給他女兒下聘，那女兒生得標緻，家裡又有錢，父母又疼愛，從來沒出過一步門，不知怎麼被賊們知道了，一羣賊蜂擁而進，要搶那兒，她藏躲不及，被他們拉到院子裡，要她上馬，她不肯，一脚跳院子裏一口井裏。賊們氣極了，把井邊石頭往下一投……

珠（走進李旁）——媽！我聽得怕極了。

王（滿不在意樣）——別怕！等他們把金銀財寶搶够了，又一把把房子給燒了，可憐那些屋主人跑又跑不開，活活都燒死了……

珠（依李背上大哭）……

李大媽（撫珠）——寶貝賊兵一定不進我們的城裏來，你別嚇

怕。

王（笑）——真是孩子，一點小事就哭了，比這更怕的事還多呢！

珠（哭音）王老爸，請您別說了。

王（站起往窗外一看）——天不早了，我該回去了，看看家裡人餓的怎麼樣了。

李大娘（欠身）——不坐啦，有工夫再來坐坐，不送了。

王——好（下）

一（從李背起立）嗎呀！——照王老爹那樣說來，真是可怕，們應該找一個地方躲避躲避。

李大娘——唉！傻孩子，這會遍地是賊，你想往那躲？我看我這城還算太平呢。……

（幕內鼓聲四起人聲雜踏）

李大娘（聽）這是什麼聲音！

珠（走近窗口望望又急忙跑回李前低聲）不好了外面好些人馬（母女又走到窗口望着都戰慄着）

李大娘（顫聲）——這種裝束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必是賊……賊軍進城了。

珠——您看人馬愈來愈多，爸爸怎麼還不……

（在人聲雜踏中又聽見一尖銳的女子喊救命聲接着聲音愈來愈以至于無）

李大娘（驚惶失措）——女兒快些藏起來吧！，快些——藏起

（又聽見女子喊聲怒罵聲男子喧笑聲）

珠（戰慄）——媽！我怕極了（攬緊婦人）

李大娘——別怕，快藏——起來。（珠兒藏在桌下，婦人站在桌下，東西張望。）

珠——媽呀！您也快來藏着吧！

李大娘——我老了，不要緊！我要看守我這些傢伙呀！（忽然蜂擁進來一羣賊兵）

兵士（齊聲）有花花姑娘沒有？

李大娘（張望桌下）沒……沒……沒有

兵士甲（走近婦人前一把把她摔在地上）別哄人了，打你，看你說不說。（衆兵士蜂擁而前打李，珠從桌下爬出來。）

珠——別打我媽！別打我媽（賊兵住手不打李。）

兵士甲（住手）——真美貌呀！（向珠亂動手）

兵士乙——住。——她生得這樣美貌拿去獻給大王，一定有重賞  
衆賊兵（一致）——好，就這麼辦。

兵士丙——看這婦人也很年輕，就分給咱哥們吧！（說著衆兵向前擁母女走幕遂落）

## 第二幕

地點——長安城裡含元殿內。

時間——在第一幕後三年的冬天。

佈景——一間寬敞而陳設華麗的寢宮，一隻銅火爐裏，正旺旺地燃着，幕啟時珠在棹旁椅上哭。

王媽（端茶進來一呆）呀！娘娘爲什麼又傷起心來？

珠……

王媽（走進珠身旁）——快別這樣了，終日無緣無故地哭哭啼啼，多麼喪氣呀！大王在外打戰，要的事是吉利，您老這樣，豈不叫他不

安寧嗎？

珠(舉起頭來)——唉？三年前的今天，我正和我的母親在家圍爐閒談。誰知景物依舊，人事變到這步田地(哭)。

王媽——得啦，得啦，別胡思亂想了。一個女孩兒家，那有一輩子跟媽的。快喝口茶潤潤喉吧！

珠——(舉杯在手)唉！這種帶人血味的茶，我那里嚥得下去。

王媽——阿呀，這是什麼話，這茶是上好浙江龍井茶，大王知道娘娘喜愛這種茶葉，特命差官騎千里馬趕來的。差官怕誤旨意，就真個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趕，在路上不定碰死多少人踏壞多少田，……

珠(放杯掉上)——作業作業，我何嘗要茶葉來著。

王媽(含怒)——得了得了，娘娘別太沒良心了。大王因你生得美貌，寵你極了，上好屋子給你住，上好東西給你用，只有你吩咐大王，他從來不肯違你的意思。你去看看後宮這幾千位娘娘，那位及得上你。

珠(佯笑)——誰說大王待我不好？不過人非草木，豈能無情。我自從跟隨大王，已竟三年，這三年當中，我的父母，是生是死，我一點不知，想起來怎不叫人傷心呢？(哭)

王媽(笑)——大王不是已竟派了許多人去找了媽！

珠——但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王媽——別着急，慢慢自然會會面的。並且……

(一太監帶一青年女子慧娟進)

太監(走進珠前)——恭喜娘娘，大王又戰勝敵軍一陣。

珠(大驚)——怎麼又戰勝退官軍一陣？

太監(得意)——是是。敵軍，敵軍。

珠(昏迷)——怎麼大王，還不回宮呢？



太監(笑)——不久就回來，娘娘別急。大王叫我先把這位姑娘帶來，請娘娘教導她。

珠——他怎麼老作不人道……——(昏在棹上)

(王媽與太監驚慌，同聲問娘娘怎麼啦)

王媽(走近珠旁)可了不得，娘娘昏過去了。(向太監)快拿熱水來。

太監(携水上)——娘娘的醋勁真大。

(王媽接水灌珠，珠漸醒)

王媽——娘娘貴體欠安吧，

珠(無力地)——不要緊，這是老毛病，時常要犯的。

太監(向慧)都是你惹得娘娘生氣還不快來拜見娘娘!

慧(身子不動，掩面而泣)……——

珠(笑向太監)——你不要嚇她，交給我得了。

(幕內衆聲宣嘩)

珠——(驚惶)——這是什麼聲音?

(太監急奔下全場靜默一會)

太監(匆匆上)——可了不得了，大王敗下陣來了。

慧(低聲)——活該早就該死(珠斜視她一眼)。

珠(竊喜)——是嗎?(向太監)你快去打聽打聽，到底真不真(太監下)

王媽! 你去找幾套新衣服來給這位姑娘換換。

王媽——喝娘娘真賢惠大量!

珠——別費話了，快去吧。(王媽下，珠走近慧身旁)。這位姑娘是那里人?

慧(啼哭)……

珠——看你這樣不甚闊綽，現在跟在我們大王面前，有吃有穿，難道還不滿意嗎？

慧(嚴厲)——你這賤婦離我遠些。你願意作賊婆，我決不願自

珠(退幾步)——螞蟻尚且貪生，何況乎人。你若從了我們大王錦衣玉食一生享受不盡，不然免不了他的一劍。

慧——情願死，也不能從那賊，(哭)倒不如現在，你就把我殺吧！(一頭撞向珠去)

珠(笑着拍慧的肩)看你這樣倒很節烈，最很可佩服。我有一件事向你商量……

慧——呸！你們這些狐羣狗黨，還有什麼心事肺事。

(含悲)姑娘別這樣生氣，壞人隊裡也許有好人的，所謂強盜也有點天燈的(嗚咽)。

慧(拭淚)——你有什麼話講吧！(兩人坐在一張長椅上)

珠(伏在慧背上痛哭)……

慧(悽然而泣)——別這樣傷心了。我們雖然都是萍水相逢，但是落難之人。彼此應當相愛，相憐的。

珠(抬起頭來)——唉！我原也和你一樣清白人家的女兒，三年的今天，被這賊虜來的(哭)我原想拼着一死。

慧——本來死了，倒還留一個乾淨身子。

珠——不過我不願意白白地死了。你看那賊寇把皇帝趕走，自己竊了寶座，又不好好恤民，勝一城屠一城，海內人民，恐怕都要被殺盡了，遍地都要成血池了。我恨不得吃他肉，寢他的皮。

慧——聽說他每天吃的，都是人肉。

珠——豈止是他？我們那一個不是吃的民膏民脂，我自來這裡三

了，每天錦衣玉食，但這些都是從百姓身上搶來的，我那里忍心享？那賊寇百般寵愛我，我何嘗一日安心，那有一會兒快樂。想不你又陷入賊窟來了。

慧(泣然)——我的媽，還病在床上呢。沒人伏侍，又沒錢買藥。早晨上河邊去提水，給她喝。路上遇見一個老頭，他睡在蓬伏草攆作一團，好像一隻破包，面色蒼白，在地上哼嗎。

珠——別又是賊寇喬裝騙人吧。

慧(搖手)——決不是，你別冤人。我因為可憐他，又奇怪他睡在冷僻的蓬伏中，所以過去問他，為什麼大冷天，睡在外頭，他聽見人先吃一驚，後來才慢慢坐起，想要說話，忽然大哭起來……

珠(淒然)——可憐，

慧(嗚咽)——他說他是東畿縣人，每年在家鄉種桑養蠶，家裏女又能繅絲織綢，所以每年除去租稅，還能剩下一些積蓄，不幸黃巢了，大搶大劫，但是還好，他們財產還有一半。後來官軍在他們左屯兵，說是來巡邏，隨便到人家裡亂翻亂拿，他的女兒和媳婦，因為不從他們的淫慾，都死在刀下。那老頭兒家財既然後有了，骨肉又都是死亡了，他又被趕出來，弄得無家無業，變成要飯了。

珠(蹲足)——唉！這年月還怎麼過？原來官軍與賊寇。半斤八兩沒有分別的。

慧——說起那老頭，真是好人，自己這樣受罪，還惦记着同村的人，他說山裏還有千萬戶人家，白天餓了在山上找蓬子吃，晚上困了，就睡在荻花當中。

珠——我因為可憐那老頭，正想請他上我家去，雖然沒有吃的，一口熱水總還容易，可以叫他暖一暖。誰知忽然來了一羣賊不分青紅

皂白，就把我啦來了。(哭)。(向珠跪下)現在求您救我，讓我去看看我的嗎。

珠(拉起慧)——我何嘗不想救你，不過恐怕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我現在有一方法，或者能使這一羣賊分散，我們能逃脫。

(二人坐下)

慧——恐怕不容易吧？看他的兵門，都奇形怪狀，衣裳顛倒，言言不明，臉上雕花，頭上纏着布，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也許有些神通吧？

慧——什麼神通！不過是些狐兔之輩，一旦把他們當作人，不知怎樣才好了。你看他們把這宮殿弄成豬圈狗窟一般髒。唉！風景依舊人事全非。(哭)

(幕內喧嘩)

王媽(帶衣服急上)——賀喜娘娘，大王又打勝了，已竟帶領人馬回宮了。

珠(着急)——怎麼他老會打勝仗呀！

王媽(得意)——聽說今天晚上，還要和這位姑娘成婚呢。

慧(伏在珠身上)——姐姐救我吧！(幕下)

### 第三幕

地點——合元殿裏

時間——第二幕的晚上

佈景——一間華麗的洞房，花燭高燒，慧娟飾新娘端坐在床上，珠倚在慧旁)

慧(戰慄)姐姐我有些嚇怕。

珠(作安慰狀)別怕！有我在不要緊。

慧（小聲）——事成功又怎樣呢。

珠——那賊頭一死，那些烏合之輩的兵們，自然也就離散了。他願意當兵的，就請他們歸入官軍，不願意的，叫他們回家，然後恢復唐朝江山，豈不快樂。

慧——不幸而不成功呢。

珠（苦笑）——聽說江南比較太平，我們就逃到那邊去吧。

慧——假如逃脫不了，又怎樣辦呢？

珠——（堅決）——只好一死，以報皇恩吧。或者讓我一人死，先忍恥促他等待時機再圖報仇。總之，不把那賊寇殺了，定不干休。

王媽（急上向珠）——找來找去，找了半天，原來娘娘在這里

珠（向王）——什麼事？這樣驚惶。

王媽——沒有什麼。天氣不早，請娘娘回宮歇息吧。大王也快來洞房了。

珠——知道了，大王現在那里？

王媽——被將官拉住灌酒呢。

珠（假驚）——我倒忘了王媽快去預備頂好黃酒我要給大王賀喜。

王媽——唱！您真賢惠，不生氣還要賀喜。

（幕內有唱道聲）

珠——安靜些！大王來了。

（黃巢上，酒氣醺醺，走路已是東倒西歪，兩兵士扶之。）

珠（迎上）拜見大王。

黃（言語含糊）——你三更半夜還沒歇嗎？

（扶黃二兵士下）——特為給大王賀喜的。

黃（坐于椅上）新人在那里，她滿意嗎？

珠——她滿意極了，情願侍奉大王（走去扶慧）快過去叩見大王  
慧向黃叩頭）

黃（欠身）——快快起來（作怪狀斜視）——呵！：生得真  
經！我的兒郎們，真是忠心，專門給我可意人兒。（又向珠）美人  
你也生得很不錯呢。（又向慧和珠）你們快來我旁邊坐下（二人坐  
黃身旁）

珠（作媚狀）——我本來生得很美，不過比起這位新娘娘來，還  
一點。

王媽——娘娘吃醋了。

黃（發怒）——什麼娘娘爺爺，凡是我的妻，都是娘娘。快快上  
來叩見這位新娘娘。

王媽——我這老糊塗，倒忘了給大王和兩位娘娘賀喜呢。（向  
及慧及珠叩頭）

黃（向珠）——天氣不早，你該回宮歇息了。

珠——是！不過我已預備下好酒，要給大王和新酒酒吃個交盡  
呢，

黃（煩狀）——天已不早，免了吧。

珠（懇求）——稍爲一口。賞臉吧！

黃（急狀）——好！快些預備上來。

珠（向王媽）——快拿酒菜來。

（王媽將酒菜放在桌上，王媽下。三人坐下。）

珠（站起倒酒）——我要給大王敬酒，（將酒送到黃口邊）祝  
王和新娘娘白頭到老。

黃（喝酒）——我已活了六十多歲了，這小娘子還不到二十，怎能和她偕老呢。

慧（向黃）大王乃是萬壽無疆的，恐怕我已作了第二世人大王還康健呢。

黃（大笑）——小娘子說話，真叫人愛聽。

珠——那更好，再嫁給大王作娘娘。（又倒酒）這一杯祝大王百戰百勝。（酒到黃口邊。）

黃（拒酒）——提起打仗，真令我好恨。自從興兵已來，戰無不勝，誰知今日一仗打敗。

慧——不是已把官軍打敗了嗎？

黃——唉！雖然戰退他們，但赤水仍在他們手裏。

珠——勝敗乃兵家常事，以大王的神勇，明日一戰，必能奪回赤水。

黃（得意狀）——呵呵：美人，真是一隻解憂鸚哥兒。（接酒在手明日擒着赤水守將，必要生挽他的心，和酒吞下。（唱盡杯中的酒）桌上）

珠（假作驚狀）——聽！小氏怎樣啦！

黃（無力地）——我直覺心跳頭昏！屋子都起來了。

慧（低聲）——够了吧？

珠（搖手。又倒酒）大王！這樣祝您兒孫滿堂。

黃（搖手）——實在不能了。

珠——這一杯一定要乾的，連捷三城呀。

黃（勉強抬頭將酒吞下）好利害的酒（又伏在桌上）

慧（倒酒）——大王喝我這一杯。

黃——我的命呀！真不能了。

慧——喝她三杯，我的連一口都不喝嗎？

黃（掙扎而立起撫慧）——我的可人，別生氣，我不要命，也灌你的酒。（張口，慧送酒口邊，珠把酒連往杯倒，黃不住氣的往灌。）

黃（噴酒）——呵！我的媽呀（摔倒地上）

珠（注視地上）我看差不多了。

慧——大王！大王！

黃（呻吟）……………

珠（向慧）——大王酒許够了，我們扶他上床歇歇吧（二人扶上床黃（言語含糊）——我的可人，你也快來睡吧。（倒在床上，聲大作）

珠（低聲）——拿出刀來！

慧（戰慄）——我……我不敢。

珠——你簡直是小孩子，把刀給我（慧把刀給珠）你把臘熄了去守着那門，有人來，便咳嗽告我。慧熄臘守着門戰慄）

黃（嚙語）——我的可人，快來睡吧！

珠（裝慧聲音）——我卸了裝就來。（拔刀向床上扎去）

黃（大聲）——有賊有賊！從床上起來捉賊，跑，珠追，兩在室中旋轉，忽然珠摔倒，黃返身將珠按住，太監提燈上）快來看凶手是誰，（從燈光中細看）呀！原來是你這狠心狗肺的婦人（向奪過刀來）拿過刀來，你不殺我，我可饒不了你呀！

珠（從地上坐起冷笑）我本來只欠一死。三年來何嘗有一天忘殺你，可惜沒有機會，讓你這狗命延長三年。今晚幸虧得着機會正



殺了你，以謝天下的人。不幸我的腕力不够，不能殺你于床上，又爲我被掉子扳倒，所以反被你擒……

黃（大笑）——呵呵，這也是我命大福大呀！

珠——我今晚殺不了你，真是使我抱恨而終。但總有人會殺你的。你要知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呀！

黃——你這賤婦還要硬嘴（舉刀向珠）

珠（向黃）——給你殺。我作人殺不了你，作鬼也不能饒你。（天）天呵！唐朝的江山幾時能够恢復！（說時黃舉刀珠刺去）

慧（急從門旁跑出撲向珠來）——姐姐姐姐等等我。（黃拱手不問）

太監（用燈照慧）——這裡還有一個，同他們準是同黨。（慧戰慄）

黃（向慧）——我的可人，你不是她的同黨吧？好好的跟我過日子吧。

珠（向黃）——你這老賊，爲什麼又不敢殺了。

慧（向珠）——你也別太倔強了（向黃）我本來不和她同黨的，你既要殺她，倒不加把我也殺了吧。

黃（指珠）——她要害我，所以我要殺她，你不要害我，我爲什麼要殺你呢。

珠——哼！天下要殺你的豈止是我？

太監——把她們都殺了吧！免得留着遺禍。

黃（猶疑狀）——她們兩個，是我最心愛的。真不忍把她們都殺了。

慧（作媚狀）——既是不願意殺我們，那就把她（指珠）放了，

我和你好好的過日子。

黃(快樂狀)——真真的嗎?

慧——怎麼不真? 你若不信，我可對天起誓。(跪下)黃天上，我若有心害我們的大王，叫我後來讓大王把我千刀萬刮了。

黃(扶起慧)——言重了。(停一會)也好!把這賊婦(指珠)放了吧，(向太監)你把她帶出去。看她還敢害我?

珠——哼!

慧——既然大王有心放她，我還有1個要求。最好大王賜一枝箭給她，一直到皇城外再奉還大王。免得宮裏說是她自己跑了。

黃——好!就這麼辦。(向太監)你去拿我一枝令箭送那女子皇城，然後把令箭帶回來。

珠(向慧)——再會了(隨太監下)

黃(拉慧)——天還沒有亮呢，我們快去睡吧!

慧——好!(說時，向黃手裏奪過刀來，直往自己喉裡刺，黃已不急遂死)

黃——啊呀!我的可人!(跪屍旁哭幕落)

## 田醫生

明明

田醫生今天又是十分惱恨的走進她的辦公室。這一次的惱恨不是着強頑的病兒不肯吃藥，不是爲着沒有智識的病婦人不依着她的話養身體，也不是爲着林看護婦走慢了兩步。牠這一次惱恨的原因雖，可是她將這事放在腦中及覆伸駁，旁推類引，實在覺得是人類的辱，社會腐化的表徵。

她常常惱恨人類，惱恨同伴，惱恨一切。有時她竟覺得人類是沒有希望的了。在病口人她常常得到人類作的可恥而慘暴的事實，在朋友親戚間也看到了許多人類自棄自暴的行爲，年歲如飛雲似的過去，人們的思想行爲也如飛雲似的變遷。男女似乎都忘了他們在世界上應做的事情，也似乎都忘了他們對於社會國家應盡的義務。她們祇是彼此牽着手歡呼的跳進了所謂快樂園裏——跳舞場，酒館，戲院，旅行——過着浪漫的生活。這種擾攘的生活是田醫生再也看不過的。她祇覺得這事情太不高尚，太不神聖，當她感覺對於自己滿足的時候，她有一有種隱隱的希望——最好是世間上人們都能像她那麼努力工作，決心避去一切使人感覺不高尚的浪漫生活。

田醫生自幼的環境不十分好。也許是爲了多經風霜的原故，小孩時就從未受過人們的讚美和撫愛，她的母親是一個外國女教士的傭婦，被女教士感化後，倒也十分篤信耶穌，於是田醫生在十三歲的那年被外國女教士送進了學校，因爲好學的原故，三十三歲就得到醫學博士的學位。又由外國朋友的捐助，回國開了一間醫院。在閒暇的時候，田醫生從心的深處裡覺得有幾分驕傲。二十年不斷的苦功，至少是

可讚揚的。

還有一件事田醫生覺得驕傲的就是她從來未沒和一個男子戀愛。她覺得男子的背後有許多魔影，萬一被蓋住了，身心永也不得乾。她對於有戀愛熱的女子也不願來往，因為她們將自己身分降低了和男子混鬧。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她的愛友某女士忽然和一個男學發生戀愛，常時在湖濱野外度消閒的生活。這件事使田醫生十分憤，立刻就 and 某女士斷絕關係。她寫給某女士斷交書有這樣的一段：

「吾與女士稱交者，以女士操行堅潔，志趣超絕也。今終日花月下，出入相携，如影隨形，與世俗女子何異哉。請從此絕……臨書涕泣，不知所云。」

那位女士接到這封信，足足哭了三天。後來畢竟還是和那個男生結婚了。

田醫生當時在辦公室裏惱恨了一回，覺得非叫林看護婦進來做一番不可。他連連接着電鈴，不久一個穿白衣的女僕人進來。田醫生的惱恨再也隱藏不住，她瞪眼問：

「林看護婦？」

女僕人知道她的主人又在發脾氣了。然而扯慌是萬萬不能的。她就裝着沒事是的說：

「許在花園裏和她的小孩子玩罷！」

田醫生覺得一陣無名怒氣從全身每個細胞裡透出來。林看護婦實在太荒唐，豈有做了看護而把病人攔在一邊的！她於是連連的拍着桌說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怪不得才對我說要一星期回家一次，原來要偷懶和小孩玩的。我正在惱恨，她倒竟將她的小孩子帶到醫院

來了……我們醫院那裡用得着這種看護！那裏用得着！」

她說着就往花園跑。那女僕人急得祇是直嚷：

「她的丈夫也在那裏呢！」

田醫生喘着氣往花園裏跑，也沒聽見女僕人說什麼。這時候正是春天氣，花園裏的樹木葱鬱蒼茂。一帶受過新露的桃花斜依着短牆舒展得十分解豔。田醫生走進了花園祇感覺着一陣清氣，把全身洗得淨新。她忘了醫院裏一切事，忘了剛才的惱恨，她實在忘了曾在界上奮鬥了數十年。她現在看到的是美麗的；聽到的是婉柔的；吸的是清香的。她穿着小徑急急去，找尋着心底的快樂。

熙豔的陽光溫和的蓋着一片鶯絨似柔軟的綠草。芬芳花息充滿在風裏搖動。粉翅的蝶，水晶翼子蜻蜓，含着甜蜜的新蜂，和宛歌吟喉的鶯鳥都蹁躚醉舞環圍飛繞。在長垂的紫藤花，田醫生隱約看見了幾個極美的人形。她們的色彩，婆態，和彼此距離間的都合都和四周自然環境十分調和，而顯然是天國中的樂園，田醫生抱着擊蕩的心幾乎不信這還是人間！她輕步走過去，在模糊的眼裏漸漸發見是一個清癯樸實的青年男子斜倚在青草地上，愁鬱而烏大的眼睛深深藏着喜悅，兀自朝着對衆注視。林看護婦半屈着膝摟抱着一個肥頤的小孩連連的接吻。田醫生懷着新發現的歡悅，顫顫地隱在紫藤花蔭裏。祇聽見林看護婦如狂如癡的說：

「我的寶寶……我的親愛的……我的小囡囡……我怎能離開你！怎能撇你在家裏！」

小囡囡受着媽媽的撫愛，張着小紅嘴兒，不住的叫：

「媽媽歡喜，囡囡乖」。

清癯而愁鬱的青年緊握着手說：

「不，智珠，我不能……我不能讓你這樣。回去罷！回去罷甯願死守在一起，也……也不……」。

那時春光離開了紫籐花枝溫暖地覆在林看護婦清秀的臉上田醫借着春光發現林看護頰上晶瑩的淚珠。

田醫生含着淚慢慢走出了花園。她得到了「發現生命真流」後快樂，同時也感到內心裏深藏着的悲哀。

## 戰士墳前

方一智

我留戀這荒蕪的孤墳，  
憑弔你英勇的戰魂！  
今年五月的薰風又吹生；  
可會有什麼安慰你的英靈？  
爲着尋求解放與光明，  
你離別了故鄉來從征，  
東西南北的馳騁，  
參加這偉大的鬥爭。  
你決意以生命去犧牲，  
只爲着解放與光明。  
那知千千萬萬的健兒拼了命，  
僅僅形成大盜的火拼：  
只有無辜的屠殺，

只有盜賊的橫行，  
只有分贓的競爭。  
莊嚴的犧牲，  
悲壯的犧牲；  
勇敢的鬥爭，  
大無畏的鬥爭；  
一切一切的偉績嘞，  
都成了巨盜的掠奪品。  
這場兇猛的戰爭，  
不過把割據的形勢重新定——  
依舊慘殺無辜，依舊恐怖；  
這社會依舊擾亂紛紜，  
這遼闊的疆域嘞，  
只有羣盜的馳騁。  
這兒的會長比那惡魔還凶狠，  
他張牙舞爪，要毀滅一切馴民。  
這場偉大勇猛的戰爭，  
算只多了一些你們的孤墳  
點綴這淒涼荒廢的江城。

你英勇的鬼魂！  
你可聽見這悲風在嘶鳴？  
還是牠在哀號人羣之厄運？  
還是你這雄鬼在震怒忿恨？

你英勇的鬼魂！  
你可知道我來你的墳頭憑弔？  
若是你懂得我話語中的悲憤，  
你寂寞的鬼魂也應不能安靜。  
我曾追伍你的後塵，  
參於那偉大的戰爭。  
什麼是我的勝利品？  
不要忌妒啊，你可憐的鬼魂！  
我也只剩下這悽涼的潦倒的胸襟。  
我夢想着理想的光明，  
掙扎的挨受這苦痛的現實的人生，  
這黑暗的醜惡的世界，  
何處足以使我插身？  
冷酷的殘忍的人羣，  
那里去寄託我的熱忱？  
更有誰溫存我這負傷的心靈！  
我沈痛的哭倒在你的墳塋，——  
我的平淡的歌詞傳不盡我的悲憤，  
我的笨拙話語訴不出半點兒衷情。  
你英勇鬼魂！  
我讚美你的死，你的寂靜。  
我不能再爲你傷心：  
我的悲哀喲，  
也不亞於你這無歸的孤魂！



# 英 英

## 雨初

英英今天要跟同村王嫂嫂進城，王嫂嫂是城裏富翁的傭婦，這次說主主人要雇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幫忙奶媽抱抱小少爺，見王嫂嫂很可以，便說要帶她去，母親因家裏不大豐裕，弟妹又多，所王嫂嫂一口便答應，英英呢，素聞城裏的繁華，富家的架子，平常多麼美，一但說有機會去，真是歡天喜地。一早起來，母親便收拾起那幾件衣服，放在半新不舊的包袱裏。頭梳得光澤齊整，衣裳也漿洗得乾乾淨淨，她雖然有點捨不得父母弟妹，同時又恨不得快到城裏，開開眼，母親見她快快樂樂的，也便覺得心安。

王嫂嫂雇了兩隻騾，跟她一齊走；經過她旦夕灌溉菜畦，經過刈的山邊；慢度遊玩的柳蔭下，濯足的小溪旁，漸走不認識的路經漸高巍巍的城樓，進了城，見男男女女，擠擁着在街上，好像鄉間年看戲時那樣熱鬧，喧嚷的聲音，東來西往：洋車夫的呼喝聲馬車的踏，買賣者的爭辯聲，更有帶着虎眼的粗笨東西，唬一聲便跑到前，真不知道怎樣閃避好！

她正在驚訝，王嫂嫂已下了騾，眼見又寬又高的大紅門，真是比堂的正門還要大，她們進到一個空洞洞的院子站着幾個穿得頂體面的人，她心裏想必是主人和他的朋友，可是見王嫂嫂並未止步和他們打聲招呼，他只好低頭隨着走，走了幾曲迴廊，幾個院子，却不見一個人來到了一間屋子，有幾個整齊端正的女人，進來和王嫂嫂說話，都是文文清清潔，帶着富貴的樣，王嫂嫂把東西擱好，便帶她去見主婦，

太太睡在烟床上，當她們進去時，她從頭到腳，打諒英英一下，

便問她多大，她說十二歲，又問她喜歡城裏不，她說喜歡，後來王嫂嫂說了幾句話，便又抽她的烟了，王嫂嫂帶她到奶媽那裡，送她己的工去，

小少爺正在睡羅，她沒事情做，手足空閒，悶得很她走到院子，看見芬芳正濃濃紅白紫黃開得又美又真是可愛，她手摘了一朵白，拿去送給王嫂嫂

王嫂嫂正忙着，看見她跳躍地跑到來了，手上還有一枝花，嚇一跳說：

『我的兒，你好胆大！這是老爺千尋萬找的什麼地方來的蘭花你給他摘下來，他知道，不要你的命才怪呢！以後院子內的花，不亂動！』

她戰戰慄慄的答應了，急急地跑回去，她不敢抬頭，因為院子花，都好像帶了老爺的感怒，向她瞪眼，快要她的命似的！

回到奶媽處，小少爺已經醒了，奶媽叫抱他在廊中玩玩，小少是六七個月的孩子，又肥胖，又活動，抱一會就累的了不得，她抱他在遊廊走來走去，細看這房子真美麗：窗紗是綢做的，燈罩是瓷，椅子墊上大紅綉花的褥子，地上鋪着碧色的磚，所有東西，都是亮的，她輕輕進了一間屋子，看見還有幾個玻璃櫃子，裡面擺着金銀的玉的瓶，盒子：五光十色，閃閃爍爍，可是她真覺得可惜，都是空擺着，她奇怪爲什麼這麼好看的東西，不拿來用，記得那一母親買了一毛錢糖，沒東西裝，後來找了半天，才從床底下拿那個黑的只有半蓋的瓦罐裝着，自己常常在田邊摘摘花回去，也沒東西插，只擱在那一個破碗裡，在這裏拿幾個回去，多麼好呵！一陣陣的鑼鼓聲，喧嘩聲，在街上送進來，小少爺跳動得更利害，她自己也恨

一脚跳出去看看怎麼回事她跟着曲折的遊廊走，剛撞見剛才跟王嫂說過話的女人，她便問：

「嫂子，外邊幹嗎啦？」

「是耍猴子，」那位嫂子說，

「怪不得人說城裡熱鬧，不是過年，過節也有鑼鼓打，也有戲。」

那位嫂子，像後聽見她的話的便匆忙地走進去，

街外的聲音太動聽，她不能不向外跑，她剛走到門口看見一堆一羣的小孩，在街上前呼後擁，便有人把她喝住，回頭看看，是一個凶惡的男人，他說：

「討厭的鄉下種子，這麼大的房子，後地方保你走嗎？還死硬向街頭巷尾跑！快進去，若是小少爺招了涼，你還了不得呢！」

她的脚不由自主的顫巍嶽：走進去，可是街上的音樂，還隱約地在耳邊彈動，

小少爺要吃奶奶她又閒着，她坐在高高的椅子上頭，兩隻脚不到地，覺得很不舒服，便輕輕地走到西邊一張板橙上坐下，旁邊還有許多玩藝兒其中一個洋囡囡，嬌小玲瓏，金色的頭髮，談藍的眼睛，緋紅的臉，小小的嘴唇，比什麼都可愛她真想抱起來疼疼她，可是這都不行的，只可偷偷看着，愛着，羨慕着；却不敢拿起來撫摩，恐怕又碰釘子；挨罵。

太陽落了，屋子裏又暗又靜，奶媽抱着小少爺在那裡打盹。她冷冷清清坐着，動也不敢動，外邊是請太太，小姐吃點心的聲音，是煎炒的香味，肚子不覺餓了，想每天這時候，媽媽預備好晚飯，等我們打柴回去吃，現在正是忙着幫她開飯的時候呢，一陣陣的悶氣，壓住她

的心頭，不覺淒涼想家，才知道家裏多麼自由；喜歡出去就出去，喜歡吃喝就吃喝；田邊的花，任意採摘，山邊水涯，縱情遊玩；隨時可以歌唱，隨時可以跳動，她愈想愈離受，不覺哭起來，可是又不敢大聲哭，她在計算什麼時候可以回家，那時無論人怎樣威逼，都不哭了，

王嫂嫂進來，見她淚痕滿面，低聲慰問她爲什麼哭，她勉強說：

「我沒哭。」

## 自題著畢業禮服的照像

韋崇武

（遵初白兄命，爲年刊作。）

異樣的衣冠著出如夢的四年，

哦，四年，這四年時間的苦甜！

青夢像碧空一般在眼前灼耀，

灰思像烏雲一般在心頭籠罩。

這眼角，這眉梢，

是不是我的靈魂的記號？

這板臉，這冷淡，

怎能畫出我心頭的苦甜！

# 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東里

(一)

我常把人生這般的想：

人生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往事徒遺下了愁，恨，悔，惡，

但已流星般的飛過；

光陰徒獻給了時，日，年，月，

亦已無痕跡的流沒；

你看這世界，

還不是盤據着，

獸心穿人衣的怪類？

靜心張目，遠遠望去，

現在，未來，道途渺茫，

看不清那里是光明，

那里是陷人死亡的幽谷。

煩惱，留戀，愛慕，快樂……

一切，一切，那樣不帶你到永息的死墓？

要邁步渡過愁河，

但覺得步步沉重！

唉！人生！

(二)

我常把人生這般的想：

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碧空，大地，太陽，衣食，  
似乎是人生的原素；  
但誰不是暫作旅客？  
父母，朋友，親戚，愛人，  
似乎是人生的依靠，  
問誰能永遠不分別？  
你看這世界，  
還不是盤據着，  
獸心穿人衣的怪類？  
靜心張目，遠遠望去，  
這個，那個，目光恍惚，  
認不清那個是真實？  
那個是虛濁？  
自然，人事，  
一切，一切，那一樣人生能久戀？  
要燃燈去尋不死，  
但覺得件件虛空！  
唉！人生！

一九二六，二，二八夜父病中寄給母親。

# 落花

郭德浩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後主浪淘沙——

又是一年落花了！這淒寂無聊的心兒仍依舊；悲哀和惆悵，還是漾在心頭。昨夜裡一個人走到酒館裏，喝得半醉，獨自踉蹌地歸來路上一個行人也不見了；只有那穿着深黑色的衣服的警察，獨自懶無聊的，在吐着深紫色光焰的街燈下，徘徊着，現出困疲不堪的樣，但還在側耳的傾聽，遠處不時的傳來，斷續的幾聲，汽車喇叭聲其餘的只是靜悄悄地，沒有一些聲響，更看不見一個人影子。只有後歸來的我，踽踽涼涼地，一步一步地，在路旁的香槐下走着，腳下稍有些輕微的脚步聲。那樹叢裏一陣陣地微風，不時的吹來些，落花香氣味，漸漸地使我有些清醒。

唉！假如一醉真能解千愁，那我便率性地，一天一個醉了！假如酒入愁腸，真能化作相思淚，那我便天天地使酒入愁腸了！怎奈醉後不減依然的愁思，這相思的淚兒又不成，徒惹起無邊的悵惘，愈發的度苦無聊了！今朝一覺醒來，已是日光照滿了紗窗，小鳥兒還在簷前叫着呢，但我却仍躺在床上，默默的冥想，這三年來的漂泊，淪落，風逝了熱誠，衰殘了意志，精神漸趨於頹廢，形容愈發的憔悴了！唉！雖然是時間上，空間上，受了痛心的刺激，但怎麼竟將那無邊的悲哀與淒涼，瀉進了將來的歲月！唉！「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諸愈發的紛擾起來，心情更是異常的酸楚，索性

伏枕的嗚咽了！

一陣輕微的叩門聲，將我從沉悲的夢中驚醒，睜眼看時，一個色的信封，從門縫中擠進，曉得是僕人送信來了！急忙下床，將他起，當我剛看着這信封上的草率的字跡，猛地使我一驚。這明明是我的朋友萍若的字跡，但我好久沒有與他交往了，怎麼今天忽然地接了他一封信呢？並且他也不在北京呀！我連忙拆開一看，裏面也是篇字跡潦草的信，以外還附有一個小小的信封，我便打着那張信箋仔細的辨認下去，上面寫的是：

親愛的曉非君：

夜色淒迷的北京城，小窗外的淡月，已是不十分的清楚了！但布的窗簾，却依舊印有那幾株未落盡了花的桃樹的影子，還依然孤寂地含着淒苦的淚兒，站在那裏，半開着的門，不時的從外面，被微風吹送來些丁香花的花香氣味。使我倒似清爽些，所以我借此便提起些我悲鬱的勇氣，拿起筆來，給你寫這一封信，因為我還要拜託你點事情。

曉非君：我很相信你，當你接着了我這封信時，你一定是十分的驚訝，因為你決不能想得到，你能接着我的信，像我這數年來，毫無音信的人。並且你更不信或想不到，我會在北京城呢！是的。你的驚訝對極了，我這幾年來的，詭密的行跡，不要說是你，就是我自己都捉摸不定，從沒有給任何人寫過一封信，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我的近況，更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北京了！其實我在二年以前就來北京城了！我原是奔向着美麗，絢爛的希望，來安慰我的靈魂，背負着莫大的使命，要走到成功的路上，但我所希冀的，終於慘酷的失敗了！含着被欺騙的淚兒，漸漸一步步



的走向灰色的海裏。一切，一切的，我都毫不顧恤的，情願的犧牲了！爲愛情，爲自己，爲伊人，尤其是我這破碎的靈魂，草般的身軀，更算不了什麼了！唉，曉非君，在你的記憶中，昔日的活潑，爛漫天真的萍若，他已經完全的消失了你記憶中的印象，整個的陷入悲哀的深淵，更沉入無底的深處了！唉！數年來。我這淪落：漂泊，浪漫的生活，已經是不堪回首了！頻惹起些舊恨新愁，究有何用？遭遺棄，遭鄙夷，失望的我喲！只有一腔血淚和悲傷，去走向黃泉，永遠不再回到這充滿了悲哀與痛楚的人間。一切的光明啊！都早就遮迷了！一切希望啊！都早已淹沉！只餘這付蒿蓬似的身軀，枯泉般的精神，還留他何用，不如也拋向無涯的去路吧！黑暗陰沉的四圍，廣闊無邊的大地，誰能聽得到我這弱小的呼聲？誰能理會得我這微渺的生物？真是無窮的悲哀喲，無止境的凄苦喲；向誰去訴？只有帶起所有一切的桎梏走向陰森的墳墓。去找那同情伴侶。

昨夜我提起我最後的勇氣，鼓着我生命之餘的喘息，發一聲震顫的慘呼，就是我竟於數年來的躊躇之後，寫向我曾愛過的人兒，最後的一封信。但怎奈我太懦弱了！太沒有勇氣了！信雖然是寫完了，竟沒有付郵的勇氣。不知幾次的拿着信，徘徊不寧的於郵筒之旁；結果終是拿着原信回來了！但這凄苦無着的心兒，又似飄遊無定，中夜裡幾次的從悲哀的夢中驚醒，伏在枕哀泣。在最後的決定後，我只有應走這最末的人生的道路，但却有一件事情橫梗在心中，縱然我撒手閉眼的去了！也是不安心的，因爲一件事情尚在沒有辦完呢！但我又沒有辦完的勇氣，於是我就想到你了！你是我數年前的好友——因爲我近幾年，沒有一個朋友。——你總

可以替我想個完善的辦法。那我索性就把這責任，完全的交給了！請你體貼着我這說不出。而又不可捉摸的心。去做吧！唉！你如果顧念你已經死了的朋友，那點未盡的悲哀，你是一定的能推辭了！唉！別了！親愛的曉非君，永遠的別了！落花漂泊時節，冷雨淒風的夜裡，你或還能聽着我的啾啾的哭聲。此祝你前途光明

永訣了的朋友萍若絕筆。

「外附信一封」

我的神志昏惘了，血液停滯了；身子顫顫地抖着，眼前好似有無數的憧憧的黑影，我晃動着：那淚珠兒已似泉水般奔放出來。又使入了那傷感悲懷的夢境。回想起三年前在N校同學的萍若；——一個十六歲的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孩子——蛋圓形的臉兒，黑灣灣的眉毛，深紅常似帶着微笑的嘴唇，襯着一雙活潑晶瑩的眼睛，曼紅的頰；真秀美嫵媚極了。加上他的好笑，無論什麼時候，常是格格地笑着，說話時也是帶着輕微的淺笑，那一雙笑渦早已偷偷地掛到腮邊，令人感覺着一種自然，溫柔，會永遠不能忘記的。

同班中，他是最小的一個；他雖然是不十分地用功，但他地成績却總列在優等，他的天資的聰明，絕頂的智慧是可想見一般了。尤其是他更有驚人的文學與藝術的天才，在他所寫的些艷麗和抒情的詩中都可以看得出來的，因為他的心情，異常的細膩溫柔，他的性質特別的嬌憨天真。具充分的表現力。所以學校裏的新劇團，請他做演員，充當劇中的俊美的青年，或縹緲的女郎，結果都是楚楚動人，有樣入徽。都是有口皆碑的贊許，並且他還可以在音樂會裏佔些位置，唱歌啦，奏琴啦，吹簫啦。都是特別的擅長，所以這位年少多才，婦

天真的萍若君，真是到處受人熱烈的歡迎，無論是男同學或女同學尤其是我，說不出崇拜，是景仰，是欽慕，是敬愛了！總之他在我的心中，早已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和他所以特別要好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我們都是文學與藝的愛好者，第二是因為我們倆都是N校的網球代表，所以感情是十分的融洽，松花江的江畔，綠虹橋的橋頭，常有我二人蹣跚的足跡，每逢在秋月斜掛的黃昏，春花競開的清晨，我們常是在柔嫩，鬆軟草地上，低語的徘徊躊躇着，他的格格地笑聲，和我的輕微的履聲，常是充滿着快活與興趣，浮漾在那溫柔，清麗的空氣裏……

唉！前塵若夢，往事如烟，怎堪回首當年。春花啊！秋月都飄逝！再也不能回來的青春。只留下了這片片碎裂的心痕，在含淚的微裡。震顫，烟燦着。說不出是酸辛，是淒涼，是悲苦，是甜蜜了！性一古腦兒都丟棄到不可思議的天涯吧！只是我這脆弱的心兒，再不敢回憶昔日的年光，追懷已往的歲月了！唉！只覺着一陣陣的淒麻醉的酒漿，時時的澆到心田。含着抑怨的淚兒，再把那一封信打：

我的湘君姊：

請你百廿分的饒恕：我這樣的稱呼你「我的」因為這是最末一次的，這樣的稱呼你了！所以請你格外的哀憐和承受。尤其是對於我這孤苦無聊，淒涼灰敗的人兒！唉！縱然是值不得你輕蔑的，一笑的，但於我却足夠埋葬我以往的悲哀的回憶，催我到淒涼的途中，無數愁苦的血淚，與絕望的嘆息的代價了！

三年來悲鬱，只養成了我淒苦哀感的心兒，和衰廢，殘頹的志氣。什麼叫人生？什麼叫前途！被棄的我喲！只有一付蒿蓬似的身

軀，和枯寂了的心兒，漂漂在灰色的海裡，還能配談得到『愛』和『美』嗎？悲哀的深淵，只有我去沉落。死寂的深山，只有我去徜徉。秋風吹着落葉，黃昏後黑黯黯地老林，只有我去絕望！哀歌，無邊的莽原，塵沙迷漫着的荒郊，只有我在披髮的狂號，湘君！你怎會想得到我這淒涼灰敗，沉淪漂泊的人兒。

我聽說了！並且直接的有人告訴我了！你現在正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十分的適意。更是十二分的高興，自然喲！誰不知道漂亮風流，而又時髦的K夫人呢！言語既流暢，舉止又活潑，一切實際應酬，都是特別的出人一頭：處處要好。誰不心悅誠服的極口稱贊。唉！惟有這不知趣，而又無端自尋苦腦的我喲！當每次聽人家講，怎樣活潑可愛的K夫人。怎樣縹緲動人的K夫人時，我恨不得跑到喜馬拉亞的山巔，披髮發狂的喊叫，坦胸的盡量的號哭。指望瀉出我這胸中的痛苦悲憤，和無限的酸辛，結果只是含着失望的血淚，回到我那世界之微，渺小的一隅，蜷在被中，伏枕的哀泣。從夜裡哭到天明，從清晨哭到黃昏，我的人兒那裏？漆黑深幽的四圍，只有失望，悲哀，和無邊的淒楚與煩悶，如何能解，這痛心的悲哀！

唉！時光啊！漸漸地長成了煩悶，甜蜜與依戀喲！都不在這悲苦淒涼的途中了！漂零淒迷的路上，落花黃葉的道旁，常有一個人蹣跚的足跡。漫漫地長夜，春雨秋風的通霄，悲哀的心兒喲！仍是那悽愴哀感的幽夢。唉！寂寞無聊的，孤涼悽憐的我喲！有誰去安慰，我這悵惘，失意的人兒！荒了的園籬，無人理的落花，只有悽悽地含着淚，枯萎凋謝了！我這被棄的人兒，也只有踽踽涼涼地，走向悲哀的黃泉，衰蕪的荒墳，去找同情的伴

侶。

我們試回到三年以前的時光，在一個明媚溫柔的春天距你赴P城已是一個多禮拜了；我正在悵惘無着的時節，忽然的接到你一封自P城發來的信，我如黑暗的途中得了光明，無涯的海裏，望見了陸地。也說不出是歡欣，還是安慰了！何況，那信中的纏綿與溫柔，更使我踟躕地不自安了。猶記得你最後感慨着，引紅樓上的兩句詩，「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爲誰妍」？使我讀了簡直泣不成聲。然却安慰得萬分啊！湘君姐嚟！你還記得嗎？唉！縱然你忘記了也罷！只是你那時的一棵心，已深深地種住我的胸中了！直到永遠不再悲悔的日子。那時我也曾描寫我當時的心情，在回覆你的函中，計算起來是多麼甜美溫存的事嚟！那時節的我呀！便是整個的沉在愛的海裡，游泳，跳蕩着覺得空氣是甜密的，宇宙是愉快的，一切一切的大自然嚟！都是愛情的美的描寫。所以我整天的埋頭在愛情的書信棹上——雖然是犧牲了一切的光陰，那是怎樣的值得呀！——却也至多不出三天，也要輕輕地用嘴唇濕破了你的紫羅蘭色的信封，快意他，一遍，又一遍的讀你的來函。那真是無上的酬報呢！啊！有一次又使我無端的哀涼了！你不應該那樣的引動我的傷心，——至今想起任他傷心也好。——你又引來兩句紅樓上的詩，描寫你的懷想和寂寞的淒涼。同情的我嚟！是怎禁得住那，「枕上輕寒窗前雨，眼前春色夢中人。」從今後再不敢讀紅樓了！那傷心的句子，是容易觸到眼簾的嚟！唉！湘君姊嚟！我那時只是個十六歲的孩子。脆弱的心兒，柔嫩的神志，怎禁得那動心的惆悵，時間啊！便一天一天地趨向煩惱了！但真使我感謝到萬分——至到如今。——我確信是你啓發

了我天真的，純潔的愛情，和對於文藝的愛好，喜做抒情的文詩尤其是你在那溫柔的信中，勸我讀些關於文藝的作品。並寫成首詩的樣子，

『我愛你兮！美麗的青春，

我愛你兮！柔媚的溫存。

我願你兮！開着文藝的嬌艷的花兒，

我願你兮！振着你活潑優美的精神。』

啊！那是多麼感動人的詩啊！可憐我那時只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又怎能體貼着你的心情去安慰你呢！但如今我是好做抒情的詩了！而且更常寫些個感慨的文字，但你呢！却不知道了！或者須不高興知道呢！唉！縱然你不願意知道也好，但我却很欣慰的，因為總算滿足了你昔日的對於我的期望。但把這些詩寫向誰呢？唉！詩文喲！都不是安慰的詩了！却是些傷心的哭聲，和悲哀的淚痕，縱橫模糊在潔白的紙上。只是我心上的悲哀的詩呀！却深深地刻在上面了！

唉！說起來更是慚愧。總寫這無聊的回憶，越發地引起人輕蔑的厭視，況且我這無人理的人兒。唉？縱然是往事如烟般散了！在這心上的創痕，是永遠不能泯滅的喲！直到無涯的時光；無論有什麼事物，一切的事物，至少在他們毀滅的以前，或以後，我這悲哀的！是永久存在，心的深深處，那也就算慰我的失望了！何必又一定要你去伸開已經冰冷的手去接我，慘酷的笑著去撫我呢！唉！計算起來，我來到 P 城已三十個整月了，這一千多日中，我沒有一個時辰，不去追想，緬懷你，沒有一刻的時間不去回憶以往的甜戀，略解目前的悲哀。唉！那知道愈回憶以前的甜蜜，愈

加重了目前的悲哀。索性書也不讀了。整日的埋頭在苦惱的被中，浸在淒涼的淚海裏。舉起頭來。覺得四圍，都是漆黑，閉上眼睛冥想前途，只有黯淡，悲苦，這一點的光明呵！只有嗚咽和隱泣。有時提起筆來，打算寫出胸中一切的悲哀縈鬱，結果只是弄得血淚模糊，白白的紙上，塗滿，淚痕，和斑斑的血漬，無力的我喲！怎能寫下去？

在P城半年的探詢，幸而知道了你三年來的概況，縱然你現在的生活是如何的適意。如何的有生趣。但是當我方從同學F君的口中，知道了你已經結婚了！我幾乎暈了過去。只以當着許多人，我沒有敢哭出來，但那冰冷的淚。是早已往心的深處流進去了！那脆薄的心兒已經碎得片片地。沉隨到悲哀的深淵裏了！悲切切地，回到自己的房中，伏床哀哭，直到第二日天明，攬鏡地自照，精神形容已同枯草一般了！枕上被邊，染着斑斑地血漬，和模糊的淚痕，使我托病不敢見一切的人了——其實正是致命的病呢！——但如何能解，這將無歲月的悲哀呢？便從那時起；心兒冰冷了！神志灰頹了！那痛心的悲哀，永久不能泯滅的凄苦，便在這時瀉進了我的心中終無止期了！這無涯悲楚，無邊的失望，歲月喲，成了咒咀，回憶喲！成了悲悔，前途呵！更是不在懸想中了！唉！自己招來的悲哀失意，向誰去訴？春花秋月，只是血淚的回憶，燕子，芭蕉都成了悔恨，淒寂無聊的心兒喲！向何處飛奔！唉！如今我只有牲犧，我決對的牲犧一切為你，為愛情。為自己。唉！只是我負了白髮蒼蒼地母親，負了奔波勞碌的哥哥。她們仍在貯着無限的希望等我呢！等着她的親愛的兒子，他的幼稚的弟弟，快快活活的回到故鄉，唉！我負了她們了！我負

了他們了！我爲你，爲愛情，爲自己。

深可紀念的春光。只是這樣的來了又過去，過去又回來，鳥鳴發花鼓舞着別人的愛。落花飄零的廢園中，才有我淒楚，孤獨的影子。無聊，枯寂的時光不知去了多少。只有我屋中的欲萎的兩棵海棠。在案頭遙伴着我的淒寥。有時獨步到荒草沒人的湖濱，聽着潺潺的流水，哀嘯的野鷺，幾乎被他們引誘去了！有時跑到高峰懸崖，看着大地的悲沉，谿谷的深靜，又幾乎被他引誘去！但在這一髮千鈞的時節，竟沒有表示怯懦的，就是忽然想到你。想到了我的湘君姐姐，也須還在愛着我呢，唉！湘君！你是我生命的使者，你是我精神的宿主，那雖然是我無可奈何之中，一線光明的幻想，但假如你真有一絲兒的心在我，那我便可以背起上帝的使命，抱着我的生命前進，不顧血淚和荊棘了！唉湘君！我相信你是不能承受的喲！

唉！時光啊！襲去了我的青春，驅跑了我芳美的靈魂，失足呵，引我到悲楚的途中。窗前的那幾棵桃樹和丁香，不知幾次的落花了！但他們仍然悲寂寂地立在那裏，只有我這人兒，却在悽悽地鏡裏；悄然地憔悴了！這一去不返的時光呵！怎能再恢復我飄逝了的年華？唉！爲誰憔悴？有誰知？！只餘這冷靜靜地心情。索性甘願同落花走到不醒的幽夢。但週身麻木了！精神飄逝了！僵了的心兒，還在不住的，微微地，斷續震蕩呢！

一年裏有兩個最傷心的時季。一個是落花時節，一個是落葉時節，反正都是淪落的時期，其餘的時光，任他夏去也好。冬來也是不關心的。我的悲哀依舊不減，淒涼繼續滋生，我仍蜷伏在那愁苦的深淵。每逢淒風之晨，苦雨的黃昏，只有落花，伴着我



的寂寥，幫助我的愁思，這悵惘無着的心情喲！不知是從何處招來？唉！我這漂泊無人理的人兒喲！自從三年前就離開了我的親愛的故鄉，負着光明的使命，前途的希望，跑出五千里外來尋求，唉！我尋求：我所尋求的。結果是慘酷的失望了！

湘君姊！你竟不曾贊美過我像小你兒一般美麗混柔嗎？你不曾自比爲看守花兒的園丁嗎？你說你用愛情的漿露，澆灌我，使我呈給你溫柔香氣，美麗的花朵，你永久永久保護愛撫，這脆嫩嬌艷的花兒。不使他憔悴，枯殘，永遠互抱着陶醉在甜蜜溫柔裏。唉！昔日的戲言竟了今日的讖語。如今呢！園丁她飄然不顧地去了！那脆嫩嬌艷的花兒喲！他孤寂地含着一包失望的淚，在那裏偷哭，甜蜜和依戀都不在了！只有那苦雨與秋風，却來助他的哀感的悲懷。小花兒早已憔悴不堪，漸漸趨於枯殘凋謝了！喚去了的園丁喲！怎能再回到她的園籬，看看已經憔悴了地，她會愛撫保護過的，脆嫩嬌艷的花兒！？

唉！湘君姊喲！我的手顫了！心碎了！不能再往下寫下去。外面的冷雨淒風，敲着我殘敗的窗櫺，還夾着一陣陣地，夜鶯的哀鳴。絕望，失意，孤寂，悲哀，纏住了我蒿蓬似的身軀。慢住我灰敗的心兒。唉！別了！別了！明朝我便背起我一切的悲哀和痛苦，去向天涯，回到淒迷的來時路了！慘酷的人間，不容我留戀了！已往的煙塵，不堪回首了！黑暗，痛苦，奶在前途迷漫着。身旁有殘人的失望的魔鬼，獰笑着催我，到危峻的高峯，身後有深零的幽魂，哭喪着臉引我到陰森的寒泉。柔弱無力的我呀！怎敢趑趄？臨行蒼促，愧無別贈，只有一腔血淚和一顆不死的心兒，上贖於我曾至愛過的愛人，湘君姊。唉！唉！今古情場，向誰個

真心到底！從今後。地角天涯成永訣，碧海青天夜夜心。此福  
幸福無疆。

你會愛過的情人

萍若絕筆。

.....

我讀完了這封信。心上如重重的中了一箭，澈身的疼痛，說不是同情，是悲哀，是淒楚，是酸幸了！那點點的淚兒。一瀉如注的  
了出來！急忙抓起帽子。闖出大門，跳上洋車，向他信封上所寫的  
處奔去。送容易找到了那個所在。急忙進去張望。只見院子裏靜悄  
地一點聲音也沒有，半晌才從院內才于地走出來一個老太婆。懶懶  
問道「先生找誰呀？」

「若萍呢？」我急促的問：「他在那一間屋子？」

「他在靠東那間廂房。」她一面用手指着，一面的說：

「但他已經於今早算清了帳目走了！他還說不在回來了！不知  
上那裏去了！」

我不等他說完。急忙跑到那間屋了。往裏一看。裏面的東西散  
的放着。但萍若却沒有了！我的心神昏惘了！一聲地長吁，倚着門，  
悲暈過去。

「先生您想什麼呢？」老太婆悄悄地問

——我忽然被她驚醒了！也不知道是淚，還是血，只覺得冰涼涼地，  
濕滿了一大襟。這時萍若窗前的那幾株桃花和丁香。花兒還在零零  
落着呢！一陣微風，把那花片兒。輕輕地吹過牆去了！唉！唉！去  
，去了！我的朋友萍若隨着落花去了！

一九二八。十一改舊作于海甸未名湖畔。

# 母親

秋 因

晚餐後，她獨自回到臥室，靜悄悄的聽不見一些兒聲息。這是她離家鄉，初次留校過年，所以她感覺着一種非常的孤寂與淒涼。

在那沈悶中，她憶起了她的亡母。她深深的覺到，她不配像數年的她，她只能將她的憂傷，變成點點的淚，收在絹中，却不可變成心的話語與母親一一的訴說了，年間的奔波，已使她腦海中母親的容，清漸的失去了。她不自覺的睜了幾次眼，好像在她腦海中，她得到一個清楚的印像，但是不能了。及至她由箱中，取出母親的遺時，她眼中淚，已將她母親半身的像閃成了無數模糊不清的影子，時間，她那裏能辦清她母親的遺容？

遠而模糊的回憶終於使她疲倦了。她將頭枕在自己的手背上，將偎貼在母親的像上，只聽見她的心沈沈的一下一下的，數那幽靜而哀的時間。

恍惚間，她正坐在一張椅上，斜依在她母親的膝前，她的母親，在一張較大的椅上，一手摸着她的臉，一手代她理額前的碎髮。她然覺得她的心靈又如復燃，又如同一個小鳥兒，從母親溫暖的巢裏出，在溫暖的空氣裡，醺醉的陽光中，上上下下的，與那柔嫩的弱，一同的舞着，唱那最得意的歌兒。誰能領略她那快樂的心情？

她與她母親間的愛，由她那誠懇的眼中，激下淚來。她的母親低下頭，去用自己的頰，不住的輕揉她的頭髮。屋中靜默了。那時她與她母親的愛，如同燃燒的香，立在那爐裏，在那嚴肅的殿中，默默地著，漸漸地化爲淡淡的薄雲，却含着濃濃的厚意，一層層的上升，直

歸回到造物者前。

那時她忽聽她母親顫聲說道：『可憐的癡兒竟忘了我們的分離麼？』她立時坐起，呆呆地着她的母親，忽然的憶起母親是已故了。立時覺到酷冷失望，她緊緊的拉到母親的手，惟恐再有分離。想她平日要向母親說的話却一句也想不出。寂靜中，只覺得她母親滴滴的淚落在她的頭髮上，她不禁傷心，嗚咽起來。

忽聞有聲，立時驚醒，知道是自己夢中哭泣，心中知道還有許多話，尚未曾說，因又如前的，將頭枕在手上，好續下原夢，然夢中心情，歷歷猶在綿綿不斷的令她落淚，那裏還能再睡？一看母親像，早已落在一旁。正在默自傷心，忽覺夜深風涼，因走去窗前，只見那半圓明月將那薄紗似的淡雲拉過，輕輕的將萬物安然的都蓋了，安慰她們睡在她的懷裏，她不覺的感謝造物者的慈愛與大能。

銳利的晚風陣陣的吹來，使她覺到此地不可久立。將轉身，隱隱的聽見鼓聲，她因一面關上窗戶，一面念道『真是「破夢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 夜

倩尼

是難得的清夜，繁星在天月明如水照着坪上溶剩的積雪也閃爍其發出星般的銀光。深深的庭院除了窗外細醉的風聲一切都歸靜寂境。爲愛月色，滅盡了屋裏的燈光。熊熊的爐火更顯出軟人的溫意。

我平淡之心情爲今夜的靜寂撼動。往事已成烟——然而憶起一切一切的舊情，我不禁神往。簌簌的心絃，我擊止無力，就任情地奏牠的哀歌吧！

生命的變化真是不可測，一瞥間實現的酸甜苦辣的人事在匆促中去，正像溪裏的落花一樣，一年一度隨水東流，很少人理會到牠的，牠的意義。可是在這閑適的清夜，雖然記不起誰恩誰怨，在生命顛的歷程中遇到的失敗，滑稽，奇偉與幻滅，我曾感到愁苦與懷疑，而生命的意義在今夜我深深地悟到了。

就在今夜當我重溫深葬在青山的往事，我孤禪般死寂的心情又如星火的再現在我的心實。夢幻般的歡樂歷亂地重現在眼前，情知這全是空虛與無聊，但是誰能管束得住；並且我覺得這是最真實的剎那，我不願嬌弱的心情受外物的束縛。我低首併息，我瀕將愁絕，我要意起一切。

混沌污濁的潛力雖然能夠像千萬的刀劍把我日常的行爲修削到適合牠的意旨，也許連我有生命的意志用狂風暴雨般的手段來侵襲來腐化，令我屈伏在凶酷的下意識中，但我今夜很高傲地表示我的抗意。陰靈鬼魅的命運使者在平日能肆意來玩弄他的威力，但在今夜我有勇氣命令我的感情。我恢復我的充實和我的意志的自由。命運中一切規律與命令我已掙扎出了他的羈絆。今夜祇到得勝利，我吸到快人的涼意。

禮教的高牆雖能層層地築起來防範人生的天真與活潑，可築不到我的心裏。我凝視着起落幻滅的火燄，我記起我被命運摧折的伴侶，她的莊嚴相，她的情笑，微嗔，嬉謔和憂怨。我能追認她鬢邊的短髮，她明艷的笑靨。我記起我們往日醉人的舊踪跡，我回到過去一樣的幸福。命運雖能毀滅了花般的她，而我心目中萬古不滅的像誰能將去，誰能令我忘却？我今夜得到這般勝利，偉大的清夜我感謝你的贈與！

## 姑蘇河畔的一個黃昏

幼 尼

在黃昏時候，溶金般的落日正斜睨着冷靜的西山，人們在那時也隨着陽光黯靜下去。她獨自靠在斷橋的欄杆，凝視着她脚下瑩碧的流水，聽着涓涓不絕的回音，充滿了清閒，休逸的心情；野外寺門中陣陣的暮鐘，吹送到她腦海裡，無端使她迴想到另一種鐘聲，另一個黃昏，在姑蘇河畔。

斜陽一樣閃耀地留戀在山巔，紫靄紅暈的陽光佈滿了西方，漸漸地淡瀉到天空，天上只剩片片淡紫的晚霞，姹紫嫣紅的倒影在盈盈的河水裏，那種圖畫般的調和，烟景般的安靜，比天空的顏色，還要柔蕩，晶瑩；夕陽反照在河傍的枯樹，有如迷離的人影在她的眼前，那一陣陣歷亂漁樵歸途的歌聲，要被孤伶的人聽着，比離人聽着秋笛還要感到悽切寂寥，鬚鬢是叫人迴溯到過去種種別離的情緒，那涓涓的河水，鬚鬢是反應人們的泣咽。

歌聲也隨着斜陽稀疏地沈默下去，迷離的人影已隱約地向黑暗裡消逝，西方祇剩了一片平黯的晚霞，稀微的罩上了一層透薄的烟霧，黑暗不覺佈滿了黃昏，聽不着歌聲，看不見人影，只有姑蘇河涓涓的流聲，時光的生命似乎在那裡殘喘，等候着神秘死神的降臨，失掉了青春的河水，仍舊沈沈的獨自往黑深裏漂流。

對岸枯樹的疎影，漸漸的又復現在地上跟前，朦朧的月色照在對岸的屋宇，重門深深的掩閉，庭院寂靜的空虛，烏雀無聲，萬物蕭索，更是空冷淒淒，一切都和在深夜裡一般的幽靜奄息，只有寒山寺暮鐘嗒嗒的清聲，刺破這依稀的夢境。嗒…嗒…嗒…通…通…通…鐘聲，

塵，月影，枝影，正比「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一  
夜景，姑蘇河畔，一個黃昏也就隨着水聲，鐘聲沈沒下去。……如  
在這水聲，鐘聲的黃昏復幻現在眼前。

十八，三，燕大，舊憶之一。

## 愛 之 歌

未 署 名

我愛你有如嬰兒

啾啾唔唔的在我的眼波裏，

當陽光灼耀着你的臉龐

你輕輕地扇動着白的羽翼。

我愛你有如聖女

暈光使虔敬的心靈痴迷，

當清風舞動着你的絲髮

天外似歌着銷魂的神曲。

我愛你有如憔悴的虔修的女郎

動情的是你可憐的貞怯的模樣，

當衰草在你的週遭顛戰

淚光閃射着心頭的淒涼。

我愛你有如慈惠的阿母

慈惠散在你撫慰的手上，

當身邊的爐火熊熊

我的靈魂融化在你的胸中。

## 一個被壓迫的女子的自述

若 愚

咳！人生的不幸，再沒有比我利害的了。我自幼生在一個小村業的家，我的父親是專種樹林，以販賣木料爲事的，我四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那時撫育提攜，噓寒問暖最關心我的只有年高力弱的祖母

母親死後不及三個月，父親又娶了一個繼母。她是隔壁王二叔妻子。王二叔在我母親死的前一年去世了，於是王二孀帶著她的兩兒子嫁給我父親做續弦。我的乖運也就從此起始了。

我日日浸潤在祖母的愛中倒也不覺得無娘的孩子痛苦。可是在我六歲的時候，祖母又撒手而去。我素日嬌蠻性成，於是就覺得處都缺乏意味。要吃的沒有，要穿的沒有。整天所見的不過是繼母冷酷臉。所吃的不過是那兩個所謂拖油瓶哥哥的剩着殘點。我憤悶極了常常不聽繼母的話。我記得有一天父親出去了，繼母在家做餃子給哥們吃我說『媽呀給我點吃』她板起長冷的臉說『小賤種，你沒那好命。你奶奶和媽媽都給你尅死了。你還想做你媽麼；等哥哥們吃剩了，你儂有份，若沒得剩，你就別想吧！』我素恃着嬌縱的性子那肯忍她的漫罵，立刻就回答說『你一定不配是我媽，你不過是王二孀——不要臉的王二孀嫁給我爸爸就是了。你不配做我的媽，我也不吃那些死畜生吃剩的東西。』她聽了老羞成怒，拿起做活的剪子就向我扔。我閃身躲過了，可是一身毒打——皮開肉裂的痛打，沒得逃脫。她打完我以後還說『你這小賤骨頭，真是我的眼中釘，明天告訴爸爸打了你。看你還硬不硬。』

繼母的話應驗了，父親果然依從她的話把親愛的女兒賣到張狀



裏了。我只有八歲就做了他人的奴婢。人生的苦痛，誰還比我受的呢！

張狀元的家裏，人多極了。我一進去的時候老媽子帶著我到處磕頭，『……這是大少奶，這是老太太，三姨太太……，一個一個見過，——搗蒜似的磕頭，站起來頭昏了，那裡還能辨明東西南北的方向。幸虧老媽拉著我帶去下房了，我那時哭，我要回家，別的丫頭們就勸我說，『你別哭了，你在家受後娘的罪還不如在這兒呢。這裡有吃有穿，你的模樣兒又不錯。大了也許會收房做姨太太，那纔是富貴榮華，享受不盡呢。』我幼稚的心中，聽了這些話也就爲虛榮心所昧，自己也覺得前途無限希望。也就忍氣吞聲，過我的奴隸生活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我漸漸的明瞭張家的情形了，所稱張狀元的是一年已六十歲的老太爺，人很慈祥。他的太太是一位老太太，也已將近六十。張老太爺有八位姨太太都住在一處，還有一位大少爺，年約三十歲，已經娶了媳婦——所謂大少奶的。其餘別的姨太太們也都有孩子。總合起來，這家連上帶下，大約有六十人左右。我是伏侍老太太的，一天只有跟老太太搥腿搥腰，和裝煙倒茶，這些輕便事。老太太看我伶俐，就愈加寵用起來給我起名叫『雙喜』。

歲月似箭般的過去，我在張家已過了十年了。雖然是沒有受過什麼鞭撻之苦，可是精神方面，也磨折得够受的了。每天給老太太搥腿搥到夜間兩點，早晨五點就得起來剝蓮子做蓮子羹。有時候還得陪着大少爺吃酒。大少爺這時候雖已娶了三個姨太太，可是常時喜歡叫我陪他喝酒，不愛喝也得喝，不愛陪也得陪，因爲老太太的命令若是違背了，是要罰跪的，有時我看見大少爺，迷離的醉眼，伸出似狼的手來要拉我的時候，我又恨又怕。我怕他要吃人似的鬼臉——至少說是好

色如命的怪像，我恨的是身為女子受他們惡魔男子的戲弄——玩物的戲弄。我真是恨不欲生，但求一死就滿足了。

在我廿歲的那年，我被那嬉弄女人的大少爺納作第四房的妾了。那時大少奶的兒子已經廿二歲了。他的兒子比我還大，當然處處都看不起我。他常說：你們這些妖嬈，我一點也不怕。儘你們胡鬧，反也不能『逃出我的掌握的啊』。她每天坐在院子當中盤起小脚，左手拿煙袋，右手拿著紙條，燒煙用的，一邊吸煙，一邊漫罵。天氣越好罵得越痛快。罵得她自己厭了，她一日的工作也就宣告停止。而我的罪也減去一重了。

我仗着幾分微姿還倒得著大少爺十二分的寵愛。也算是地獄生中可紀念的絲微的安慰，咳！不過這安慰是假的，不過是以色笑換的就是了。每天所得到的溫存還不抵他的那妻妾們的妒嫉的冷嘲熱罵呢！四週的空氣一天比一天沉悶如同一隻籠中的鳥，困在這種惡劣環境，資本主義環境之下，那天纔能出頭呢！

總算是上帝可憐，在我出嫁的第六年我生了一個女孩。我記得當我懷著她的時候，大少奶因為一時的不高興，叫她的長子章祐用脚踢了我一下，由樓上一直滾到樓下。那當時我暈了，醒的時候我在痛苦中還記掛着腹中的愛子，生怕她受傷。幸虧她很健全的出世了。而我可因為產後的出調和產前的受傷，腦部受了很大的影響。記憶力少，曠悟遲鈍，簡直成了一個呆鈍滯愚的婦人。往前的聰敏能言，現在都給還上天了。所存留在世界上的我，不過是摧殘後的骨架罷了！

韶光如電似的倏忽飛去，我不覺也有卅歲了。徐娘已老，不復再有青春的姿態，更加上遲鈍的腦筋，失覺的思想，實在再不能得了一些異性的憐愛的了。何況又遇著那以錢買笑以女人為玩物的大少爺，

簡直視我爲厭物爲贅疣。他常說女『人只能玩五年，過後就該扔在道旁聽其自斃』。我當然也不能逃出他的玩女人的政策了。於是我的屋裏再也不見他的足跡，而我的對屋，又多了一位犧牲者——大少爺的新姨太太。

當然這時候，我也沒得怨了，自恨命該如此，奈蒼天何，我唯一的至寶就是我的四歲的女兒小玲。她生就一幅蘋果般的面孔，圓而黑的小眼睛，胖胖的小身體，簡直像一個小天使，我視她如同我生命的甘泉，黑暗中的明燈，她真是我唯一的安慰者。

咳！真不幸！可愛的小玲兒忽然病了。她患的是猩紅熱。我真急壞了，手頭又無錢，問大少爺要的時候，他正是在『但聽新人笑，那幫舊人哭』的境地，當然，不會有美滿的答覆。他只說『拿這十塊錢去，和小玲一同搬出我家，因爲猩紅熱是傳染病。新姨太太住你們對面屋是很危險的。快走！快走！』

我逼於他的命令，只好抱著可愛的小玲帶了些零星的物件跑到一家小店住下。區區十塊錢，當然不能有好的醫藥調養，我的小玲就因此犧牲了。咳！離開我去了。咳！我畢生的寶貝，我的靈魂，既都喪失了，我還活幹甚麼!!!

我於是打算跑回家裏告訴大少爺說小玲死了，可是沒進門口，僕人已經攔住說，『大少爺吩咐過，不許你再進門口，若是小玲已經死了。』我聽了這話真是霹靂一聲震我腦子，我又昏去了。

我清醒的時候，彷彿是在醫院，聽說是平民醫院。我的腦中充滿了小玲的可愛的笑臉。我的口不住的叫‘玲！玲！’我以爲看護們是小玲。我要抱他們，要親他們，他們都害怕跑掉了。我奮興起精神去追，我要追上我的小玲，我愈近，他們愈跑，終於我被幾個大力的男

人捆住了。

一陣的功夫，大少爺來了，他看我一眼就問醫生說，『她是甚病？我想是神經錯亂，送至瘋人院罷。』醫生是惟有產階級者之命是聽的，於是命人送我至瘋人院。

我一聽‘瘋人院’幾個字，我急狂了！我掙扎的要去脫離困縛，和無義無情，無人道的大少爺拼命。咳！可是我的能力薄弱，那能？願。我又被捆上車，送往瘋人院而去。我一面奮力的亂動，一面肆口罵男人。我愈罵得多，愈覺得痛快。而旁人倒一些憐憫的心也沒有，反倒說，『這女人真瘋了！』咳！我心碎了！世界上的人們，怎麼一些同情心也沒有！

入到瘋人院，簡直不是人的生活。幾十個人住一屋。幽黯昏黑自四壁，不透空氣日光。每天所見的不過鬼魔似的瘋人，聽見的不過是瘋人的狂歌怪喊。我雖然心裏很明白，可是也和瘋人們同化了。我一天也不說一句話。說出來的只是罵男子的話，我現在覺得男人是可咒詛的，是資本主義的代表，是蹂躪女子的惡魔。我恨不能滅盡那些自私的男子，方洩我心頭之憤。咳！我還有甚麼可說的呢！我的話又有誰來聽呢？社會上和我同遭這種惡運的女子大有人在，我不過是犧牲者中的一個就是啦。唉！天呀！……

## 藝術家的日記

克伽女士

三月二十一：我常常感謝上帝，待我這樣的厚。他不但給我很靈敏的腦子，還給我藝術的天才。因此我一方在學校研究文學，而我的藝術天才也能在課餘之暇發展。還要感謝上帝的，就是我有很多的金錢，不麻不疤的面孔，使我在社會上能佔很好的位置。上帝呵！上帝！我真不知如何報答你才好？！

這學期有件使我不痛快的事，就是學校當局似乎存心與我過不去，將我還是 Classified as sophomore。其原故就是因為我Biology得了手槍，少了八個績點。真是豈有此理！學文科的人還要叫人勉強學自然科學！我的朋友告訴我，說生物一科與繪畫大有關係。但我總覺得學生物太不藝術了，尤其是上實驗的時候，很臭很髒的蛙，叫我們拿手去割牠，將牠的心肝腸胃都抽出來。有一次還叫我們吐出口水來作試驗，真是有點侮辱我這藝術家！我在畫圖的時候，我總是拿藝術眼光用心畫：光線陰影都留心，但結果還得一個 The drawing is vevy Poor。咳！遇着這羣不懂藝術的科學家，簡直活活的將人氣死了！

三月二十二：我從來不在白天或燈光之下作詩文或寫信，其最大的緣故，就是因為那樣太不藝術的了。在這搖搖不定的燭光下，在這更深人靜的時候，多們的有詩意，多們的神秘，我坐在這兒，似乎覺得全世界都是黑暗的，污穢的；就是我這一點地方是有一線光明，有一點生人的氣味。我真不懂因為什麼許多人不能來享這種福？其實呢，這種福除了藝術家文學家是非外人所能享受的，又那能怪他們呢。咳！他們多們可憐！

我平常最恨女人；成天開口閉口的罵女人。其實女人的值得罵到底在那兒，我也摸不清。不過罵人也是一種藝術——尤其是罵女人；所以我們三朋四友聚在一塊的時候，總是選幾個平日我們最注意的女同學來罵。今天我罵得最利害的就是Miss A。她平日總是自命不凡，眼睛好像長在頭頂上，走起路來總是不看人。她真是俗語說的『屎殼郎戴花』自以為美——臭美。

三月二十三：今天晚上電影股長老王來請我替他畫一張片子。我提起筆來就畫了一個王八一個兔子。映出來時，全場捧腹大笑，說我糊塗。其實這其中的哲學意味很深，一般凡夫俗子那懂得？咳！得一知己，死而無恨。像我這樣一個知心的都沒有，死了都不瞑目的！

三月二十四：今晚月色很好，吃完晚飯後，一人到農場去走——我從來不愛與人一塊去走，因為找不到懂藝術或不會欣賞自然界美的人去走還不如一人去呢。一個人在那兒走來走去，十分有趣，詩興也上來了，預備回屋寫出來。正走近籬笆時，見籬笆內似乎有一個黑影在那兒動。我平日素不信鬼，但我在這很冷靜的地方看着那黑影動，我的三魂七魄（？）都駭掉了。我放開腿就跑，到宿舍室，心都快從口裡跳出來了，我的詩也駭忘了。我現在得來一個結論：藝術家也怕鬼的。

三月二十五：今天上午，我同老B請了兩個女同學去逛西山。她們兩個我平日就罵得很凶；但是我想她們一定不知道，所以我當着她們的面還是十二分的恭敬，並且還誇了她們一頓。我不以為我這種行為是矛盾；有幾個不是像我這樣？何況我又是藝術家？藝術家舉動說話總是很浪漫很矛盾的。

三月二十五：不幸呵！不幸！！我今年倒霉，因為來晚，沒有選着

屋子。與一個學經濟的人在一起住。他又是國立中學畢業出的。我他談到音樂繪畫這類事，真如對牛彈琴，他對於這些，簡直一竅不！他一天到晚都是『經濟』過來『經濟』過去的；“Money”過來“Money”過去的。咳！我多麼希望搬出去，省得這位學經濟的錢味熏着我——我敢賭咒，凡是學經濟的人都是想發財。

三月二十六：我有好久好久——幾乎一個禮拜沒作詩了，今天在公樓看見她，正想走近去與她說話，她似乎沒有看見我就走開了。到現在心裡還有一點不舒服。有什麼辦法呢？祇好拿詩來描寫我的不舒服吧。

她

心裡想着她，

口裡念着她，

眼睛看着她，

她！她！！她!!!

她走開了!!!!

\* \* \*

心裏想着她，

口裏念着她，

手上寫着她，

她！她！！她!!!

什麼時候才是我的她!!!!?

我的詩是自成一派，可惜知音者太少，所以每次送到月刊都碰釘子。其實我一點也不在乎，世界的藝術家詩人有幾個不是抱恨終天？差不多有天才的藝術家文學家都是死了許多久才被發見。天才總是要

所忘的，我也是一個天才，自然也在被忘之列了。我因為想到這一層，被以當我的詩畫碰了釘子之後，我自己總是往這方面尋安慰。

## 母親，你在那里？

陸 慶

呼呼的風，  
鳴鳴的風，  
刮着，刮着，  
在黃沙迷漫中，  
逢到母親忌日的十五週。  
母親，記得你深更爲我縫衣；  
我呆呆坐在你膝前也捏着針兒縫。  
你一針，一針地飛着。  
我一針，一針地糾着。  
永別的母親呀，你在那里？  
我閉着門兒，  
守着窗兒，  
默默地在想着你。  
在摹擬着你的音容。  
人說我像你，  
但我對着鏡子仍看不見你。



我記不起你的笑，你的和顏；

真的，母親

你的影兒模糊，

你的聲兒消沉，

連做個夢兒也難成。

你爲何一去便無蹤！

母親，你在那里？

穿紅的姐姐，回家去了，

回家省母，

領壓歲的菓。

我祇在冷落的書齋，

坐着，坐着，

有風聲伴着。

便回家，那裏有你？

母親，你在那里？

呼呼的風，

嗚嗚的風，

風中，

彷彿有你喚我的喉嚨。

母親，你在那里？

母親，你在那里？

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 朦 朧

曉風女士

月日都朦朧了。

這是一個繁星密佈，霧氣稀微的夏夜。對岸 V 巔星樣的燈光，次減少，而 H 市濱港，流水般的車兒，游龍般的馬兒，也漸次影了。大地好像要休息，惟有 K 碼頭的一部分，却似「帝城放夜」燈光亮，儼如白晝。縱橫架着的幾座轆轤，上貨卸貨。一上一下，忙不休。毗連的 K 貨倉之與碼頭交通的小軌道，嚙嚙隆隆，運來載往絡繹不絕。貨倉的工人，碼頭的行人，如梭往來，密密忙忙。原來出海岸與貨倉成九十度角的第一個碼頭，泊着一座好像「新張」宏的海濱旅店，一方面要歡迎光顧的貴客，另一方面則要上伙食和置具。

過海的小輪，末一二次的開駛快到了。聯看見他眼前的親朋，一個個都行近和他握手，并向他說幾句話。這樣的週旋快完了。他瞧那邊，絲和她的祖母也向着他行來了。他心裏便馬上十二分的難過，他怕聽祖母「苦口婆心」的贈言，他怕祇在剎那間一握絲柔荑之手。他暗呼這次倒楣，搭着這樣龐然大物的「皇后船」，定要在翌晨黎明啓碇北上，俾過 S 埠時，恰好趁着潮水駛入吳淞口稍為停泊。要是搭「總統船」的話，則總是在十點鐘左右纔啓碇的，他想，那就可以得幾個時辰來瞻仰絲的玉容了。

聯趨前數步在祖母面前駐足。望一望旁邊站着溫嫻的絲，他眼眶紅暈了。祖母即時很和藹地執着他的手，說：

『聯，這樣熱偏的天氣，我很想多吸點海風呢。今天晚上你

不着，我和絲就在這裏我和你通宵閒談罷。我們明早回去也可。你看，這裏泊碼頭，不比有些「郵船」泊在海心，方便得多』

他們三人憑着船欄靜默地站了一會，祖母忽回顧靠近「閱讀室」，用手挪過一張西式大藤椅來，自己坐下「養神」。絲乃微挨那靠手處，輕扶欄檻，瀏覽海景。其時偏北一帶，碼頭和貨倉的人仍是熙來攘往，但東南面海的風緻，却有一番詩味，幾隻小舟，近近，徐徐放棹。時而電船四五，疾飛駛過，船頭的紅燈，映入心，漾出一瞥的紅意。遠處的火輪拖渡，汽笛嗚嗚，隱約耳畔。那山上「羅馬教堂」夜禱的鐘聲，微來響韻。斜倚堅大的欄柱，傍而立的聯也悠悠然了。他感覺着靜默太久了，便很自然的叫一聲『

他隨將右手搭在絲的肩上，那時絲微有倦意，略將身子一轉，把妥帖地枕在聯的臂上。他們很天真，很率直，好像大哥哥和小妹妹相友愛一般。絲仰首向着聯的臉很嬌憨的樣子說道：

『聯哥，你今次去得這樣遠，迢遞的太平洋，遼闊的西半球，你可以再像從前負笈申江，一年一度賦歸來呢？但你每年在學校必得首名體育獎品，還須繼續努力取來啊！』

『好罷。願你時時鼓勵我，俾我在外邦也如在祖國的一樣專心求。我仍盼望你那第一名的文學獎品，年年榮譽冠全校呢，』他撫着額前的柔髮，很誠摯地這樣答她。

但絲聽了這話，反惆悵起來。她想到每年暑假和聯相叙時，親手換學校獎品，與當面互相欣賞的情緒，是何等興高彩烈啊！此後還有這樣的機會嗎？

中宵了，雖屬夏天，也夜涼如水。絲正欲轉身取聯的白絨氈母蓋上，而她恰巧從假寐短夢中醒來了。聯望着東方海面上湧出的月，想到過幾晚月明時，必免不了「人各在其一涯」之感，祖見他又在凝想，便一手攜着絲，一面呼着聯，

『我們回到寢室裏去憩憩罷。』

夜闌，船上悄靜了。室內暖甚，令人陶醉。連晚親朋宴飲，絲隨家人赴會歸來，他總覺絲有種黯然「莫名其妙」的消魂。如他更覺得絲有點「可人」的困倦了。聯甫將他母親新縫就給他的絨被」拿出來墊在瑪瑙色「天鵝絨」的「沙發」上，絲的祖母便叫那裏小睡。絲呈着一半聽命，一半嬌嗔的意態，便慵然憩下去了。於是請祖母坐在那張「安樂椅」上，而他自己則很爽快地坐在靠近那「花梨木」的小桌上，和祖母談天。不一會，祖母「苦口婆心」話，果然慈祥地，滔滔地，向他談起來了。『須恭聽，母攬言，』這絲的祖父遺訓之一，凡家裏子弟與及「猶子比兒」的世交，必須聽的，聯也得如此。

皎潔的月華，從小小圓形的船窗處，透進清光來，恰照着絲枕，襟，袂。絲穿着一身綠潤色的文華軟紗旂袍，浴在銀蟾下，清無汗，恰如晶瑩碧玉。她豐麗的臉兒，微呈笑態，好像矜持自守含待放的玫瑰。聯不禁神志迷離，思潮起落。他理智與情感，二者交於中。花纔解語，遽賦驪歌，他也覺着可惜。但憶及諸姑姊妹行，乏芙蓉其面，楊柳其眉，道韞其才者，他們結褵而後受家庭之擔負兒女的牽掛，不一會，便弱如蒲柳，望秋先零了。聯惜春之念，於消融。他如遵守家規，大可奴婢門前，一呼百諾，坐享「閨房之秀」幸福。但他受了新思潮的洗禮，他要打倒大家庭舊式制度的婚姻。

絲「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所發生的愛，要憑他們倆自覺和奮鬥完成之。當他的父母，向他提及親事，他便覺絲天真爛漫，學業未成，還爲少婦的可憐。他愛絲，不是專爲他自己方便，他深切地瞭解真愛時的代價，他寧願自己先自吃苦，他要從舊式婦女圈套中解放絲出來，並且要令絲有發展個性和培植成材的機會。但他想到熱烈處，視景偶及於小寐在「幽輝滿床」的絲，他情感幾乎戰勝理智了。留則暫時可以春風得意，去則……。

他的思路，被附近人家的鷄聲驚斷了。祖母也愕然一宵這樣匆匆過去。無何，船上人聲，機器聲，漸漸嘈雜起來。警告啓碇的第一次鑼剛剛敲響，絲便惺忪地醒來，她好像曾夢見什麼似的，她走下「沙發」趨至「安樂椅」前投在祖母懷裡，瞧一瞧聯，她便如淘氣的小孩子，竟放聲哭起來，聯站在旁邊看到發呆。第二次鑼聲響了，祖母着急令絲止哭。他們三人走至懸梯口，絲緊握着聯的手，不願放開。祖母竟先自跑下梯子來。那時很響亮急切地敲出第三次鑼聲，「船差」立在艙口，預備收放梯子，「水手」，站在一排，預備解纜。聯不得已和絲急急地跑下梯子來，祖母已站着等候。絲緊握着聯的手，仍不肯放。聯看見她緋紅的雙頰，滿了露珠。也不願意飄然遽去。

『絲妹！珍重！努力！我不久便回來了！』

『祖母！我永遠感謝你！』

聯說完這兩句話，便忍痛和絲分手，幾點英雄淚正灑在她的掌心。那時「船差」已動手收放梯子了。幸聯長於體育，善「高欄」，縱身一躍，越過短梯，蹣跚進口，直登超等搭客的甲板上，着急地俯視立碼頭上的絲和她的祖母。他們視線接觸，即互相揮手揚巾。

船始解維的時候，與碼頭緩緩分開。聯的心情徐徐的添重起來

了。貨倉的工人已休憩，碼頭的送行者幾乎散盡了。軌道無聲，轆不轉；晨曦現，而燈火熄了。駛至海心，船行的速率驟增。模糊的碼頭上，絲和她的祖母仍然不倦地向遠遊者揮手揚巾，聯在甲板上，逞其神明的目力，遙遙注望那將沒於曉風殘月朝煙曙雲中的倩影。！朦朧朧，他見絲愈行愈近碼頭濱海之極處，他正欲大聲呼她提防，！她竟失足下水了。他立意泅往拯救之，但水波蕩漾處變成一撮淤泥，從那裏茁出一朵鮮艷的蓮花，亭亭淨直，他正遠觀稱羨，而一陣風乍交來，花遂凋萎。然而在他惋惜的時候，那撮泥受着清露陽和，那凋萎的花，復欣欣向榮，但花顏改了，花心的樣子，却形成「智慧」二字。他伸手捉摩牠，但忽如夢初覺。V巔和H市早已不在望了。他知道他所乘的船正駛過鯉魚門海峽，而他腦海中，却映出『生離』！

## 傻捷克

丹麥 安徒生 原著

浩叔譯

郊外有一座府第，住着一個老主人，他有兩個兒子，他們想自己是絕頂的聰明。這時國王未嫁的女兒曉諭天下，凡男子的答對能使他認為最好的，便可以選做她的丈夫，這兩個青年都想要去向公主求愛去。

所以這兩個預備去求愛整整用了一星期的工夫——這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長的時間；但是時間够了，因為他們從前已然有固有的藝能，這些都很有用，其中一個青年能顛倒背誦拉丁字典全部，和這小城三年以來逐日新聞紙上的事跡，那一個對於公司條律有深切的研究，

商會會長所當知道的他都記在心了，自然他想他可以講論國家大計，並且還會一樣事情：就是他能刺繡，就是他是一個風雅巧手的青年。

『我要得着公主的愛！』他們都這樣喧嚷，所以他們父親賜給他每人一匹駿馬，能背誦字典和新聞的青年得了一匹黑馬，通達公司律的得了一匹雪白駒子，他們用魚油擦抹嘴角，爲的是說話時何以暢，家中所有的僕人都鵠立院中，看他們上馬啓行；正當這時，老的第三子也來了。沒有人看待他和他兩個長兄一樣，因爲他學識太而且的確人都叫他做「優捷克」。

捷克說：『嘿！你們穿着漂亮衣服上那兒去？』

『我們到皇宮向公主求愛去，你不知道曉示全國的佈告麼？』他並把一切事情告訴了他。

優捷克大聲喊道：『聽我說！我也要去！』他兩個哥哥大笑，便馬而去了。

優捷克說：『父親，我一定也要一匹馬，我實在想結婚！她若是受我的愛，就接受；若是不要我，我還是要牠！』

父親說：『不要胡說，我不能給你馬，你不善于說話，你與你哥們迥不相同。』

優捷克說：『好，你如果不給我馬，我可以騎我自己的公羊，牠能馱我！』

他於是騎上了羊，兩個腳踵垂在兩旁，就跑上了大路。

『嘿！這裏是有馬跑過的！我也來了！』優捷克這樣地喊叫，又聲地唱，從很遠就可以聽見他的聲音。

他的哥哥們在前面慢慢地走，他們不發一語，因爲他們正想所要出的優美的話，這些必須事前預備妥貼。

『嘿！』僂捷克這樣地說。『我也來了！看我在路上拾着什麼了！』說着他給他們看在路上所拾的一隻死烏鴉。

『傻子！你拿那個作什麼？』他哥哥們驚訝地喊。

『我把牠獻給公主。』

『好，你就這樣做吧！』他們笑他，瞬間又騎遠了。

『嘿，我又來了！快看我拾着什麼了，你們在路上每天拾不着個！』

他哥哥們又轉回看他這次又拾着什麼。

他們喊道：『那只是一隻舊木鞋，而且上半部也丟失了；你也獻給公主麼？』

僂捷克答道：『我一定獻給她。』哥哥們又笑他，又走遠了，把他遠遠的丟在後面了；但是——

『嘿！』僂捷克又喊起來。『越來越好啊！這出名極了！』

哥哥們問道：『嘿，你這次又得着什麼了？』

僂捷克說：『啊！我不能告訴你們，哈哈！公主將要怎樣的歡喜！』

『噢！』他哥哥說，『原來就是溝裏的泥！』

『是，不錯的，這泥是最細的，你們看牠是這樣潮濕，能由人的手指流過去。』說着僂捷克把泥裝在衣兜裏了。

他的哥哥們仍是盡力地奔騰，因此他們比捷克早到宮門正正一小時。在宮門口外每個求婚人得着一個號碼，排成行列，每行六人，異常擁擠，至於肩臂都不能自由動轉；這樣安排也是很謹慎的，若是他們可以自由行動，只為互相防礙，就一定可以打起來。

附近的鄉民站滿宮城的周圍，幾乎就在窗戶底下，要看公主怎樣接見求婚的人；每人走進大廳，就好像丟失了說話的能力；公主就要



：『他沒有用，叫他滾開！』

後來就輪到能背字典的長兄；但是他已經都忘了；脚步聲在地板好像發了回音。大廳的天花板是用鏡子做的，所以他以為是在自己上站着。有三個書記和一個書記官站在窗戶那裡，每人記下求婚人說的片言隻字，預備刊登在報紙上，在街隅賣一便士一張。這是一很驚人的審問了。並且他們屋裏燒着很熱的爐火，連烟筒都紅了。

『這裏太熱了！』長兄這樣地說。

公主回答說：『是的，君父今天要烤雞。』

『噯呀！』他站在那裏，他沒有預備譚這種問題，便雖然想說些諧的話，但至終無話可說，『噯呀！』

公主說：『他沒有用，叫他滾開！』

他也照樣被攆出去，二哥又進來了。

他說：『這裡暖死人了！』

公主答道：『是，我們今天要烤雞。』

『什麼——你們要——你們喜歡做——』他這樣口吃。所以書記記下『你們喜歡——』。

『他沒有用！』公主說。『叫他滾開！』

現在輪班到了傻捷克，他騎着羊就進大廳了。

『哼，這裡熱的了不得！』

公主說道：『是，因為我們要烤雞。』

『啊，真造化！』傻捷克這樣驚訝地喊，『我想我可以借借火烤一隻烏鴉，可以不？』

公主說：『歡迎歡迎；不過你有器皿烤麼？我這裏也沒有鍋也沒有盆。』

捷克說：『我一定有啊！這裡有一個錫柄的烹器，』說着他拿舊木鞋，把烏鴉放在裏面。

公主說：『好，那是極好的盤子！但是我們那裡找醬油去？』

捷克說：『我兜子裏面有，我有很多，我可以犧牲些個。』說由兜內倒出些泥來。

公主說：『好極了！我喜歡這個！你能回答我的問題，你爲你自己說了許多話，所以你將要做我的丈夫。但是你知道你所說的每句話都記下來了，并且還要在明天報紙上發表呢？你看看在每個窗戶有三個書記同一個書記官；那老書記官是當中最壞的，因爲他什麼都不懂。

她說這些只是爲恫嚇他；衆書記大聲歡叫，每人筆上的黑水落了一地板。

捷克說：『噯，就是他們諸位，是他們麼？我要把我的最好的東西給這書記官』他打開兜子，把濕泥扔書紙官滿臉都是。

公主說：『這做的真聰明，我從前不會做這個；不過我可以到時候學。』

自然僥倖捷克做了國王，得着冠冕，得着妻子，又登寶級了。這個消息是直接由書記官底報紙上得來的——可是不可靠的。

## 歸 來

劉廷芳

—

靜悄悄地回來

舊蒲團上屈膝

休問我曾否成功

但求回憶當年  
我今朝還帶着  
當年那一幅舊的心腸

二

容我在靜默中歸來  
我如今領會  
熱鬧場中的蕭瑟  
無邊春色裡的秋聲

我聽飽了  
「愛國者」吶喊的賣身  
昨宵重衾裏  
也聽見嗚咽的潮音

三

求你賜一套麻衣  
求你爲我削髮  
容我靜悄悄地歸來  
在舊蒲團上屈膝  
這番我聽準了你的喚召  
這番不發聲的禱告  
「落君前」這隻淚  
已訴盡我的心曲

# 幻想

冰叔

「今天真是有趣，也真是不知趣；明明是一件小事，算得什麼呢？爲甚麼臉那樣的熱，心那樣的跳？……可笑！咳！別想了！」

他一個人坐在屋裡，無精打彩的呆着。眼睛裡，水注注的視着，似喜驚似，一種說不出的情意，輕露在緊皺的眉間；兩個漆黑的眼珠裡，含盡了無限的心緒，默默的想着甜密的回憶。

「差不多有半個月沒有相見了，又偏偏今天在那裏遇着，還長着月白布的長衣，黑皮鞋，兩個辮頭兒，梳的緊貼着耳頭邊，素淨面龐，窈窕的材身；仍是低着頭走着……咳！真是冤家。」

他深深的歎了一口氣，用手托着腮，注視在窗簾的日光，像希望在日光裡，可以現出他心裏的意中人。

「我真是沒想到在圖書館，看完了報，纔要走到新書架上去看書；還沒有幾步，猛抬頭，忽地的驚起，血管都沸熱了，不覺的退一步……呀！原來是她呀！出其不意的見了她，還不到一丈遠，正那裡找書呢！想不到，想不到自己這樣心跳，一點不明白，連忙定了神色，度着頭到棹上看書，順手拉了語絲，一字也看不下去。心也不知道想甚麼，只是盡力的壓制自己的驚慌。等到漸漸的平靜了稍稍的溜了一眼看去……仍是月布衫，黑皮鞋；素白的面龐，窈窕的身材……說不出的風趣，說不出的清淡動人，說不出的起了慕的心……咳！真是冤家！」

他呼了一口氣，慢慢的轉過頭，兩眼滿了動人的淚光，注

在牆上的風景畫。

『是她麼？明明的是她！看着她找書片；看着她寫單子；看着她  
在棹旁等着；看着她拿了書，底了頭，一步一步的走了出去……  
……「靈魂兒飛了半天」……』

他的臉一陣的熱，用牙咬住了嘴唇，合了眼，微微歎了一口  
氣。等一會，忽然站了走來，在屋內走來走去。

「自從放了春假，我聽說她回了北平。爲甚麼在假期內又來圖書  
？哦！一定要作論文，下禮拜五要交，所以她預先來找參考書的，  
看人家多用功，前一禮拜就起首做，回想我自己呢？還沒有一個  
尼；真愧死了。」

他搖着頭，用手抓着頭髮，很果斷的打了棹子一下，又坐  
下。

「從去年和她同班；起初的時候，不過覺得清靜的風趣，寧淡動  
。後來常常的相遇，慢慢的注意了，不知不覺的繞在她的柔絲中。  
的一行一動，一言一笑，都深深的刻在我的腦筋裏。雖然沒有說過  
句話，談過一次心，寫過一封信；然而在我的方面，她已經成了至  
的朋友了！……咳！別不害羞了！你自己這樣想，誰知道人家怎  
呢？……可是，爲甚麼她有時底頭走着，抬了頭，有意無意的看  
我，就如今天那樣——使我心驚，使我魂消，特別今天那樣的利害  
自己不由的退了一步……想起方纔的情景，瘋了嗎？真是，何至  
？難道一天不如一天了嗎？」

他的耳頭一陣熱紅，吃的一聲笑出，極不好意思的將臉伏在  
手腕上，深切的情感，衝動了焚燒了他的心靈，他站起立在  
窗前，拉開了簾子，呼吸些新鮮的空氣。……呀！好一片

湖光晚景！圖畫般的映在他的眼前。一片丹紅殘光，照在邊青翠的垂楊上；蔚藍的天空，幾片的晚霞，好像含羞處的暈紅，反照在如鏡的湖水上……這一切，使人醺醺的醉了……

「如果在那黃昏殘照裡，如果在那湖邊的青石旁，如果在寧靜湖水上，反映了兩個雙雙的倒影……噫！別想了！」

他的目光，從大而微，從微而合，好像不忍看些醉人的景，而愈感到自己心裏的寂寞和空虛。

「不言交！不言交！有時覺得有趣；可是也真叫人難堪……我憑心講，見了她的時候；只有尊敬和景慕，一夥潔白赤裸的心，自主的跳，至於這種感情作用，我近來自己常常疑問，是否輕浮？否罪惡？——哦！明明是一個女子走過去，心中又不住的跳，真是有此理，簡直是輕浮，簡直是不尋道德，還有甚麼可辨說的？罪惡……但是，我的心的確是純白的，如雪如冰，毫無一些污點；這是心上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他的！在這一層，也許可以尋點原諒？……並且，這種情感，是不能自主的，好像一點火星，在我空虛寂寞的靈裏，漸漸的焚燒着極熱烈的火燄。又像一滴滴的水珠，常常的浸在泉邊的青石上，使牠從尖硬而成潤滑。一種不可思議的神力，徘徊不定，約束了我。這種甜蜜神聖的思望，浸入了我的心，充滿了我的心，溶化了我的心，使我心亂如絲，不能自解！這種的神力，我相，只是人，都被牠所制束的，何況我呢；如果認為罪惡，那不幸的；也強迫的成為罪人……罪人呀！……可憐！……」

兩點熱狂的淚珠，從眼角滾下了。

# 無 題

## 太 難

### 一

自從覲着她是那樣地嬌小玲瓏，  
我腦中就日夜浮泛着她的幻影。  
見名單上有代表她的符號，  
牽動了我旅行南口的遊蹤。

### 二

這天是宿雨初止的清晨，  
濛濛煙霧織成了懨懨春陰。  
坦道上春泥點綴着腳脛，  
她何曾瞭解我一路相送的殷勤。

### 三

夾道的綠柳紅桃往後飛奔，  
前後車箱分開了我的身心。  
探首窗外見不到伊人面影，  
懸思那柳眉桃頰正爲誰春？

### 四

車身蜿蜒地爬到了青龍橋  
兩兩三三的人們都捨車就道。  
不知趣的同伴勸我拍照，  
伊人呀伊人正息在山腰。

### 五

我拚命地拚命地捷足拾級，

漸漸地漸漸地縮短了身的距離。  
我無法在十目所視下部白心跡，  
心的距離呵就相差十萬八千里。

## 六

我縱覽那長城綿瓦萬山蒼茫，  
我心頭湧起了「感天地之悠悠」的悲壯。  
回首看長風飄動她那短髮與裙裳，  
我心中又縈迴着兒女柔腸。

## 七

我拖着這疲憊的腿邁下了高崗，  
我心兒還隨着她飄動的衣裙蕩漾，  
假若有一陣狂風把她吹掉到深坑，  
我就學着勇敢的騎士將她救上。

## 八

因乏爬到了個個的身邊，  
個個都在靜靜地酣眠。  
惟有我這心的困乏，  
一永夜在那枕上展轉。

## 九

晨鷄喚起了東方的黎明，  
草地上畫出許多的驢背人影，  
驢夫遙指那成列的石馬石人，  
隱約地紅牆顯示大明陵寢。

## 十



層疊地桃花在山麓蔚着雲霞，  
山的睛嵐裡浮動着點點人家。  
驢背上我愛的人兒呀，  
在這背景中還是入詩入畫？

## 十一

我仗着我驢兒善於馳騁，  
我就在她前後呵忽遠忽近。  
我輕輕地問聲女士騎得動不？  
她睨我微笑說，『行！行！』

## 十二

我看到後面馳來了一個少年，  
這少年扶他下驢來倚着石駝撫玩，  
我身兒壓在驢背上軟軟地前邁  
我心中隱隱地起了無名的悲酸。

## 十三

我站在成祖文皇帝之陵，  
我也沒有因正統痛哭金門，  
我祇想愁裡風光有誰與共？  
眼前的興感填不了我心虛空。

## 十四

笨重地車輛載着嬌小地人兒歸來，  
一路的情景都是依然宛在。  
惟有我負傷的心呀，  
還是在那明陵道上徘徊。

## 詩三首

梁未叟

(一) 春風

我憑依着南窗遙望，  
西方迴照着一抹斜陽。  
春風在遠處游颺，  
涵蓄着蘭蕙的芬芳。

春風啊！你是何等的可愛，清涼！  
你將會飄到北湖邊上，  
你不要在湖中盪漾，  
你應當到我心房。

我雖然把春風緊緊的擁抱，  
我不曾尋得半點馨香。  
你怎的這般無用齣！  
我願你刻刻的淪亡。

春風，遠處的春風，  
你雖能涵蓄着蘭蕙的芬芳，  
你帶不到北湖邊上！  
我憑依着南窗遙望，惆悵！

## (二) 引力

我只是在背着樓梯立着；  
我不知你來。  
你一向走路，只是如蝴蝶般的飛舞，  
我絕不能聽見是你來。  
但是我的心動了，  
受了電力的吸引。  
等我回頭看時，  
你又像蝴蝶般的飛舞，  
轉過樓梯去了。

## (三) 題影片

我看見了你那窈窕的情影。  
你有時，好像是風中蕩漾着的蘿蕊一般瀟灑。  
我愛你，我要像風一般的去纏繞你。  
我看見了你那窈窕的情影，  
你有時，好像是審判官似的一般威嚴。  
我愛你，我願意作個罪犯聽你審判。  
我看見了，你那窈窕的情影。  
你有時，你有時言笑，  
好像是春鶯唱的柔謫嬌調。  
我愛你，我只是愛你；  
我願意變了燕子，  
永遠追隨你的左右。

# 苦果序

俞平伯

我一點都不懂得什麼是小說，却在再地在學校裏混了三年，因此華大學的羅先生也來找我為他的長篇小說苦果做序。大約做序之後，羅先生有人疑心我懂得什麼小說了，這簡直有理說不清。

豈明先生在燕知草裏，說了許多做序的難處，老師尚且為難，學生更加不成，不待言。然而我又不便以此却羅先生之請；還是因為我教着小說。他會疑心我是不屑，不肯，不盡職？

儘管怪張怪李，對苦果有什麼不敬似的，——然而並不。這部長篇有他相當的價值，只要看過一遍，都可以證明這是老實話，雖然平常不是不喜歡幽默的。

不會用過分的歐化語法，有巧密的結構和透闢的描寫，這都是嘆「苦果」必有的回味兒。“謂予不信，請嘗試之”。尤其是下卷，觸處哀音，跟着迫促的節奏，迴旋曲折，愈轉愈緊，使讀者直到掩卷方始透一口氣。在這點上，我慶賀作者的成功，自然更希望他的努力。

話可說回來了。先看上中兩卷時，我確乎有過一點點的意見，當時面告羅先生：「序是可以做，裏邊可未必全是恭維。」作者誠懇地答應了我，這是很喜歡的。

開頭寫仁僧與竹紋相戀，後來仁僧的愛移到月華身上，這是小說中的常情。以我們想。月華未出場前，仁竹關係已很深，擁抱接吻，「甚至討論將來同居的生活，」（第十二章）則後來愛情假使要移轉，在仁僧心中決不能沒有糾紛，在他家庭裏也決不能沒有糾紛。（竹紋是他舅舅的女兒，他母親所屬意的新媳婦。）但書中並不會出力地寫

只是淡淡的點過了。

開頭又寫五太太無微不至地寶貝仁僧，但自從他認識月華以後，他一個人搬進城去，不隱不恥地男女同居着，直到在報上宣布婚姻，似乎一點都沒有管。這不是母親對獨子的態度，尤其不是意在爲竹撮合姻緣的態度。從下卷看，她當時似乎是一點不知道；這也很勉強，她不能沒有風聞，她不能無疑。況且他們家境既好，五太太似不應如此的放任僧。

以外如因女士姑娘稱呼的不同，月華生氣，（第十九）新婚後爲齒臂之盟，（第三十）這類描寫以我個人的趣味，（又是趣味！）得不很合式。這或者是一種偏見了。

此書的社會背影是革命，這我更不敢說什麼，我壓根兒不有見得什麼政治。

綜觀全書，上卷平穩，中卷推板點，下卷大佳。如果上中兩卷能長得起，壓得住下卷，則豈不尤妙呢。所以我有幾分的惋惜。

我不曾想到小說史班上會有小說家在聽講，更看不出羅先生就是小說家，這好像說小說家有一定的面孔，真是笑話。現在名說做序，卻又說了許多不大客氣的話。假使羅先生真不見怪呢，那是我頂喜歡的。

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 國務院門前

王冰裏

都市的繁囂盡消失在淒涼的深夜裡，  
空中撩繞的祇餘有酒樓舞場中的一兩聲斷續的琴聲和疲倦的  
音，  
群星閃着慘淡淚眼，淺黃的新月躲在天邊哀嘆！  
呵在這灰暗的夜中獨我一人踟躕在舊國務院門前。

『兒呀……兒呀……可憐的兒呀！  
你的娘來了，來爲你化燒紙錢。  
兒呀！你真的死了嗎？你的死身在那裡娘却找不見，  
聽人說：你就慘死在這國務院門前。』

深夜裏這是何人在這血染徧的殺場上啣呀哭訴？  
聲音是這樣的淒涼哀惋痛絕悲酸！  
是鬼聲？風聲？人聲？我的心戰了毛骨悚然，  
呵：憶起了，三年前在這裡曾有過一場殘殺的大悲劇排演。

『兒呀！你出了家門整整五個年頭了，  
娘無日不在悲苦中爲我兒祈神禱天，  
誰知你竟這樣的死去了，瞞着娘於今三年，  
兒呀！你拋下了娘，叫娘怎樣在這世上流連，  
兒呀！你告訴娘，你死身在那里娘好給你化燒紙錢。』

哭泣的聲音越低越慢若續若斷恰似古琴斷了銅弦，  
聽來像是女人的哭聲，哭她的兒子曾遭慘死，  
一種好奇的同情的情緒催着我慢步向前，  
我要問她一問爲什麼哭的這樣淒慘？

『兒呀！你究死在何處？

娘踏尋了半夜，連个影兒也不見。』

在閃閃的星光裏我看見了在牆陰下枯坐着一位婦人已是老年，  
她的亂髮蒼白，枯眼漓漓，身邊還放着一個破舊竹籃。

『老婦人呵，你爲什麼哭的這樣悲傷，在三更夜半？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還等不到明天，你能否告訴我你哭的由緣？』

我雖是這樣很沉重的發問，她却好像一個字也沒聽見，仍然是斷  
斷續續在哭着『兒呀……兒呀……天……』

及至我再要發問時她才緩慢了哭聲，抬起頭來閃着衰老的眼睛向  
我一看。

『客人喲！你那裏知道，我已成了一個孤寡老婆，我的  
兒子已經死了！

聽人說我兒子在三年前的明天曾慘死這裡，

他的死耗今春我才知道，唉！我是在家裏空盼了三年！

今晚我要找着我兒的死身，爲他化燒些紙錢，

客人喲！你能告訴我我兒死在那邊？！』

呵老婦人喲！你再莫要悲傷，你兒子早已不在此地了，聽說明：你兒子就要公葬於廣大的圓明園。

明天偉壯天安門前就有盛大的紀念，

打的五彩牌樓，各樣的花圈，還有名人哀悼的挽聯，你不要悲了！你兒子死得光榮，血花燦爛。

『呵！說什麼公葬，說什麼紀念！

這完全是軍閥官僚們之虛情假面，

這完全是一般青年，一乘高興五分鐘的遊玩，

他們那兒有些真情？那兒想到死者的苦衷？

他們完全是虛偽，對死者對活人，

說什麼花圈，什麼輓聯！

這完全是封建社會歌功頌德的舊把戲，

我的兒子是爲了反對這樣腐敗的制度而死了的，

他那裏還能安受這虛偽的人們虛偽的祭奠，

呵！說什麼革了命，整個的社會仍然是封建。』

『老婦人喲！你莫奇怪，你莫哀怨，虛偽原爲現社會的真面，我請你明天再找你兒子死身吧！你聽那草上的夜風，可怕的寒！』

『客人喲，謝謝你，我的心火已燒毀了我的全身，那裡還怕春寒，請你回去吧：我要哭，哭到明天。』

夜來的疲倦摧着我帶着眼淚慢慢走開，

但老婦人仍依舊不斷哭訴她的悲哀：



『兒呀：你的死真的可憐：  
 你的血花未曾開，  
 你的肉片化灰燼，  
 一般人反利用了妳，  
 奔走權貴爭名奪利，  
 兒呀：我今夜要找不見你，  
 娘也要死在你曾死過的此地，  
 娘要用娘的頭顱爲我兒去照雪，  
 娘要用娘的血花去喚回人們對於我兒忘去的記憶。』

## 喝，喝乾了這瓶蓮花白

邊燮清

喝，喝乾了這瓶蓮花白，  
 壓滅了我們心裏的不痛快；  
 人生的滋味還不是像這瓶酒？

往日裏亦曾作過迷戀的夢，  
 醒來已是追不回的夢境。  
 喝，喝乾了這瓶蓮花白，  
 昏迷的憬憧遠勝過清醒。

讓苦酒澆滅了心愁，  
 讓頭昏忘掉了懷憂，  
 向昏亂裏尋找安慰，

勝似在阿波羅前祈跪。

曾以赤裸的心走入塵寰，  
曾以熱烈的血灑向人間；  
如今呵，惟一的知己還是這杯酒。

聽他們是密語甘言，  
看她們是明眸流盼；  
誰，誰能勝過這瓶苦酒？

人們已走錯了途經，  
向虛偽追逐競爭；  
有誰知愛的神原來是酒？

不願聽什麼刀劍鏗鏘，  
不願跨什麼戰馬蹣跚，  
暫以酒狂勝戰狂。

愛的花信決再展不開未放的蓓蕾，  
逝去的童年也用不着有什麼追悔，  
訴，訴什麼苦只有對這瓶酒。

只要太平洋的水還沒不了崑崙山的頂，  
只要地球的存在還未被任何東西給摧毀，  
總是喝，喝乾了世上所有的酒。

## 我們和文藝的關係

賈希彥

研究這個題目，必先看看文藝對於人有什麼功用，功用所及，關當然發生了，不然頗難對付。

我國對於文藝的功用，大概不外二說：第一說是主張文要跟着「道」走的。如莊子說：「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韓愈是主張「文以道」的；態度很顯明，他說：「——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愈之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乎古道者也，」看他的口氣，就知道他是復古派的人，主張越古越好，似乎要以「先王」「堯舜」的代表自居，至於我們那位「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法行不敢行」的孔夫子，更不消說得，柳宗元，司馬光，周敦頤，都是主張文不可離開那「道」的，總之，這班文人，把文藝當作表現與炒思想的工具，是很超實現的，沒有革命的精神是協派的祖宗，事實加此。我不能不如此說。

再有一班文人，把文藝看作實用改革和求快樂的東西，那位有科學頭腦的社會改革家王充說：「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書無補，」有社會眼光而帶宗教彩色的墨子曾說：「君子之爲文學，中實將欲爲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功利主義派的健將葉適曾說：「爲文不關世故，雖工奚益，」現在富於革命精神的文人郭沫若說：「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其形式上是寫實主義，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我們一看他們的口氣，就知道他們對於文藝有什麼見解，詩聖杜甫說：「爲人性僻耽

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蘇東坡晚年視文學爲鼓吹，他們把文藝作消閒的遊戲，至於那做小說美術文的更多，綜上以觀，我們可說國的文藝，約可分兩派：一是離開社會生活的，不免有古典主義的色。一是求與社會生活接近的，總有一點功利主義化。

在西洋也有兩說：有的說：「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t's sake 有的說：「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s Sake前者有客觀的存在，後者只認藝術與人生有關係自文藝復興以來，二者互攻，一直到現在，據思潮的趨勢看來，後者得勝；可以俄國的托爾斯泰做他們的代表。把中國和西洋的文藝趨勢比一比，就可知道現代世界文藝。有和生活接近的趨向。換言之「人生的藝術，」是一日千里地向前出鋒頭。我看理應如斯，否則藝術不爲人生，簡直是主賓顛倒；把人類做藝術的奴隸。要知道藝術之所以能產生，是因爲有人，人之所以促成藝術之發達，是要以他的表現的和創造，轉影響普遍的人生藝術是人爲而爲人的；是要羣衆化的；是要給人類使命的；是要大多數人能賞鑑得快慰的。現代藝術與人生的愛情，差不多到了一百二十度。藝術家若離絕社會的活動，簡直不好工作，如此看來「藝術的藝術，」將來不能反攻吧！不過我的話又說轉來了，上面所分的，頗有一點牽強，例如孔子曾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似乎同意於文藝的消遣，韓愈曾說：「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似乎也同情於能慰人的文藝，不過他們的主見，似不如此，且文藝之產生，很可表明時代精神，環境，國民性，作者的人格，這些事實，既會改變，我們不可太責過去的人；說他們的文藝，怎樣不合乎我們，只可在一定的情形之上，責當代人。現在我可了當的說：我們是二十世紀的人，我們的文藝，要求其與二十世紀的人生發生親切的關係，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人

要使藝體味人生，怎樣體味呢？要答這問，非把文藝對於人生的任務申說一番不可，我以爲文藝是：

（一）人生的批評 不受批評的人，不見得有價值；值得人家批評的人，總有價值，沒有價值的事或人受批評，是批評者沒眼力；直可說不是批評。文藝家把他那支筆當作槍一字一彈的對不滿意的事下總攻擊令。誠以爲人生在世，爲的是要生活，生活的現象腐化，寧可死，不願混過，這種助進人生的勇氣；對環境掙扎的精神；原是藝術家不可少的。Carlyle 說：「凡一切文藝理想，皆不外乎人生批評。」可知用哲學家的眼光看來，批評二字的含義，實至廣大，我們千萬不可曲解，不可知那些譏諷漫罵無改善意志者爲伍，批評並不能做他們的護符；批評是要取鑑識態度的，指摘固可，讚美也可，同是批評，不是完全非難。指摘的批評，不只是消極的打倒，是要從積極的悲觀裏求一條可樂觀的路；是如父母責罰兒女，有一掬同情的熱淚來調和。牠是價值的估量，——有價值的改造力；或創造自己的欲望價值；是向前的。所以朱謙之先生在他的現代思潮批評裏說：「我所說的批評，便是破壞的智慧，因批評是起於懷疑的心理，批評什麼，便是否認什麼，所以批評是革命；破壞的，積極方面說，便是反抗着現在的這個那個；而向着將來，所以批評是理想的，進化的，因不滿意於現實，而有超於現實的理想，因有了理想，所以敢於破壞現在。所以沒目的的批評，不算得批評，抱復古主義的批評，不算得批評。真正的批評，是得着將來而有意義，曉得批評的主旨，在於創造將來。那麼，我可簡直承認批評是由現在到將來的工具。」這段話對於指摘的批評，發揮得很痛快切實，由此我們可知道文藝是發明的，批評是發現的，我們要發現，是因爲我們要發明。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創造價

值。文藝的批評，要把這發明和發現打成一片，如此連環不息，互相顯示，便有文化的遞嬗。我們有了文藝的批評能力，再到人類活動裡去找材料，給她一個普遍的綜合的批評，——居高臨下的表現社會的人格。與那重分析入微而遺綜合之全體的科學是不同的。

(二) 人生的引導 一時代必有一種普遍的人生觀來維持社會自體。系文藝便是這普遍人生觀的創造和宣傳的工具。我們暫不論對不對，舉出實例來說說：譬如在孔子的時候，讀書就是要做官，要斯斯文文，方算是君子，他們便宣傳「文質彬彬，學優則仕」的口號。歐洲在一三〇四年到一五〇〇年左右，人們多羨慕希臘羅馬，一如韓愈羨慕古人之道，以為過去的是好的，所以有古典派文學盛行，到十八世紀的時候，歐洲國民勃興，感情發達，常想望將來的世界，就有那以克唐冒險為尚的羅曼派的文學去引導民衆，到了十九世紀，科學發達了，唯物主義盛行了，自然派的文學應運而生，因民衆受壓迫，不論過去和將來，他們就注重現在。我們前面所說的「生活的藝術」就是表明這點。現在是實行「霸道」的時候，只有大的，強的，有錢的，可以說話。文藝就要鳴不平，鼓吹無產階級來對抗有產階級。托爾斯泰反對現在一切的社會制度和權勢，牠們顯然是受他的影響，就說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社會革命，是托翁早已親筆下令，也不為過，由此看來，在未有「事的革命」以前，早有文藝在那裡引導民衆，做「心的革命」的工作。原來文藝能適應社會要求，使民衆有共同目的，來創造新人生觀的，如我國的孫中山寫三民主義，也不過為的要左右民衆的人生觀，使趨向於共同協作，以完成他的國民革命，全民政治，打倒帝國主義的理想，他的主義，在黨治下幾成為宗教化。德國的歌德，對於民衆有最大的魔力，所以人說，卑士麥克統一政治

的德國，歌德統一精神上的德國，法國在未革命以前，有盧梭著民論以號召民衆，功勞不在武將之下，現代著名的小說歷史學家威爾（Wells）是引導歐美人民的先鋒之一，在“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裏，他鼓吹建設一個世界共和國，雖不很澈底，但他引民衆解決紛擾的苦心，是不可不欽佩的。他又在他的‘Kipps’裏，專簡單的生活。至于那位很反對社會不合自然理的蕭伯若（Bernard Shaw）引導人生，更賣力氣，他的思想雖不具體化，却很有刺激。

（三）人生的描寫。這也是文藝的大任務，原來人生的動作，生活的本來面目，都是藝術的。譬如我們飲食，起居，談笑，表，都是很自然的藝術表現，我們有「生之力」和「本能」做原動，藝術既是表現和創造，牠對於人生的描寫，當然不能辭其責任了。所以我在前面說我們在文藝中可看出時代精神，環境，國民性，作者的格，豈不是明說牠是人生的描寫麼？藝術家是很直白的，社會上有什麼黑幕，他就要描寫。取積極悲觀的態度，來改善牠，使黑暗變成光明。太哥爾說得好：「人間無所謂惡，祇是不完全的意思，不完全自然有完全的可能。」這話應給文藝家不少的勇氣。他們寫照人生，大概用兩個法子：紅樓夢寫貴族之豪侈生活。水滸寫紊亂的社會狀況 John Galsworthy 的“Strife”多是從正面寫來。格里佛遊記和何典是用譏諷的態度從側面暗示其意，使讀者生感加評。

（四）人生的安慰。文藝是隸屬於美術旗幟之下的，凡是美術，都能給人們歡喜慰快，如陶淵明所說：「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在作者一方面，能有情感的發洩，不無快樂，縱使那情感是哀怨，也有調和慰快。春秋，離騷，都是這樣來的，我們看過許多小

說，詩，詞，歌，賦，傳奇，神話，有許多固然有歷史性，但有許多是憑空捏造的，我們知道牠們是假的，但是還是要讀牠們爲什麼呢？因爲文藝多主情，能在一剎那間把我們的靈魂捉住，使我們得着精神上的快慰，譬如我們讀南柯太守記，簡直能使我們感覺到了別的世界；不過文藝既須普遍化，平民化，我們當着眼于一般人的喜樂，國美學家紀約 Guyau 說：「藝術的感情，本是社會的。其所表的結果，因使人的生命與更大的普遍的生命結合而擴大。藝術的最目的，即在產生具有社會性質的審美的感情——」依此做去，民衆在醉之餘，可以得兩個最大的效驗，一是創作力，二是鑑賞力。因爲們看見人家說得天花亂墜，無中生有，「自己的田園」立刻覺得大。便去嘗試創作；看見好句法。就立刻叫絕，看見不好的句法，生疑，下次自己來寫，就能小心估量自己句法的價值，無意中訓練們的鑑賞力。依這樣看來，研究文藝，專得安慰，而無反應和心得，是沒有價值的。

(五) 人生的融和。 人是有感情的，不論那國人和別國人，都有同一樣的感情，這感情被國界習慣隔開，就會仇敵化。民族間的不了解，就是因爲他們的感情缺乏適當的調和，文藝是調和的最好媒介。因爲牠是無國界的；是無往而不抱大同主義的。倘若沒有文藝的宣傳，我們不知道已隔膜到什麼地步。我很盼望國內明哲。多多翻譯，宣傳世界文藝。世界的藝術家呵！讓我們聯合起來向「大同」的路走罷！

結論： 絕無疑義的，我們的人生和文藝是如骨與肉，是「晶瑩的兩面」，「法律和習慣」只能約束我們的外表，宗教雖源於內心，但不適的宗教，不免有超世之旨，惟文藝是內外交通之維繫，社會的重



賄。我們的文藝，一向是私產！還有人在那兒死板板的保守古典主義，更有下等的文人，在那裏妙想天開的寫淫穢小說，專想發財還！那三千字一元的新聞報主筆先生，專抱篇幅主義！唉！如此民衆怎接近文藝呢？民衆和文藝愈不接近愈腐化！文藝少了民衆的根據，不會凋殘呢？

## 給小弟

育齋

小弟，

我將以甚麼來比喻你，

可愛的孩子？

遠遠底一顆星星，

靜悄悄，

隱約在樹梢，

常使我想起你來，

似今朝。

浩浩底海洋，

蘊蓄着如許神秘，美妙，

深深處，

潛藏着幾多玉樹瓊瑤。

小弟，

我將以甚麼來比喻你，

可愛的孩子？

## 漢代「普羅文學」——樂府——述畧

田驄

呂覽音初篇云：「涂山歌于候人，始爲南音；有妘謠乎飛燕，始北聲；夏甲歎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移，亦不一概矣。」此古代詩樂合一之遠源。其說雖不可盡信，而事實推論，總屬可能。其後詩經所載，幾盡後世所謂樂府詩。迄于秦前後，樂歌與詩歌始分，新聲繼雅樂而起。樂府之目，于是立焉。

漢書禮樂志云：「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房中樂；孝惠二年，東府夏侯寬更名安世樂。」又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蓋高祖製詩，武帝設令，而惠帝置署也。漢書云：「是時（成帝）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王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作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化興；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滯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則崇儒之歸，至廢樂府。後漢書曹褒傳云：「顯宗即位，曹充上言，請制禮樂，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則後漢雖具其官，實未嘗有所興作也。然則漢代樂府之盛，計自惠帝至成帝之二百年耳，

史記云：「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四詩之中，雖或采自下民，或收諸異域；而始則王官采選，繼之孔子正聲；故皆「文質彬彬」，「溫柔敦厚」。至于漢之樂府，倡之者爲武帝而武帝則亭長之裔。漢書云：「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又云：「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

中。女弟得幸于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乃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竝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是譜詞製曲者又皆「狗監」及酒肆侍者之輩，則其色遠雅樂也可知。故前者爲貴族的，爲雅樂，爲詩；後者爲平民的，爲新聲，爲歌。因時代之轉移，其不同也如此；漢之樂府，眞歷史上之「普羅文學」也。

樂府類別，論載甚繁。隋書載漢明帝時分四品：一大予樂，二雅頌樂，三黃門鼓吹樂，四短簫鑊歌樂。宋書載蔡邕所分四類：一郊廟神靈，二天子享宴，三大射辟雍，四短簫鑊歌。惟郭茂倩之分類叙解較爲詳盡，茲參酌諸家之論，分述如下：

I 雅樂之遺，由樂府所製者——四詩之流。

1 郊廟歌辭——

(1) 郊祀歌——今存十九章。

(2) 安世房中歌——今存十七章。宗廟典禮所用。

2 鼓吹曲辭——

(1) 鑊歌——今存十八章，軍功讌享所用。周禮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左傳：「振旅愷以入。」爲其濫觴。

3 舞曲歌辭——

(1) 雅舞——今存東平王蒼後漢武德舞歌詩一章。（陸侃如謂爲擬作。）

其來亦遠。左傳隱公五年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因問羽數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取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而下。』于是初獻六羽，如用六佾也。」自漢而後，樂舞益盛；雅舞用

之郊廟，雜舞用之宴會。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雜舞也也，特亡其辭耳。

## II 時代創作，由樂府協定者：

### 1 琴曲歌辭——今存高帝大風歌蔡邕胡笳十八拍等十餘章。

陸侃如謂：「郭書所載琴曲大半根據琴操等書。而琴操是一部不可靠的書。鄭樵說過：『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幽懷隱思而無所依，故取古人之悲憂不遇之事而命以操。』（通志樂略卷一）又謂：「又如力拔山操，史記只說：『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則亦雜歌謠之流，似未能必其爲琴曲。其他類此者尙夥，故我以爲琴曲一類可廢。」然而琴瑟和歌，其來甚遠。梁元帝纂要云：「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鳴鹿，循況，濼脇，號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也…自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常文，師襄，成連，作牙，方子春，鍾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至于漢代，若伯喈之焦尾，長卿之綠綺；慶安世之雙鳳雛鸞，趙飛燕之歸風送遠；輾轉持續，以逮于今；琴瑟之名，習于聞見。此皆不待考證而可知者。安知其並無拍字調絃，譜之琴瑟者耶？琴瑟之類，在國樂中，卓然獨異。惜其曲高和寡，頗甚散亡；唐代以還，流轉東土。然則別爲一類，未爲過也。

### 2 雜曲歌辭——今存李延年羽林郎張衡同聲歌等十餘章。漢魏之世，歌咏雜興；才士文人，爭相好尚。郭茂倩云：「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懽樂

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者，或叙離別悲傷之懷，或言行役爭戰之苦，或緣于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載，故謂之雜曲。」然則感時寄物，言必由衷；無祭祀之拘迂，無讌功之誇大；漢樂府之最上乘也。

### III 受外族影響之創作，而經樂府協定者：

#### 1 橫吹曲辭——

- (1) 橫吹曲——據郭書但存其譜，辭皆魏以後人所製。郭茂倩云：「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調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蓋漢代多與北方民族往來，取其剽悍之氣別創新聲，以為軍旅之用者也。

#### 2 相和歌辭

- (1) 楚調曲——今存班婕妤怨歌行等數章。

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時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于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晉書樂志：「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于管絃，即相和諸曲是也。」然則以皇帝之為楚人，遂受楚風楚調之影響。蓋以平民的兒女的「街陌謳謠」而入樂者也。

二百年間，樂府鼎盛。或振古之緒，或承古之遺；或經外族之薰陶，或屬當代之創作；胡關風雪，江渚英華；下啓六朝，上承三百；衆美咸集，辭調並新。視今日所謂之「普羅文學」為何如耶？

## 屋子裏的那個男人

H.D.Lowry 原著 郭燦然譯

——譯自 31 Stories By thirty and One Authors——

我們初結婚的時候，她仍然好像一個小孩，我也決意不讓她嘗到貧窮的苦味。新生活只開始了三個星期，我就同她分離，在達庫大子獨着過了三年。她生了一個小孩；過了一年，那小孩便死了；不久納理給我寫起信來，求我回家，到她那里。我是一個混蛋，不知道她言外的意思；等到她父親來信，說她怎樣想念她那死了的孩子的時候，我才拋棄了補救將來的計畫，回到退諾威思去。

納理和往日一樣：年輕，貌美，又嬌，又顛，使男子想不到她是一個女子，是一個擔當女性責任的女子。她那死了的孩子，她連一次也沒有提過，我也聽她，雖然我很想聽她多多地講那件事。有時我同她坐在園子裏，有時在那條往海岸去的小道上散步，那時我便起了一種幻想，以為我們倆還是孩童，獨自住在新造的世界裡，對於惡事一點也不知道。

這樣下去，到八月裏的一天，我作散夜工的時候，剛過九點，離了家，往礦場裏去。機器上出了一點小小的毛病：到了那個地方，覺得那天夜裏不能到下邊去；所以轉過頭來，又回家去，高興得像小鳥似的，要到納理那里。

我在小巷裡用口吹着嘯子回去，見了遇見我的人，說一兩聲『晚安』，對於二十幾件極平常的事，也非常留意，若不是離家太久，那些事決不會看到眼裏去的。那天晚上沒有月亮，海上的一層薄霧，把天空都遮避了；然而空中還有一些光亮，人們的鬍子和眉毛上也結

成了大的水點。

我就這個樣子走到了看見茅屋的那個地方。

那座茅屋獨自在那裡站着，位置是在路的右邊，正在小坡下面。茅屋那邊，那條路分作兩個岔道，成爲窄小的 Y 字的形狀。走到大門前邊，聽見一個人很快地迎着我來，他是從退諾威思出來，往路的左邊去的。我站在花園牆上垂着的『福芝夏』。（譯音）樹的陰涼裡等着，那人走得離我很近，他好像在他看見我之前，一直往大門走去。他忽然停了脚步，我也認得他是誰；他是馬太乃利，納理的表兄。以前我以爲他要娶她，但是我告訴納理說『想一想，我起了一種幻想，以爲她要在那樣的孩子結婚！』的時候，她便笑了。

他忽然停住，好像受了驚似的，我便從那棵福芝夏樹底下出來，往前邊去。

『喂，乃利！』我說。『天這樣晚了，你還慌慌忙忙地往那裏去呢？』

他半天沒有說話，等到他想起來怎麼回答的時候，我想他的聲音是奇怪的。

『說實話罷，』他說，『我也說不上來我要往那裏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過出來散散步罷了。』

我聽見他那個樣子同一個結了婚三年的男子說話，便止不住笑。

『而且還只有一個人？』我說。『自從在這個時候起，年輕的男子必定改良了罷！』

『好罷，』他說，這時候說謊是更容易的了，『像我這樣的人，怎能瞞過你那麼聰明的人呢？不瞞你說，我昨天夜裏同一個女子吃飯：傑米羅斯克比的女兒，住得離我家很近的。我整天晚上希望她到

退諾威思來，因為她沒有來，所以我才去看她。』

『你迷了嗎？』我說。『我年紀輕，又是一個混蛋，但是現在是十點鐘了。這麼晚的時候，那位小姐恐怕早已躺在床上睡覺去了。到明天再說罷，你既然在這里，就請你進去，吃一點晚飯罷。你看，屋子裏還點着燈：納理是還沒有睡覺的。』

我一輩子也不了解他。他有一分鐘沒有說話；後來又半吞半吐地說了許多道歉的話，把他的脚在土裡直趨；我還沒有聽見他說的是什麼，門就開了，看見納理背着燈光站着。那時。她也好久沒有說話。

納理從黑暗裡向小花園那邊窺看。

『誰在那里？』她喊着說，我一聽她的聲音，便知這她到夜間這麼晚的時候是怕聽人聲的。

『好罷，納理』，我說。『只有我；我和乃利。我請他進來，吃點兒飯，但是他總不肯答應。我想你能給我們預備一點吃的罷？他失戀了，他對我說；他是吃不多的。』

靜默了片刻，她說話的時候，我幾乎聽不出來她的聲音。

『沒有多少東西』，她說。『但是現在所有的這點兒東西，也是歡迎他的。把他請進來罷。』

但是乃利却不聽那一套；他掉過頭去，要回退諾威思去，我就從花園的小道上走到門口，納理是在那里等着的。我用兩手托着她的臉，要和她接吻，我和她接觸的時候，忽然害怕起來。我忘了和她接吻，走到屋裏，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我什麼都明白了，一切生活的樂趣在我都成死的了。因為棹氈是襯着的，燈也是剪好了的；而且在那棹上擺着兩份吃飯的盤子。



我站在那裡，像一個變成石頭的人一樣。納理跟着我走到屋裡，又麻木，又發白，像死了似的，約有一秒鐘。我很清楚地感覺她心的衝突，正如她的心是赤裸裸的一樣。

但是她却大胆地制服了自己。

『哎呀！』她說着，輕輕地一笑。『你知道掉子上擺兩份盤子，桌子旁邊放兩把椅子的意思嗎？你白天走了的時候，我喜歡白天辦，好忘了我的寂寞的一部分。一到夜間，我便懶洋洋地坐着，無時無刻不念你回來。因此，就預備了兩個人的飯，在那沒有人用的盤子前，也擺了一把安樂椅。我吃飯的時候，往往猶猶疑疑地，想道：若是門開了，他回來了！』那雖是愚笨的事，我還情不自禁的去。』

那時，她停了一會兒，看我對於她的謊言抱什麼態度，我也知道我剛走的時候，她也許真要照她所說的那樣做。但是我一句話也不說，於是她又開口了。

『現在你到底回來了，正如我向來所幻想的！來，坐下罷！』

她把那預備好了的椅子拉出來：我坐下，她讓我吃她給她愛人所預備的食物。人們受傷要死的時候，先有一刹那的很大的痛苦，以後那痛苦便把他弄得發暈，也許過了許久，然後他才知道他是受傷了。我那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呆呆地在那里坐着，她只管又說又笑：正如我以前在她父親家裡吃茶的時候一樣，我很希奇我抬頭看她的時候，我是否真有我表面見出來的那麼大的年紀。因為她又笑又玩，談些沒有意思的話，正如小孩子坐在愛她的人的膝上的時候所說的話一樣。我知道那全是做作：她只管視着我。希奇我究竟猜對了多少。

末了，我一點也忍不住了。

『我今天夜裏有好些事情要想，納理』，我說。『你別管我，去睡你的覺好嗎？我有許多事要想。』

我從她的臉上看出來她是怕了；但是不肯示弱，所以不久便把怕除去。『哎呀！』她說。『結了婚的女子，用不着人家同她客的。不要坐得太久了：現在已經十一点鐘了。請你答應罷。你我不坐得太久了。』

她用兩隻手抱着我的頸子，在我的嘴唇上接吻。我也許作過她情人，我也幾乎這樣說了。『晚安』，她說，我便轉過頭來，看着上了樓梯。

——我聽見她在上面屋子裏的行動，好像看見了她的一舉一動似的以後安靜了——她正在祈禱——一兩分鐘以後，她便睡了，我希奇個男子受了我這樣的待遇，他究竟應當怎樣辦。我沒法子想。我坐點鐘又一點鐘，直到燈光漸小，氣味充滿全屋；我所能作的，只有她詐僞的名字說了又說。那也沒有什麼用處：我踏過門檻的時候，早已明白了；但是這個消息把我弄得頭暈目眩，使我不能再往前走——就不得不作將來之計。於是，站起來，上樓，手裡拿着一支點着的燭。

納理閉了眼，在那裏躺着；床被往後滑了一點，她的頭髮統統滾到枕頭上，我站在她旁邊，用手遮着燭光；我不信那是真的，因為的面貌還是如同潔白的兒童，她的胸口也隨着她的呼吸一起一落，是我一轉身，便聽見一種聲音，使我知道她並沒有睡，她看見我只站在那里監視她，她也覺得要制服自己，去欺騙我，是很難的於是對她又硬起心來了；我知道那全是真的，她那種虛僞也是她的天性。

我脫了我的衣服，把燭吹滅；在她身旁躺了片刻，我又覺得她不是假睡。

我躺在那里，要想一想應當怎麼辦，我沒有一會兒不想要對她喊來。我知道她正在看我，也知道她一切的欺詐。我不能告訴你，那續了多大工夫，但不久我知道她真是睡着了，我的心也就變了；正如一條快要扯斷的繩子，忽然解開了似的。然而我還睡不着；在那里，定睛看天花板，我心中屢次有聲音告訴我，納理是虛偽。

我幻想一個死人像那個樣子躺在他的墳墓裏，靜候末日審判。但納理像一個孩童似的，很柔和地睡在我的身旁。

這個樣子也許很久了，因為我立刻看出來窗洞是發白了。那是快黎明的時候了，還有一陣和風在屋裡流動。忽然那門沒有一點兒音地開了，有一個男子走進屋來。那是一件希奇的事，但是我不說，也不說話！但是既然有一個樞紐已經壞得常常發響了，他怎麼還不帶一點兒聲音地把門開了，在我是覺得奇怪的。

那人進來，關了房門；就在裡面踱來踱去，一點兒聲音也沒有。我沒有看見他的面孔；說實話罷，我想我也沒有注意了牠。我躺下望着，好像一個半醒半睡的病了的孩子看着他母親在他床前的行動一樣。

他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後來又站在床前，低頭看着納理。她舉起一隻胳膊，那一隻手還枕在頭下，嘴唇稍微裂一點縫，長而又黑的睫毛指着她的面頰。黎明的第一道灰光，從白色百葉窗的縫裡透過來；窗外的田野裡有個公鷄在那里無力的叫着。此外，什麼聲音也沒有。

那人站在那里望着她，好像夜間的黑影；我躺在那里，用眼望着她，手和腳都沒有動。

她躺在那里，很平靜，也完全沒有人驚動她，我立刻覺得奇怪是他以為她是什麼人：在他的判斷裏，她是否好像天真的兒童，因天真的原故，才犯了重大的罪惡。但是納理在她的睡夢中，忽然發了一種動作。

『乃利！』她喊着說，我就猜着了她是做的是什麼夢，也猜着了爲什麼這樣恐懼地喊她愛人的名字，她知道我是知道的。

站在那里望着她的那個男人轉過頭去，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我知道他是尋覓什麼東西的，他却不知道要尋找什麼。

但是我是知道的。牆上掛着的，有一把利刃的刀，就是我在達大帶過的，也就是因爲沒有更好的地方，我回家後才把牠掛在那里的。我注視那個人，又注視那把刀；他立刻露出記得牠，却沒有十分看見的樣子。他從釘上把牠摘下來，在他掌上試一試那刀鋒。他站着想一會兒；便又走到床前，低頭看着到納理。

我躺在那里注視着他，好像注視牆上的黑影似的。我想我並沒注視了也的面孔。

這樣過了許久。

那時納理又在夢中驚醒，把頭滾到枕頭上面，把胳膊往上伸着，被子滑下來了，她的雪白的胸口在灰暗中略現光明。

那人往前又走一步，就用刀一揮……

我把那刀撥去，大叫一聲。殺她的並不是我，上帝是知到的。而和死人在一塊兒的，却只有我一個人。

四，一七，一九二九，於燕大國文學系。

## 讀梁啓超的「釋四詩名義」

田 聰

史記孔子世家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始有「四始」之說，說者因之。宋程大昌，清崔述始疑之而別有「四詩」之說。其實，詩經里明明載着周召二「南」，邶鄘豳十三「風」，大小二「雅」，周魯商三「頌」；而史記的價值，寧說其在文學，不能說其在歷史；古今無數的學者，何以竟囿圖地信從了他！

近人梁啓超就着程崔的意思，更進一步地建設了他的釋四詩名義。牠的結論說：「風是民謠，南雅是樂府歌辭，頌是跳舞樂或劇本。」這似乎是完全按體裁上分的。我對於這種解釋有一點意見，然而也不過是一個很粗淺的假定而已。

梁氏說「風」是風誦之「風」，放歌也。國分十三，民歌也。古者聖人制禮作樂，蚩蚩者尚未能與聞，故可釋爲民間的徒歌，或曰民謠云云。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問題。至史記所謂「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風」雖不必「皆弦而歌」，而也不妨有「弦而歌」的。即使後來入樂，采時總是徒歌。

梁氏說「南」是樂名，或即爲「亂」；因係譯音，故非南北之「南」云云。然而何以見得「南」字獨爲譯音？拿「南」與「任」「鹽」「艷」比——固然有許多樂名是無從考據——但何以見得這四種樂有一種共同的特點？這四種是否都可以說是「亂」？並且，又何以見得絕不是南北之「南」呢？

若把「南」字解作南北之「南」，則這些沒法子解答的問題和附

會便都可以消滅了。那麼，崔述和顧實的話都可以作個頗有價值的定。

崔述讀風偶識：「南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而南乎？蓋其體本起于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宗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于雅，風也則之于風，南也則列之于南，如是而已。」

顧實東南大學文學史講義：「十五國風無楚，特不錄春秋時楚耳，其實二南即楚也。以春秋人名楚多字南者證之，如……」

那麼，「南」可以釋作楚國一帶的合樂歌辭。

梁氏脫「雅」是「中原正聲」，我認爲很對。不過，「雅」與「南」，「楚」與「夏」，「中原」與「荆楚」，都是南北對待的意思。荀子：「君子安雅」，說文：「夏，中國之人也」，不都是以夏爲中原之人而以楚越爲夷狄的意思麼？所以，「雅」應釋爲中原一帶的合樂歌辭。

梁氏謂「頌」是跳舞樂或劇本，這似乎只注意其方式而未曾注意其性質。試看梁氏所引諸章，不都是郊廟朝廷的舞樂麼？按原始人類的生活推測，舞樂本以答神；由神以及于鬼，就是宗廟；再由宗廟以及于天子朝廷。所以，這當然是郊廟朝廷所用的。至于「劇本」，且似乎當時的舞樂還不到那個程度。故「頌」應釋爲郊廟朝廷的舞樂。

總之，「南」是楚國一帶的合樂歌辭；「雅」是中原一帶的合樂歌辭；「風」是民衆的徒歌；「頌」是廟堂的舞樂。「南」和「雅」是以地方分的，「風」和「頌」是以階級分的。除去「頌」是朝廷的，「風」「南」「雅」都是民間的。「風」「南」「雅」這三種歌詞里，不是有很多重複的麼，我想那就是因爲：流傳之異地或異時，因而以徒歌入樂或由樂歌變徒歌，同出一源，而編者把牠們並存的。

# 凄涼

連伯棠

(一)

他近來窮得不可開交了。

他的家裡——其實他早已沒有家了，這裡所謂的家，是他的一位親的——自三月前匯來三十元後，連一封信也不寄了。他現在除遮的一件極骯髒的灰布長衫和一件破爛不堪的白洋布褲沒有當的以外，其餘的衣服差不多都寄在當舖裏了。他雖有幾位知心的朋友，但他們的境遇都和他相去不遠；他有一位親戚頗富裕，但因貧富懸殊緣故，平時不甚來往，所以此刻不好開口向他借錢。

學校已經放假了。有錢的同學都是三五成羣的回家去叙天倫樂事，往高山勝地去遨遊；雖有幾位同學沒有回去，但他們都比他有錢，天天可以無憂無慮地坐在圖書館裡念書。獨有他如喪家的狗一般，垂頭喪氣地在學校的馬路上尋思麪包的問題如何解決，暑期的寄費如何對付，以及一切與經濟有關係的問題。

原來這學校是美國的基督教徒辦的，她的學費比P城各校都昂，更奇特一點就是要假期住校的學生繳宿舍費十元，她以為本校的學生大概是有錢的，並且學校的宿舍當然比公寓民房好得多，橫豎學生要付房租與公寓或民房，所以她也來拉攏這番生意，在她看來還以為十塊錢是廉價出租呢！

他現在一文不名，這筆費當然無法繳納。幸虧他的在A校的同鄉寫信來請他去避暑，所以他就喜洋洋地帶幾本舊書一直前往A校。

該校離城十餘里，牆內綠樹陰森，花氣襲人，要是蟬不鳴蛙不噪

時，很難認得是春是夏。他和他的在A校的同鄉並一位新來P城的鄉住在一間長方形的房裡。他們三人好像個小家庭一樣，他的二位鄉擔任烹飪，他則負洗掃的雜務。好容易住過兩星期，該校的學生即接二連三地下「逐客令」，雖則他的同鄉們還留他再住幾天，然秉性高傲的他，怎能忍此侮辱？所以他不得不與A校告別而另找棲的地方！

他由A校出來之後，一溜烟跑往N校去找一位姓H的朋友，他對H說來避暑，其實，他何曾因避暑而來呢！？

(二)

他的生活費的確難維持了。

他想拿一二篇小說去賣錢，但是他覺得此事是辦不到的，因為中幾家大書局所辦的雜誌只發表名人教授的作品，他不過是一個大學，自然沒有登載此種刊物的資格。報紙呢？那文藝欄的投稿簡章裡不明明說凡一切來稿必須無背本報的主張——維持風化——換一話說，凡主張與本報不同的稿件，一概不登。所以他在苦悶憂鬱的時候雖做幾篇小說，但始終沒有寄到什麼刊物去登。

一天上午他因為肚子餓的利害，特地跑到學校的委員會去找工做；那委員會的主任是一位新來中國的美國人，他們互相行禮後，即開始會話——

“Good morning, Mr. T.”

“Good morning, What can I do for you? ”

“I want to find somework to do.”

“What work do you want?”

“I should like to be a clerk in any office.”



“I am sorry that there is probably no such a position. But I will give you some kind of manual work.”

“Manual work? I am sorry I can't do this.”

“I am sorry too.”

“Good bye.”

“Good bye.”

他出來之後，無精打采地逛到湖邊來。湖上綠水漣漪，幾隻遊船來往，船上坐着幾對青年男女，有的拉着胡琴，有的大聲高唱。這悠揚的音韻，柔雅的歌聲，在他人看來固然是歡樂和諧，然而心事麻木的他只覺得是悲哀苦悶！

他凝思半晌，覺得心中的憂鬱情緒非吐出來不可，於是他不顧忌一切如癡似狂地自向空中大哭起來——

『我是個因生活困難而想去勞動的人。我學的是寫是作，為什麼社會上不給我適宜的地位，偏偏要使我「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呢？這豈不是畸形社會的罪惡麼？不然，為什麼有權勢的人都是高官厚祿，美食豐衣；沒有權勢的人都是貧賤卑微，飢寒交逼呢？我不願我以後也會變成這種特殊階級的人，我只願聯合世界上立腳點相同的同志朋友起來推翻這萬惡的制度，建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同情的朋友呀！我們當團結世界上被壓迫的人們，「聚精蓄銳」衝鋒殺去，直到這私有財產制度廢除時，我們才有出路的日子！』

### (三)

他的故鄉是在F省韓陽縣，這縣雖不算十分富庶，但比較近鄰各縣都好得多。他每當無法繳學費時，或被厨工再四討索非還不可而又沒有錢應付時，常常動起歸鄉的念頭，他這一想時倒覺得前途有無限

的慰安和偉大的希望。

——故鄉豈不是有一個女子小學麼？那學校的教職員多半都是已的舊同學，我爲什麼不回去找個教員的位置呢？並且那裡還有許天真爛漫的妙齡女郎，她們一見我帶了大學生的頭銜回來也許會起榮心來和我談戀愛哩！最少我也可以找幾個女朋友來談天。這乾的P城固然也有如螞蟻一樣多的女性，但是她們的慾望——漂亮，錢，做官——是很奢，像我這樣的窮光蛋，怎敢希望她們把我放在裡呢？這麼一來，我還是回去爲妙。

——如果我有勾結官僚的本領時，我或者可以找個事少薪高的位置，那故鄉的教育局豈不是個先例嗎？說起來很好笑，那位教育局長是一個臭不通的中學生，他因爲仗着家裡有錢，巴結劣紳污吏，現今的社會制度之下，一個人若能搶到一張「護官符」，那地方的事當然可以進行無碍了，所以他雖然沒有資格學問，居然可以安安靜靜地做個教育長官。聽說故鄉的中學的G先生——國立某大學畢業——因爲意見和他衝突，被他告一呈子，那G先生即刻黜職。啊，官威，這樣神聖不可侵犯呀！無怪乎中國的學生把讀書與做官合在一起呢！

#### (四)

流水似的光陰現在又到開學的日子了。暑期校內沉靜的枯寂的空氣又被許多回校的同學打破了。再等幾天學校又要大鬧特鬧註冊的手續，這問題不消說在他的腦筋裏又大活動起來。

他的錢老是不到的，但是不說理的學校是不容沒有錢的人來讀書。他早已知道錢是借不來的，不過他想去找一個相好的在校內辦事的朋友替他擔保一下，等他的錢到時即刻補繳清楚。他於是跑到一

鄉處請他寫了一封信，放着口袋裏，一直跑到註冊部來。

一間東西合璧的新蓋的房子已經擠滿了很多青年男女。那裏嘻嘻哈哈的笑聲很嘈雜地騰出窗外來，他趁着他們狂笑的當兒低着頭靜悄悄地跑到裏邊去，他靠着一個淺灰色的柱子在觀察那歡天喜地的男女們。

那個穿淡紅色的旗袍的女人豈不是同學B女士麼？唉，可厭的被虛榮心蒙蔽的女子只會和穿漂亮的西裝的男人說笑！你看她們的態度服飾行動無一非姨太太化。她的來校讀書的目的恐怕也不過想找個軍閥官僚的少爺做終身的侶伴，或者和博士或碩士結婚。不然，她爲什麼要穿着那樣時髦的富有引誘性的衣服在那裡說笑呢？啊啊，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還要在準備着做姨太太，這豈不是徒勞社會改造的思想家天天在那裡吶喊着婦女解放的口號麼？

他看註冊的同學漸漸減少了，於是跑去見學校當局，將那封信呈給他看。

『教務先生：

……的款大約在兩星期內能够匯到，你能先准他註冊嗎？

十七，九，十二，王 檢頓』

「呸，不成，不成，這話是不負責的。假如你要延長繳費的日子，非叫他正式負責不可……」他說完之後很藐視地望他一下子。

他覺得自己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因爲處在現今資本制度下，沒有錢是不能自由來校念書的。即以自己而論，假如當時沒有那幾百塊錢的借款，怎麼能够受中學的教育呢？啊啊！學校要的是錢，女人要的也是錢；有了錢什麼被壓迫的人們都可以解放，什麼高等的教育都可以涉躐，什麼世間的物質文明都可以享受。啊，錢！錢！錢！

# 惘

## 落 漠

——擬毛詩衛風氓篇——

我愛他，我甚麼都可犧牲；所以他雖那樣貧苦，我也跟着他，因為我是愛上了他。

這樣的天天挨着苦，是跟着他有三年的光陰了；從來我沒有露了絲毫不滿意，我是爲着求精神上的安慰！爲的是要從這貧苦的生活中間顯現我們真正的愛情，只有一味愛了他

我自己常常問着良心，我實在把整個的心交給他；我是這樣的愛了他，竟不料他飽嘗了愛情，現在不幸而見棄於我把整個的心交給他的！……

自己不幸這樣的見棄於他，這是多麼的淒愴，多麼的悲愁！然而在這除自己沒有人表同情的我，又遭了弟弟哥哥的冷笑。唉，在這冷酷造成的大地，在這充滿着嫉妬的悲哀的大地，除了自己之悲傷，自己慰流着兩行眼淚外，還有甚麼？還有……？那白頭的盟誓，不過是一般沒心肝的男子拿來引誘女子吧了！那些甚麼：「親愛的，我的乖乖，我是無論如何，始終都愛着你……」我悔不該那樣的輕易愛上了他。啊，啊！這是多麼的可咒詛！可是現在錯了，自己向着黑暗的途徑而跑，又要咒詛誰？心裡是這樣的咒詛，然而腦海又是縈繞着在初戀着他的心情：

他來了，我最親戀的他來了！我知道，知道他是爲着我而來的！他雖沒有告過我，可是我已在他的來意之中，知道他是爲我而來！我的愛戀着他的心潮，正在蕩動；而他又離開了我，我這依依不捨的心

，只有一步一步地戀送着他。嗚，啊！是送他到了川流不息的洪水之濱了，可是我仍是依然前行，直送他到那巖巖的頓丘山下。『一路之戀戀相送，原是爲着無名的愛戀！』他雖不時呈露着無名的悲哀，我知，知道他是爲着我而苦惱。所以一路戀戀地撫慰他：

我是爲着你而生，沒有你，我是活不了；有我請你寬心忍耐，等下次結婚的日期。他結果是很頹喪地向着他的歸途上前進！……

在他歸後，我這一顆像熱鍋裡的螞蟻一般的愛戀着他的焦心，只是期待着他來，期待結婚的日子快到，然而時間之播弄人，在昏黑的孤寂裡，牠却過得像那吃飽了塗泥一般的蚯蚓，一段一段地捱着，我不知在那殘破的墻垣之上憑望了多少次。啊，我那斑斑的淚珠！是爲誰而流，爲誰而淚？爲甚望不見他的復關而垂淚？怎知他現在這樣的辜負！唉，我竟走入迷茫的路上了！虧我那樣的爲他而戀戀目送，那樣天天在殘破的墻垣上洒淚！

我仍記住，不知爲甚麼，有一次竟在那殘破的墻垣上，望見了復關，那時心潮無非是湧涵着快愉之波，淚湖還是涵湧舉潮，雙脣又一波一動地的笑浪，竟同我的身心在殘破的墻垣上動蕩！我還默爲他卜，默爲他筮，我在卜筮之中，知他很康健地安過着復關裡的生活！可是甚麼時候才是結婚的日期，什麼時候他迎我的車才能到來，甚麼時候我這嬌嬈的身心，能向着復關的去路載去？什麼時候方能撲倒在他的懷裡，親看他，擁着他，吻着他……以慰我這像久旱的禾苗待着膏雨一般的心焦？啊，我的愛人，你還是快些來迎我吧！我這剩下的軀殼，何時能在你的深心匯着我早纏住你的靈魂！

你當時所以愛着我，我一晌是在做夢，我以爲你真的能永久愛着我！我現在知道了，知道你當時是愛着我像花苞一般的顏色，我錯

了，我這不敏的心，就是很笨拙地信任你是在精神上愛了我，噢，噢！我一晌的做夢，竟在現在才醒悟！我這惘惘地從醒悟之中，回到我的過時去，又不敢揚着聲色；你呢，是在誇示你鄙夷的手段的勝利！

流水般的時光，已把我年青花苞一般令他愛慕的顏色褪盡了！這衰敗的顏色，如今，如今又值得誰一盼！如今又值得誰哀憐！時光，時光！你把我年青花苞一般的顏色，漂流到那裏去？是不是跟着洪水的流波漂蕩？阿，那落花流水的青春，就一天一天地離開了我，越離開，越使我步步趨入衰老，像那黃葉無情般的悠悠地離了故枝。這是多麼令人悲嘆的一回事呢！然而這衰敗的顏色，要向誰索回着那花苞一般的青春？我是跟你挨守貧苦三年的光陰，在這三年的當中，我有什對不起你的事？安慰你，撫媚你，我自問良心，已是沒有絲毫對不住你！而你不但不能像我一樣的互相交換着愛情，現在竟使我不明白你的心思，一天天地使我對你失望！使我心潮縹起無限失意的波紋！你是這樣的多心男子，我明白你不愛我的因由了！深夜自思，我在這三年的當中，雖說跟你挨受貧苦，可是一切應為應做的事，幾乎無論那一樣的事情，不忍使你嘗着勞苦！我願把自己所有的力量，代你備嘗一切！使你享受着純粹的歡樂！現在是這樣了，是這樣的把你摒棄！在這千愁萬恨交集之中，又不時聽到弟弟哥哥的嘲笑，這茫茫的大地呢！已是擺佈着無限的悲愁……！

那些往事何堪回憶，又怎能從現在滿腔的怨恨悲愁，回想到已往的烈燄的歡情！甚麼歡情，我何曾知道牠是怎樣的，怎樣的在我的心房動蕩過！啊，此刻在我這週遭的，只有怨恨悲愁，悲愁怨恨！……

……

## 春

爲杰

灰塵黃土的大車道旁，  
漸漸的生了青草；  
枯死荒涼的田地中，  
也一行一行的出了綠苗；  
柳樹底芽，  
桃樹底花，  
都親密密的，嬌滴滴的，羞嗒嗒的告訴你說；  
「春的女神來了！」

醉人的夕陽西下，  
映着一片紅色的晚霞，  
寒煙漠漠，  
織成了遠山的蒙紗；  
一曲河水，  
兩岸垂楊，  
反照着短牆的人家，  
在那牆上的杏花，  
彼此相對着微笑；  
幾隻繞樹的歸鴉  
互相親蜜的呼叫，  
一陣的柔風乍起

吹着柳枝搖搖，  
柳絮飄飄，  
黃昏裡，如醉如迷的情景，  
織成了美麗的宇宙圖畫！

.....

猛聽見含怒的聲音，  
『誰把我的們青菜地都蹂躪了？』  
一個鄉下的小姑娘噉着嘴說，  
前面三四個吃醉兵丁，  
穿着灰色不齊的軍服，  
手裡拿着皮帶；  
亂說亂笑，  
亂走亂鬧；  
『咳，快進來吧，二姑娘！』  
一個老太太倚門叫着；  
『別惹他們，有甚麼法子？』  
讓他們去吧！』

.....

啪啪的鞭聲響，  
幾個學生騎着驢踏青回來了，  
只聽得怨着說：  
『你們走的這樣慢，真氣人！』  
後面跟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孩，



汗流滿面，  
 紅漲着腮；  
 和一個白髮的老頭，  
 力竭聲嘶的拚命的追着，  
 『咳，小石頭！你就忍着些吧，  
 再跑幾步就到了，讓他們說吧！』

.....

\* \* \* \*

噫！  
 春光呀，你何必這樣的明媚？  
 春風呀，你何必這樣的柔和？  
 暮色呀，依舊的醉人，  
 萬物呀，依舊的相親，  
 女神！女神！  
 我求你收回你的美麗吧！  
 因為在你的光輝裡，  
 已經碎了我的心；  
 當我愈領略宇宙的美妙，  
 愈感到人生無聊！

十五，四月。于燕校。

## 死去的心

落漠

你這靜靜無波古井一般死去的心，  
你把我許多未寫的小詩句子，  
如今，如今消沉到那裡去了？

你這靜靜無波古井一般死去的心，  
你把我許多未寫的小說體裁，  
如今，如今壓住到那裡去了？

你這靜靜無波古井一般死去的心，  
你爲甚再不會引起我的歡樂，  
我滿臉的笑紋，如今往那裡消逝了？

你這靜靜無波古井一般死去的心，  
你爲甚再不會引起我的悲愁，  
我常滿的淚湖，如今往那裡消退了？

你這靜靜無波古井一般死去的心，  
我期待你，期待你這變化無常的，  
再在我的心房上湧起舊時的波紋！

## 手 段

### 巨淵

一天的晚上，是半殘的下弦月，在東邊正悄悄地溜上地平線來時，繁星已一閃一閃地漸減失去牠們纖弱的光輝。是下了夜課不久，燒餅乾纔從操場上打轉了幾灣，順步踱回來宿舍，想鋪理他的臥具，因是快息燈的時候了。

他在低着頭，一步步踏上樓梯時，忽然幾聲：

『喂，燒餅乾，我請你好大半天了！』

他受這突而其來的，沒防備的這猛地一叫，抬起頭來一望，才知是平素有外號的舍監猴先生。他知道『請』裡是沒含好意的，就緩吞地回答他：

『好！是不是請我吃板子？』

猴先生沒答話，微微地一笑，也不做聲，邁開步走向他的臥室。由平時的經驗，燒餅乾體會這勢頭是不凶的，也就跟他同踱進他的臥室，要看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因為是進先生的臥室，燒餅乾只站在桌子傍邊等候猴先生說話。異乎尋常的客氣：

『啊！請坐！請坐！何必客氣哪！』

燒餅乾簡直莫明其妙這今天猴先生的這副神氣。用懷疑的態度，在攔在一邊的凳子上坐下。開水倒進玻璃杯子，

『別客氣，喝吧！』

猴先生自己喝着，還遞給燒餅乾一杯。

歪着頭，兩眼睜圓。氣惱呢？不是；樂呢？也不是的猴先生發言了。

『你近來爲什麼常在暗地裡批評我？』

頓一頓，再縐着眉，蹙着額，說：

『哼！你爲甚老不了解人？你應當知道做先生的的苦處！』

說着，兩隻眼睛只瞪緊燒餅乾。似乎等他的答語。似會意，燒餅乾笑孜孜的說：

『不敢！您先生還有什麼可批評的地方嗎？』

接着又說：

『不過，我平常的性情有點太孤僻，如果有什麼錯處，務要請先生原諒原諒！』

猴先生剛張開口要說話，咚咚咚，門外輕輕兒地有人扣門。燒餅乾移向門邊，替主人開門，就回來桌邊站着。進來的是給同學們起外號叫大麻子的教務長先生。

平空地屋裡添了一個人，空氣似乎緊張一些。看猴先生的神氣，也有點異樣。面子是紅紅的，看起來是氣惱的形狀了，可是不跟平常那種真的氣惱，滿面帶殺氣般的氣惱。這大概是驟變，扮不像吧。到他同教務長先生點頭叫『請坐』後，也自坐下。聲調已改高抗，斥責般地说：

『你很不對！你爲甚那麼做？你想，那麼樣，對得住他的家長嗎？你快改過吧！』

再用他慣用過的手一揮，還來很有勁的一叱：

『走！』

燒餅乾真的迷惘地更莫明其妙了。咕嚕着微笑地踱出猴先生的臥室。耳邊只依稀聽到，

『什麼，什麼？……………是怎麼一回事？……………那』

嗎？……她嗎？哈哈！』

是猴先生的聲音。他知道這又是他們在搗鬼了。這是他們談論在學校傍邊住的那位女子。他更是用鼻嗤地笑他們。

本來他是怕燈熄了，才匆匆地跑回屋去理臥具。現在給猴先生這一鬧，燈是早滅了。要燈，只是有特權的猴先生的屋裡才有。他惱了，索性再溜一趟吧。他想着，他獨自踱到操場上。天邊的孤月，和驚秘的星星伴着他。

## 讀冰塊

田 聰

有人說：

詩是詩人的血或淚；

是作者的全人格；

是真情之流。

也有人說：

所有做出來使人知道的都是謊，

惟有詩纔更是謊話！

這要何從辯解呢？

但作者是不需要的。

I 「冰塊」

不，青年！

世界有的上是冰山，

而詩人有的是熱血！

喂！把冰塊噴來，

隨牠共冰山凝結！

憑着這血的沸騰，

向冰去飛衝激射！

冷？

熱！熱！！

直到青春死滅！

## II 「荒坡上的歌者」

歌者，我說——

你沉默着吧！

聽衆倒有，

可是他們安排色色不同的眼鏡，

那就是他們的尖刀；

要刺傷你的一切，

以至于你的影子，

和你已死的燃灰！

歌者，我說——

唯有沉默願意接收你的一切呵！

又

贊和使人前進，

反對使人奮鬥，

無反應使人寂寞；

而誤會却使人勇猛激昂！

但一意孤行地做去，

俛仰無慚；

管甚麼「黑夜」「陰風」！

管甚麼「荒坡」「聽衆」！

### III 詩人的心

上帝的創造，

只有高牆！

那得有同情，

那得無摒棄！

誰有詩人的心，

好，再莫期待着！

推翻了巨石，

拗斷了毒蛇，

到絕壁上作個孤獨而勇猛的歌者，

唱給你仇敵般的同胞！

## 編 後

### 記 者

在這更深人靜的時候，這期「文藝專號」的稿件算是編齊了，不過這里所謂「編」者，意思只是講把來稿配集在一起而已，並非記者兼任批評家，將自己所認為「水平線以上」的作品，像天秤一般地衡了又衡，依稿件之分量輕重，按次排列下來，正相反，却是很隨便地將一大堆的稿件，斟酌長短及其性質，粗粗編湊的。雖說這期是戴着「文藝」大帽子的「專號」，但是我們莫要忘記，牠的出版者是一個大學的學生會，所以這里所發表的著譯，在一方面固然是限于本校的同人，在另一方面則本校同人的貢獻，大抵是沒有一篇不歡迎且採用

的。有人或者會說我們太濫，我們的回答是：這不是出售的刊物，而大抵只是爲本校同人互相展示或互相觀摩的出品，這里之有校差的稿件，正如也有校好的稿件，一樣是極自然的事；何況好壞之分（極差者當然除外），各人有各人的見地；何況一個學校的刊物大抵還須顧及同人各方面的興趣呢。所幸這一次的來稿雖沒有一篇未採用，然而我們大抵也都認爲沒有一篇是不足以採用的，而且有些篇的確是足以光篇幅的。

這期專號稿件是非常蕪雜，然而這裏面豈不是就有着天真之美麼？我們在這里特別感謝所有殷勤地或慨然地惠惠的人。

封面上燕大夜景的照像是趙澄先生攝的，字是容庚先生寫的，我們在這里對於他們致謝。

在這個文藝專號剛要印成的時候，適逢魯迅先生新由上海歸來，到本校演講當代中國的文學界和思想界狀況，說得淋漓盡緻。我們本想將該篇演講錄登在這里，因本刊急于出版，只得割愛。這是我們特別惋惜的。

今年月刊在這一期就結束了，我們似乎應當說幾句抱歉的話。第一，當然是月刊雖說出完了兩卷，但六期都是合刊，所以實際只有五本，差不多可以算作季刊了。第二，月刊的內容想有些不能使大家滿意，雖說我們自己對於所有賜稿的人均致無限的感謝與敬意。第三，月刊有時不能依我們大家希望的時候出來。

抱歉之後似乎還要解釋兩句，使大家明瞭我們的苦衷才好。關於第一項，我們的解答是，本屆出版委員會組織成功太晚，在開始辦時，已經開學兩個月，所以在上學期內，事實上就稿件與時間講，均只能出



兩本，當作合刊，成爲一卷。這學期我們本計劃出四期月刊，和一期文藝專號，當作第二週年紀念刊，然而經濟上發生了問題，這問題當然不能歸我們負責解決。我們臨時的辦法就是將此期約厚于平常月刊三倍之文藝專號改爲第三第四兩期合刊；將第四卷完成就算結束了。今年因抵制日貨，紙價特別高，所以出版委員會最初答應我們的八百元，出此兩卷月刊後，已殆用盡。（細賬另交審監委員會）我們起初本希望學生會能開遊藝會或用其他方法多籌些款，可以增加月刊的經費，但是現在此事已成過去了。關於第二項，我們首先要請大家注意的，就是月刊是大家的，不是少數編輯包辦着；月刊的內容好，是因爲大家來稿好，編輯們不過是把合用的稿件湊在一起而已，換句話說，若見內容有些不好，那也是由于大家不盡責，不投好稿來吧，雖然我們絕不敢說大家賜些不好的稿件來，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對於所有賜稿的人均致無限的感謝與敬意。若是我們自己稿件不好，那是因爲我們的無能；若是有好稿來，我們不登，那是我們的不是。在這里我們要聲明的就是，我們這里所存的少數未登的稿件，我們雖沒有機會登了，還想留給下屆當事人去編輯，有不願等待者，亦可將住址寫明寄來，以便檢還。關於第三項，大家要知道，這個年頭兒都市生活是何等地動搖，印刷局工人罷工呀，紙店缺紙呀，臨時要求加價呀，這些麻煩是只有當事者知道的。

解釋後之還覺得抱歉得很，我們但求大家的一萬個原諒。

### 競進書社南紙文具店

精印中西名片仿古信箋揭裱字畫鐫刻牙石象皮圖章裝訂講義書籍  
出售新舊書籍各色紙張學校應用文具物品繁多不及備載如有所需  
請試購之開設海甸西街路西門首有石筆爲記借電二分局二十五號

### 德慶程大米莊廣告

本莊向在各埠採選最高大米粗細雜糧各地上等白麥各色粳米老米  
自磨自碾格外精細並經銷各牌麪粉定價從廉如蒙賜顧請向電話東  
局一七六五號本莊送貨員胡友直接洽當不致悞也

本莊設北平崇文門內溝沿頭中間路東門牌廿二號（電話  
東局一七六五號）

### 裕興合木廠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桌椅大櫃臺鏡木床書格及各式粗細木器選材地道做  
法精良並包辦大小建築工程定期不悞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設開成府道西門牌十八號

### 德成木廠王德裕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各種精細桌椅鏡臺床凳書格躺椅粗  
細木器以及飯廳傢具無不俱全並包修中西大小各  
式樓房油漆彩畫工精料實定期不悞

開設成府溝沿胡同南頭路西大門

號



### 大月刊廣告價目表

等次	特等	優等
全面	四元	二元五角
半面	二元	一元五角
四分之一面	一元	五角

### 燕大月刊價目表

零售	(每冊定價大洋兩角五分) (本期特價每冊大洋五角)
半年	四冊大洋一元
全年	八冊大洋二元 隨贈本刊副刊 (每周出版)

## 經理部啓事

國內外訂月刊諸君，請速將訂洋寄下，爲盼！

## 月刊部啓事

本部因經濟與時間關係，本年月刊即算完結。

## 月刊部職員

郭燦然(國文系) 李安宅(海甸) 劉廷蔚(男校一樓)

程育和(女校二院) 楊蘊端(女校二院) 劉席珍(女校一院)

于惠亭(男校食堂) 李錫周(男校一樓) 陸慶(女校一院)

梁議生(女校二院) 馬仰曹(女校一院) 韋崇武(男校四樓)

# 未名社出版部書籍

## ▲▲ 未名叢刊 (翻譯)

1. 出子象牙之塔，日本厨川白村等論文集，魯迅譯，實價七角。(四版)
2. 往星中，俄國 Andeyev 著戲劇，李霽野譯，實價四角五分。(再版中)
3. 窮人，俄國 Dostoevsky 著長篇小說，韋叢燕譯，實價六角五分。(三)
4. 外套，俄國 Gogol 著小說，韋素蘭譯，實價三角。(再版)
5. 白茶，蘇聯獨幕劇集，班阿等著，曹靖華譯，實價五角。(再版中)
6. 小約翰，荷蘭 Von Edan 著長篇童話，魯迅譯，實價八角。(再版)
7. 文學與革命，俄國 Trotsky 著論文集，韋素蘭李霽野合譯，實價 \$1.1(再版)
8. 格里佛遊記(卷一)，英國 Swift 著小說，韋叢燕譯，實價五角。(再版)
9. 格里佛遊記(卷二)，英國 Swift 著小說，韋叢燕譯，實價五角。
10. 黃花集，俄國詩詞小品散文集，韋素蘭譯，實價五角半。
11. 黑假面人，俄國 Andeyev 著戲劇，李霽野譯，實價三角五分。
12. 煙袋，蘇聯短篇小說集，曹靖華譯，實價八角五分。
13. 不幸的一羣，Dostoevsky 等作，李霽野譯，實價七角。
14. 蠢貨，俄國 Chekhov 等戲劇集，曹靖華譯。(在印)

## ▲▲ 未名新集 (創作)

1. 君山，韋叢燕著情詩四十首，林風眠畫封面，司徒喬插圖，實價七角(再版)
2. 朝花夕拾，魯迅回憶文十篇，陶元慶畫封面，實價五角五分。(再版)
3. 地之子，臺靜農著短篇小說十四篇，馬慈溪畫封面，實價七角。
4. 影，李霽野著短篇小說六篇，司徒喬畫封面，實價四角。
5. 冰塊，韋叢燕著雜詩集，羅瑞哲作書面，卷首附趙瑜攝作者影像，實價三角
6. 建塔者，臺靜農著短篇小說第二集。(在印)
7. 我和我的魂，韋叢燕著對話體散文詩五篇。(在印)

## ▲▲ 其他

- 墳，魯迅著論文集，陶元慶畫封面，實價九角。(再版)
-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臺靜農編，插圖四幅，實價四角。
- 開瑪的花園，英國 Laurence Hope 的自度情詩集，韋叢燕譯。(在印)
- 拜倫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 Gosse 著(附插圖99幅)，韋叢燕譯。(在印)
- 渥茲渥斯時代的英國文學，英國 Gosse 著(附插圖115幅)，韋叢燕譯。(在印)
- 莽原半月刊合訂本，1. 2. 絕版，3. 4. 各價一元。

## 未名半月刊

二卷 五期 目錄	獄中見落花.....	農
	羅曼主義與革命(Calverton).....	李霽野
	范翁自傳歌.....	天行註錄
	常我醒時(Hope).....	韋叢燕
二卷 六期 目錄	常愛情過去了(Hope).....	韋叢燕
	娼婦禮讚.....	周作人
	英國復政時代文學中的性表現(V. F. Calverton作).....	李霽野
	獄中草.....	臺靜農
	『在晴朗的早晨』(L. Hope).....	韋叢燕
	范翁自傳歌(續).....	天行註錄